

學

收換一批

131

學生學

全

X

收

全

目次

上冊

- 一 唉有錢人有何刺激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因失怕巧逢崇拜人……………一四
- 三 閒磕牙促膝話同情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四 如夫若婦如妻若嘲……………四三
- 五 鈎心鬪角暗地贈銀……………五七
- 六 鄙她父何忍抹她愛……………七三
- 七 百結愁腸如何解得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八 清苦侈奢環境各別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下冊

- 九 防不到人心多險詐……………一
- 一〇 怎禁得香餌巧安排……………二二
- 一一 處心積慮笑裏藏刀……………四一
- 一二 魔能弄人憂則致疾……………六三
- 一三 四面楚歌吞聲忍辱……………八二
- 一四 受壓迫一對可憐蟲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一五 醒癡夢尚有不了情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長篇社會
寫實小說

浮生夢

上冊

馮玉奇著

一 唉！有錢人有何刺激

是一個深秋的季節，樹葉在秋風中盪漾，奏出了瑟瑟的音調，包涵了淒涼的意味。斜陽呈現了蒼白的臉色，像已經病久了那麼的憔悴。靜悄悄地毫無氣力的爬在那座挺高大的洋房的頂蓋上；灰紅的瓦片，更添上了一層深濃的色彩。洋房式樣是立體形的，四周張滿了綠綠的樹蔭。也許是年久了的緣故，壁上已佈了青青的蒼苔；像天鵝絨似的，在斜陽餘暉籠映之下，愈加柔綠得可愛。在青青的一片蒼苔中，擁出了七個黑漆的大字，很顯明的是「上海神經療養院。」

上海神經療養院確實是滬上一個範圍最大的瘋人醫院，不但內部設備周密，而且所聘醫師，大都海外留學，個個都是博士。凡是神經受刺激而癡癲的瘋人，一經治療，瘋人都有復原的希望。而最足以使人同情的，就是他們還含有些慈善性質；所以聲譽卓著，差不多遐邇聞名。

斜陽在地上拖着一個瘦長的影子，上海神經療養院兩旁樹叢中的一條甬道上，移動着一

個年青慘綠少年。他穿了一套深灰呢的西服，右手插在西裝袴袋裏，低着頭兒，似乎連走路的時候也在作沉思的樣子，當他走盡了甬道，踏上石級，偶然一抬頭的時候，可以瞧見那個少年的臉兒，在白淨之中，也浮現着他身上穿的西服同樣深灰的顏色。眼睛雖然炯炯地充滿了含有毅力的精神，但兩條濃眉却還是緊緊地皺起着。顯然他的內心是表示着憤激和悲痛。似乎在嘆息着：唉！這個時代！這個世界！

「對不起！請你給我一份章程。」那少年在跨進傳達室掛號處的時候，瞧見那寫字桌旁坐着一個男子，於是他走上了兩步，把緊鎖的眉峯微微一揚，同時插在袴袋內的手也伸了出來。

掛號先生並不開口，祇用眼睛向他臉上淡然的一瞥，然後取過桌上堆着的章程，他事實給予他回答。

少年接過章程的時候，他沒有走開，站在旁邊就展開來瞧，祇見那上面印着：

本院創辦歷史四十餘年。

本院醫師均屬海外留學博士。

本院住院分特等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及可心橡皮間瘋人守視室等。

本院住院分特等每日十元，頭等八元，二等六元，三等四元，四等二元。

本院理學療費，特種電流治療，A種每次八十元，B種每次六十元，C種每次五十元，D種每次三十元，持續浴費，每次五元，溫罨療費，每次十元。日光浴及大氣療法另議。

本院精神療費，暗示靈感治療，每次 術費自四十元起至六十元。

本院科學注射療費，神經專門藥水針，每針八元。急救藥水針，每針十五元。特種神經專門藥水針，每針二十元，人參補血針，每針十元。培元補腦針，每針十元。安神清心針，每針十元。

本院付費法，凡施理學及精神療法者，均由本院預先通知，徵得同意，並先將費付清，然後施術。惟科學注射療費，每月一結，或於出院時總結，不預通知。

少年瞧完了這一份章程，心中別別的一跳，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氣。暗想，照這樣看來，窮人實在是不應該發瘋的了。但所以造成發瘋的原因，還不是爲了貧窮的緣故嗎？唉！矛盾！矛盾！他肚子裏這樣的喊，可是他嘴裏並不會說出來。

「先生！瘋人在院裏不知住多少日子？方才可以醫治得好。」少年在經過一度思慮之後，他回過臉兒去望着掛號先生，嘴角邊稍帶了一些笑意。

「這是要瞧情形而說的，你那個瘋人不是文豹？還是武的？」掛號先生愕了一回子，臉兒微微的有些發紅，最後他邊急中生智的問出了這番句話。

「說文也不文，說武也不武，他想到誰好就滿眼淚，想到誰壞就怒目切齒，完全是因為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。」少年的眉毛又皺起來，心裏似乎又在為這一對可憐的兄妹在悲哀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那少年回答的話兒，這叫掛號先生更感到了困難，嘴唇掀了幾掀。說道：「唔！大概一兩個月……至多也不過三四個月罷？」少年尋思他這兩句話的意味，覺得在他以下至少還有這一層意思，假使三四個月不好，五六個月也就好了。……這樣下去，當然不堪設想。不過他腦海裏又有個感覺，他並非醫學博士，我問他原是多餘的事。這就笑道：「那麼住院的手續是怎樣的？」

掛號先 對於這句問話，是感到輕鬆了許多。他笑着道：「在進院之前，至少要付一個月的住院費，假使半個月就全愈，當然可以找還你們的。還有瘋人是否你們自己送了來？倘若叫我們院裏用救護車去接，那麼要付車費十元。」

那少年感覺他這幾句話中，說來說去總是脫不了一個錢字。當然，錢是無論什麼事情的開路先鋒，沒有錢是做不了一件事的，這倒不能怪醫院不管病人的死活如何？祇管在金錢眼裏着想的。少年點了點頭，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。說道：「這倒不成問題，預備來住院醫治，當然不會短少你們一天住院費，不過這裏章程上說的科學注射，是並不通知的，我想假

使每天要注射一針的話，這叫貧民階級的病人怎麼負擔得起？」

「也許不會每天注射一針的，假使他瘋得利害的話，這注射自然免不掉。況且你們送院的目的，原是求他全愈，不注射醫治，他又怎麼能夠好起來？」掛號先生這話把少年說得無話可答，不錯，這不能怪醫院章程定得利害，祇能怪發瘋的人太窮苦了。他的臉色更蒼白，但他臉上還是含了苦笑。說道：「你這話很對，每日注射一針，在一個月中能夠保準全愈，這倒也罷了，所考慮的，是一個月後未必能夠全愈。我想醫生當然同情貧苦的病人，在不需要打針的時候，是決不會隨便注射的吧？」

「這個當然，你運用說得，況且本院的創辦，完全是慈善性質。你貴姓？這瘋人和你是什麼關係？」掛號先生聽他贊同自己的話說得對，心裏很得意。望了他一眼，悄悄的問。

「敝姓鄭，說起來，發瘋的人倒有兩個，他們是兄妹，我和他們是朋友，不過很密切。你先生尊姓？」少年還問他的姓字。

「我姓洪，哦！原來有兩個，難道同時發瘋的嗎？唉！上海這個地方！」掛號先生聽兄妹倆全都發瘋，在他第三者的立場上着想，顯然他也表示無限的扼腕，輕輕的嘆了一聲。

那少年對於他的扼腕，倒並不加以注意。他的視線又集中到章程上去。凝眸想了一回。忽又抬起頭來，望他一眼。問道：「四等的每天二元，不知每間住多少病人？」

「四等的已經客滿，我想你們還是住三等的好。因為那裏不但地方靜，而且人品都下等的，你們的朋友去雜在一起，我感到有些不大相宜。」姓洪的並不考慮對方的力量如何？他是一片好意的說着。

「四等的客滿？發瘋的人竟有這樣的多嗎？」掛號先生的話，聽到那少年的耳裏，心裏感到意外的驚異。

「這個年頭兒，天災人禍，顛沛流離，妻離子散，神經失常的也就多着呢！」掛號先生因為感到近年來住院瘋人的增加，使他也發起牢騷來。那少年對於他這兩句話感覺內心隱隱作痛，嘆了一口深長的鬱氣。他沒有回答，他在計算着三等病房一個月內的住院費，四元一天，三十天一百二十元，兄妹倆二百四十元。科學注射單算隔日一針，每針以十元計，一月一百五十元，兄妹倆又是三百元，這樣需五百四十元錢，纔能住一個月，假使一個月內果然能夠痊癒的話，我為友情就是借了債來負擔，我也情願。祇不過一個月內是否能復原？這是一個問題，萬一三四月月的拖長下去……那……他想到這裏，覺得再也想不下去。在他蒼白的兩頰上，又泛現了一層焦躁的紅暈。

「洪先生！我的朋友兄妹倆家境很苦，不知道能不能住三等病房收四等的費？最好請你代向這兒院長懇商一下。」那少年在這個左右為難的情形之下，他是不得不賠了笑臉，對掛

說先生央求。

「這個並非我不肯幫忙，因為過去也沒有破這個例，就是和院長去商量，恐怕也未必會答應罷！」掛號先生的眉毛也鎖得緊緊的，同時還搓着兩手，表示事情是非常的爲難。

那少年在萬分失望之餘，祇報之以苦笑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因爲這是我朋友的事情，一時裏我也不能做主，所以我得回去和他家裏人商量商量，再會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身子已向後轉，低了頭兒，很快的步出了掛號處。秋天的風撲送到他臉頰上時，他全身會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。

「咦！你不是鄭毓秀先生嗎？」他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在甬道上一步挨一步的走。忽然一陣輕柔的呼聲，觸送到他的耳鼓，使他連忙抬起頭來向前望去。這一望頓時感到了意外的驚奇，也不覺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到這裏作什麼來呀？」

毓秀問到這裏的時候，兩人已步到了面前。章小姐的柳眉是微蹙着，他沒有開口，先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我是索取章程來的，鄭先生！你呢？」

「什麼？你也索取章程來的？你家什麼人瘋了？」毓秀聽了她的話，心裏的奇怪，幾乎使他有些不相信，章小姐眼皮兒有些紅暈，哽咽着聲音。說道：「我爸爸瘋了，唉！可憐他老人家，是受了極度的刺激，所以精神完全失了心。」

「你爸受了什麼刺激？他竟瘋了。……」毓秀做夢也想不到一個身擁百萬家產的富翁也會瘋，他還以為章小姐和自己在開玩笑。

「我爸瘋的原因很簡單，他是因為金錢太多了的緣故。唉！金錢害我們一家！……」章小姐含了晶瑩的熱淚，很沈痛的回答。可是毓秀聽了這話，倒是望着她粉頰兒愕住了，暗想，奇怪！奇怪！我以為造成發瘋的因素，是爲了生計的逼迫，貧窮的緣故。誰知太富裕了，也會造成發瘋的，那可不是笑話。

章小姐被毓秀這一陣子呆瞧，她似乎有些理會他發怔的原因。使正色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以為我這話說得奇怪嗎？滑稽嗎？但，不！並不奇怪，並不滑稽。金錢確實陷害了我的家，他害我爸爸成了瘋，他殺死了我的哥哥，同時他又破壞了我純潔的愛情。……」章小姐說到這裏，兩頰透露了一些玫瑰的顏色，她那秋波脈脈含情的在他臉上投了一瞥無限哀怨的目光，似乎有些羞澀的神態。

毓秀覺得章小姐的話是非常的憤激，尤其是她末了這一句話，更說到自己的心眼兒裏去。他對於章小姐的一片深情，是祇有感到深深的慚愧。望着她的臉龐，幾個月不見，確實是瘦削了許多。瞧她這樣嬌羞怨恨的情景，直所謂是爲郎憔悴却羞郎了。回首前塵，自然是不勝感慨系之。遂忙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話我不懂，你哥哥又如何會被金錢殺死的？」

章小姐見他的臉兒也有些發紅，便瞟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難道沒有瞧到報上登着章如海被桑士杰行兇殺死的新聞嗎？」

毓秀猛可聽了這個話，心中大吃一驚，臉上陡然變色。說道：「嗚！原來章如海就是你的哥哥嗎？……」

章小姐見他這樣驚駭的模樣，一顆芳心，不但是奇怪，而且是疑竇叢生。凝眸含顰的望着了他，覺得他以下至少還有幾句話兒，然而他却並不會說下去。於是再也忍不住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怎麼啦？你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？想不到章如海就是你的哥哥，因為他被桑士杰殺死了，所以我感到吃驚，聽說桑士杰殺你哥哥的動機，是爲了蹂躪他的妹子秋露，是不是？」毓秀不等她說下去，就微含了笑意，搖了搖頭。

章小姐聽他對於這件事情很是詳細，心裏這就愈加孤疑，頻頻的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不錯，你如何知道？……哦！莫非你和桑士杰是要好朋友嗎？」她問到這裏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靈敏的感覺，使她想到了鄭毓秀也會到這兒來的緣故。

毓秀想不到被她一語道破，臉上這就更脹得紅了，支吾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對啦！你真聰明。這事情我覺得太湊巧……」章小姐這才明白毓秀所以不愛自己的原因，一定是爲了秋

露。確，我曾和秋露見過一次面，雖然是一次，但我的腦海裏已有一個深刻的印象，秋露真的太美麗了，然而秋露被我哥哥摧殘了。今日的鄭毓秀，也正和我章毓珠同樣地站在失戀的地位。這樣想着，心裏當然是有無限的感觸。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那我就知道你來這兒，也是索章程的吧！因為桑士杰他也瘋了。」

「是的，桑士杰瘋了，他的妹子秋露也瘋了。」毓秀覺得沒有瞞騙她的必要，就赤裸裸的告訴了她。臉上是浮着濃霜那樣的憂鬱，他說話的聲音帶有些兒顫抖。

「啊喲！秋露也瘋了嗎？她……她……爲什麼瘋呢？」這消息送進了章毓珠的耳鼓，她不禁失聲地叫起來。半個月前還瞧見過她，雖然那時候她的意態，是這樣的憤激，這樣的悲痛。但我同情她，我可憐她，她是在殘暴勢力下被犧牲的一個弱女子，環境逼成了她悲慘的命運。一個美麗的姑娘，終於被壓迫得瘋了。毓珠有些傷心，她的眼角旁已展現了那珍珠似的一顆。

毓珠會因秋露瘋了而淌淚，這在毓秀的心裏是感到意外的驚異。他的眼皮有些紅潤，嘆道：「秋露的瘋沒有希奇，唉！她的遭遇太慘了，太慘了！在這樣環境之下，她不瘋，她祇有死……」

毓珠覺得毓秀的話太沈痛了，她爲女子處身在社會上的前途着想，她幾乎欲掩面啜泣起

來。

「章小姐！你同情秋露的發瘋嗎？」毓秀望着她滿頰是淚的臉兒，驚異地問。毓珠伸手在頰上拭去了淚痕，秋波含了無限痛恨的目光，咬着牙齒。說道：「當然，不但同情，而且悲痛。……」

「那麼你並不悲憤你哥哥的慘死嗎？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愈加感到奇怪，他幾乎不相信秋露是她哥哥仇人的妹子。

「鄭先生！你問我這個話，你真太不明白了。造成哥哥的慘死，這不是桑士杰的罪惡，一半固然是自身的作孽，一半却是金錢的禍害。這種青年中的敗類是死不足惜的，我說這話，並不是沒有兄妹的情分。我完全認清楚我的頭腦，對這事件來作個因果的結論。祇有可憐的秋露兄妹倆。他們成瘋是我哥哥來造成的。不過真正的罪人，還是歸至於金錢。因為哥哥是受了金錢的驅使，去誘惑秋露，使哥哥做一個喪失心肝的無賴，而秋露又因為金錢的引誘，結果她悲慘的命運。所以說來說去，還不是爲了金錢的作祟嗎？爲了金錢支配的不平等，因此造成金錢魔力的偉大。假使人人都有金錢，視金錢如糞土，大家都不希奇，這樣金錢不是失却播弄貧富間的效力了嗎？……」

「章小姐！你的思想不錯，你真不愧是個時代的新女性。」毓秀聽了她這一篇絮絮的

話，心裏不免表示暗暗的敬愛，望着她紅暈的兩頰，連連的點頭。

毓珠聽他這樣贊美着，覺得在半年前也許殺掉他的頭，他也不肯這樣說吧！一時芳心裏也不知是悲酸是喜歡？眼淚竟撲簌簌的滾下來。但是她又感到太難爲情了，因爲這滴淚說不出一個緣故，於是她很快的別轉身子去，把手背去揉擦着眼皮。

毓秀瞧她這個情景，當然明白她在傷心過去是太受一些兒委屈了。心裏也感觸十分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就在這嘆氣之間，毓珠又很快的回過身子來。烏圓眸珠，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。低聲的問道：「你章程拿了沒有？」

毓秀聽了，這才把袋中的章程取出，交到她的手裏去。毓珠微咬着紅紅的嘴唇皮，凝眸含嚔的瞧了一遍。抬頭又向他悄悄的問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預備怎麼樣？你和桑士杰兄妹是朋友，你當然願意互助他們一下，對不？」

「我的力量太薄弱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我覺得慚愧。」毓秀的兩頰有些發紅，他的話聲是那樣的低沈。毓珠點頭道：「這沒有什麼慚愧，你的俠義心腸，是足以令人敬佩的。你不用憂愁，我一定可以幫助你達到成功的目的。」

毓珠這兩句話是出乎毓秀意料之外的，不免對她愣住了一四子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話可當真的嗎？」

毓珠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對朋友這樣熱心，我對朋友難道就沒有這樣熱心嗎？鄭先生！我決不騙你，我們且這裏面去和醫院接洽定妥了吧！」

毓秀聽他這樣說，當然非常的感激，遂很恭敬的向她行了一個鞠躬禮。說道：「章小姐肯這樣仗義，真是難得，我在這裏先代他們兄妹倆向你道謝了。」

毓珠紅暈了兩頰，慌忙把身子讓過一旁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太客氣，叫我不敢當，我想也不必和醫院去接洽，此刻我們就各自回去把他們接了來住院，你瞧怎麼樣？」

「好的，準定照章小姐的意思辦吧！」毓秀點了點頭，表示非常的贊同，於是兩人並肩踱出了上海神經療養院的大門。祇見人行道旁停著一輛簇新的自備汽車，車夫見小姐走出，便拉開了車廂的門。毓珠道：「鄭先生現在府上那兒？我祇想跟你作個朋友，其實你不用避我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明眸在他頰上逗了那一瞥哀怨的目光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既感動又慚愧，也嘆口氣。說道：「我沒有話可以跟章小姐說，我祇有感到無限的惶恐，假使你不怨恨我的話，我希望你可以常到利美書局的編輯室來談談。……」

毓珠似乎在他這幾句話中得到了很深的安慰，她覺得自己的確是勝利了。在十分哀怨的粉頰上，不免透露了一絲笑意。揚着眉兒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我不明白，憑什麼我要怨恨你？我明白你的心，所以我可說是金錢破壞了我的愛情。但……你應

該相信我，我雖然是處身在富貴的家庭裏，我決不會像我哥哥那樣腐敗的。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一時也感到不好意思起來。微紅了臉兒，却說不出一句話。毓珠瞧他這樣情景倒又不禁爲之嫣然。向他揮了揮手，說道：「我不送你，現在你快去伴秋露兄妹倆來醫院是正經，我也回家伴爸爸來，反正回頭我們還見面哩！」說到這裏，一顆芳心非常的羞澀，秋波瞞了他一眼，她的身子已跳進車廂裏去了。

毓秀站在人行道上，望着汽車的影子在斜陽光輝中消失了後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，原來章如海就是她的哥哥，想不到半年後的她，還是同半年前對待我的情形一樣。唉！那我真辜負她了。想到這裏，覺得毓珠的可愛，而且也感到她的可憐。跳上一輛人力車，在到秋露家裏去的途上。腦海裏浮起過去一幕一幕的事實，覺得這彷彿是個可歌可泣的慘劇。

閱者諸君且不要性急，這一個悲慘故事的展開，所以造成書中主角發瘋的原因是什麼？待執筆者慢慢地記錄在下面，讓讀者明白一個詳細吧！

二 因失帕巧逢崇拜人

「唉！春天是多麼撩人情思的季節。」鄭毓秀在一間斗形式的臥室中，倚着那扇一方口大小的窗戶旁，憑欄望着天空，是碧青得可愛。燕兒是十分的活潑，在白雲堆裏迴環的追

逐。春風是那樣的柔軟，陽光是多麼的溫暖。在他心靈裏有了一陣威觸，使他說不出所以然的音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懶懶的離開了窗口，走到那張寫字檯旁坐下，取出抽屜中的稿紙，握著筆兒，對着稿紙上的小方格子呆呆地沈思了一回。約摸有了五分鐘後，他的眸珠轉起來，似乎已得到了一個很曲折的故事，正欲先來寫一個具體的結構。突然嘩啦啦一陣倒牌的聲音，觸到他的耳鼓。毓秀心頭不免有些着惱，把正接觸到紙上去的筆尖，又停了下來。但這些倒牌的聲音，還不夠他的刺激。接着打孩子的聲音，孩子的哭聲，娘的罵聲，一古腦兒都從前樓搖送過來。

「大毛！今天是星期日，要你理著頭寫什麼斷命字？我要玩牌了，你故意不把小毛領到外面去玩玩，却叫他纏繞着我，你心裏高興嗎？快領去，快領去，你再寫字，我把你簿子也撕了，下學期不給你再上學校裏去，看你怎麼樣？」

「前樓嫂嫂，你罵他們作什麼？我們快早些入局了，時候不早，十二圈牌恐怕要又到七點鐘了，阿因爹回來，他是要罵我的呢！」

「亭子問阿姨真也可憐，玩玩雀牌老是偷偷摸摸的，像我那口子就不會管賬的。」

「這是你的福氣，纔嫁了這麼好性子的丈夫。我那口子的斷命牌氣真不好，動波動就會

擲東西的，不過我若一使性子，他倒也會不敢再吵了。」

「男人家就是這種蠟燭脾氣，阿姨十日是太好了，所以他纔會不許你玩牌，其實女人家玩玩小牌解個悶兒，上海地方又有什麼稀奇！阿姨我教你，以後你要待他兇些，他就會怕你哩！」

隨了這幾句話後面是一陣像鴨羣走過那麼的笑聲，真是歡悅得了不得。鄭毓秀恨恨的把筆套上，以拳擊了一下桌子，罵聲廢物，他覺得再也坐不下去了。剛纔結構的那個故事，已被前樓幾陣笑聲中消散了。他氣憤憤的站起身子，在衣架上取下那件發蘭絨的西服，披在身上。很快的走出房門，當他關上房門的時候是特別的響一些，砰的一聲，這彷彿給予前樓的一個警告。然而前樓是並不會注意這個警告的，她們的笑聲牌聲依舊還是在這空氣裏蕩漾着。

今天的氣候實在不錯，風和日暖，天高氣爽，馬路上的行人，男男女女都已換了春裝，可說絕對找不出冬的痕跡來。鄭毓秀走出弄堂的時候，心裏還是非常的憤恨，不過在馬路上被幾陣春風撲面後，他的全身纔感到了輕鬆許多。

當毓秀經過黃金大戲院門口的當兒，祇見買票的人真是擁擠得了不得，幾乎把戲院門口擠得水洩不通。心裏暗想，今天是星期日，無怪生意這樣好。不過在報上曾瞧見黃金的票

價，確實很驚人，七元錢瞧一場戲，那真了不得，唉！上海真不窮！

毓秀在這一聲嘆息之間，他的眼睛又瞥見黃金對過馬路的一幕擁擠的情景，這的確比買票的是擁擠。「這在作什麼？」在毓秀腦海裏既有了這麼一個疑問後，他就定睛仔細望了過去。原來這不是戲院的門口，却是一爿米店的門前，擁擠的人羣，都是鳩形鵠面，形容枯槁，衣衫襤褸，你拿了麵粉袋，我拿了竹籃子，一字兒的在排長蛇陣。

這給予毓秀的刺激更深刻了一些，腦海裏震動得很利害，臉色有些灰白，他不忍再瞧這兩相對照懸殊的情景，低了頭兒急急的走，胸口彷彿有塊鉛質那樣重的東西鎮壓着一樣難過，他幾乎有些透不出氣息來。

「上海人還是幸福的！唉！」忽然毓秀心中想起寧波公報上登載的，他們每人祇能用信殼去糶米的消息，這就覺得上海人拿麵粉袋竹籃子排長蛇陣去糶米，究竟還是幸福的。毓秀暗暗地自語了這一句，却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不過他立刻又浮了一個感覺，寧波的米貴，是因為確實沒有米。海口封鎖，不能運入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然而上海呢？則情形不同，說米沒有吧！你瞧報上那一天不登着有大批私米運滬，二萬包，三萬包，源源而來。既然米的來源不絕，但為什麼仍要一天一天的行情飛漲呢？一日漲十元，那是不算希奇的一回事。推其原因，當然是米蛀蟲在作祟，他們有了幾百萬的家產，似乎還不夠他們的富裕，所以祇

管把所有的米囤積起來，要滿足他們貪行無厭的慾望。因此使市上一般貧民階級，都要作馬路上的餓殍。唉！其心之酷，甚於毒蛇猛獸。他們的理智已沒有了，喪心病狂的舉動，簡直像拿了手槍在殺貧民。不但是在滅絕自己的同胞，而且是在破壞自己的國家！這種投機操縱的王八，真是殺不可赦，殺而又殺！假使我有手槍的話，一定要予以打擊者以打擊。……毓秀想到這裏，恨得咬牙切齒，格格有聲。他拳兒握得緊緊的，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。

經過了這一陣憤憤不平的思忖，毓秀的身子已是踱到了法國公園的門口。他覺得胸口太氣悶，非進裏面去透一透空氣不可，摸出了二毛錢，購了一張票子，慢慢地步進了公園。遊人很多，紅男綠女，攜手偕行，臉上都露着春天裏的紅暈和笑容。

毓秀心裏感到奇怪。春天是大家的，為什麼春天給予他們的是喜悅和快樂，活活潑潑地都像自由的小鳥。然而春天給予我的却獨獨是苦悶和鬱勃，奇怪！春天難道也有偏心嗎？

他嘆了一聲，懶懶地覺得舉不起脚步來，就在一棵挺大的樹蔭下椅子上坐了。對着他面前的是一個花塢，裏面植了金黃色的喇叭花，在陽光吮吻之下，更要吐得怪嬌艷的，彷彿是個二八女郎，正在向人發出甜笑的模樣。毓秀凝眸含顰的望着，不免出了一回子神。因為陽光太強烈的緣故，他的目光受不住牠的壓力，於是又慢慢他垂下頭兒來。

就在他低頭的時候，忽然發現自己脚下有一方紅白相間的絳帕兒，這倒出乎意料之外

的。毓秀隨手拾了起來，一陣風過，還聞到一股細細的幽香。從這一點猜想，顯然那是姑娘的東西，毓秀拿到鼻上嗅了嗅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他的腦海裏浮上了一個幻想，這手帕的主人不知是個怎麼樣的姑娘？很年輕吧！很美麗吧！……不見得，也許是個少婦，也許是個徐娘半老的女子……想到這裏，自己也笑起來。太無聊了，這也值得去費心思？因為這並不是一隻鑽戒，或者是一件貴重的物件，祇不過是方價值七八角錢的小手帕，失主決不會受到找尋的影響，我拾到了算爲己有，也決不會有損於道德的，毓秀這樣想着，於是他把這方小絲帕內有股子細香，使他一顆寂寞的心，感到相當的安慰。他對於這方手帕，是十分的珍愛。

不料他剛把手帕插入袋內去，就見那邊樹叢裏走來一個蓬鬆年華的姑娘，身穿一件淡紅嗶嘰的旗袍，手抱了一件白嗶嘰的單大衣，腳下是雙半高跟的香檳皮鞋。雖然望過去還不能十分清楚的瞧她臉蛋兒生得如何？但單瞧她臉兒的輪廓是很秀麗的。

那姑娘急匆匆的正欲走到毓秀的身旁，見椅上已坐了一個年青的男子，於是她並不走攔來，老遠的把她秋波在毓秀坐着的四周望了一回，便立刻背過身子，又向前匆匆的走了。

毓秀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對於那位姑娘的舉動和態度，心裏早已明白她是找絹帕而來的，既然失主來找了，那是理應還給人家的。於是站起身子，便鼓足了勇氣。向她喊道：「喂！

這位小姐！你不是找手帕兒來的嗎？」

這話聽到那姑娘的耳裏，很顯明的自己怕兒被他拾去了。於是又回過身子，見毓秀已站起來，遂也趕上兩步。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剛纔我曾在這兒坐一回，落了一方小手帕，原不值什麼，因為走不多遠，所以來瞧一瞧，你先生可瞧見過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是拾到的，這一方手帕是不是？」毓秀聽他這樣說，遂伸手把袋內怕兒抽出來，向她揚了揚，給她瞧仔細。她見毓秀已插在自己的西服袋內了，忍不住感到有趣，抿嘴嫣然一笑。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就是這一方手帕。」

毓秀這就不交還了她，那姑娘接在手裏，向他彎彎腰。烏圓眸珠一轉，秋波在他臉上掠了一下，芳心裏有個感覺，倒是個挺俊美的少年。有了這個感覺之後，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？兩頰會像玫瑰花樣的紅起來，遂點頭謝道：「多謝你，你先生貴姓？」

「我姓鄭，小姐尊姓？」毓秀對於她會問自己姓字，這是感到意外的驚喜。覺得這機會不能錯過，遂也含笑反問着她。那姑娘眉毛兒一揚，露齒笑道：「我姓章，鄭先生一個人在闖散？今天大概放假吧！」

毓秀心裏想，倒是個挺會交際的姑娘。便笑道：「現在這個年頭兒，瞧戲院逛舞場，太對不住自己的良心，唯有公園裏纔是年青人正當遊玩的地方。章小姐大概在什麼地方請

書？」毓秀因爲瞥見她脅下除了那隻白色的皮匣外，還挾着一本書，所以話鋒又轉到這個頭上來。

「我在亞洲女子中學讀書，星期日坐在家裏太悶，到繁華場上去，真如鄭先生所說太對不住良心，所以祇有到公園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。鄭先生在學校裏讀書？還是在辦事了？」章小姐聽他開口就有不平凡之聲，知道他是個前進的少年，一顆芳心，對他更有個好感的印象，不知怎的？却有些戀戀不忍走開。

毓秀聽她問自己在讀書還在做事的話兒，兩頰這就微紅起來。搓了搓手兒，吱唔了一回。方才囁嚅着道：「不！我沒有……現在空閒着。……」

章小姐見他這個模樣，心裏好生猜疑。不過從他臉紅的態度看來，決不是個浮滑的少年。這就凝眸含顰的盯住了他臉兒，說道：「那麼你的爸爸在那兒作事的？」

「我爸爸早已死了！」毓秀見她這樣喜歡愛管閒事，不免也向她凝望了一眼。

「那麼你媽媽呢？」章小姐見他的神情有些奇怪，索性問他一個仔細。

這回毓秀並不說話，祇把頭兒搖了兩搖，來代表他的答覆。章小姐聽他父母雙亡，覺得這人有些神祕，遂挨近椅旁坐下來。把手在旁邊椅上拍了拍，向毓秀瞟了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坐下，那麼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？」

毓秀對於她這樣落落大方的舉動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心裏暗想，這姑娘莫非是不正當的女子嗎？毓秀既有了這層考慮，不免疑惑了一回。但人家已經招呼自己坐下，我豈能聽而不聞的裝木人嗎？反正我是個窮少年，她就是要設計騙我，也祇有把我身子騙去了。於是就在她的身旁坐下，可是却距離得很開。依然搖頭說道：「我家裏沒有什麼人了。」

「祇有你一個人嗎？……」章小姐心裏愈加奇怪起來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，呆呆的望着他出神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他的視線接觸到椅子上她放着的皮匣上去。祇見皮匣的上面那本書，封正向着自己。這就見很顯明的印着「萬里長風」四個美術字，下首還有鄭毓秀著四個字。忍不住嘆了一聲，嘆味的笑起來。暗想，原來那姑娘還是瞧我著作的一個讀者哩！

章小姐聽他突然笑起來，同時兩眼又凝望着那本書出神。一顆芳心，好生不解，忽然想姓鄭的，似乎有些理會過來似的，秋波瞞他一眼。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的大名是……」毓秀拿起這本萬里長風，翻了翻，却是含笑不答。章小姐是個絕頂聰敏的姑娘，這就狂言的理會過來了。眉兒一揚，烏圓的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。笑道：「哦！哦！你你莫非就是鄭毓秀先生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章小姐心裏想，這也可見他是多麼的聰敏

了。祇說了一聲不敢，又覺得羞人答答的怪難為情，那兩頰又紅起來。但得念一想，在一個姑娘面前臉紅，那是太暴露自己的弱點。於是又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向她低低的問出了這一句話。

「草字毓珠，喲！鄭先生！恕我有眼不識，原來你就是我崇拜的一個文學家，久仰久仰！今天不知是什麼好日子，纔會遇到了你，鄭先生！你的文章真好，我是常常拜讀的。」毓珠一聽果然是的，她的櫻口微啟，便清脆十分的絮絮地說出這許多話兒來。

毓秀見她拉開了小嘴兒，這一分兒得意高興的神情，心裏倒也蕩漾了一下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少說幾句褒獎的話，我覺得十分不好意思。」

毓珠秋波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，說道：「這我倒並不是捧你，你的作風真好，你瞧我隨時隨地帶着你的著作，這是個事實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毓秀不好意思回答，祇有微微地笑着。忽又問道：「章小姐芳名的月珠，可是月兒的月嗎？」毓珠很得意地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不，和你的毓字一樣，我想這事情很巧，好像是兄妹樣的。……不！也許是姊弟。……」毓珠有些得意忘形，既說出了口，倒又感覺非常的難為情，兩頰添了一團團紅暈。但她忽又曇的一笑，送給他一個媚眼，下面又這樣地改了一句。

毓秀想不到今天有這樣的豔遇，心裏真樂得什麼似的。望着她玫瑰花兒似的臉頰，真是愈瞧愈嬌媚，愈瞧愈可愛。忍不住也笑道：「不見得。章小姐的年齡未必會超過我的。」毓珠抿嘴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你的青春多少？」

「二十二歲，章小姐呢？」毓秀低低的說。

「可不是？我二十四歲，比你大兩歲。」毓珠轉着烏圓眸珠，啞啞的笑。

「我不相信，你假使有二十四歲，我一定三十歲了。」毓秀搖了搖頭，表示她的話是騙着自己。毓珠聽他說得有趣，這就吃吃的笑起來。說道：「真的，我今年二十歲了。那你可以相信嗎？」

毓秀見她這樣可人的意態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愛處。點頭笑道：「二十歲我還相信，不過我當時猜着，你最多不過十八歲罷了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芳心也是又喜又羞，秋波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毓秀笑了，毓珠也笑起來。

兩人嘴角旁都含了笑意，默默地靜了一回，心裏都在想着今天的巧遇。春風微微地吹在兩人的臉頰上，各人都泛現了青春的紅暈。毓秀幾次要問她身世的話，已經塞到喉嚨口來；但却始終鼓不起勇氣。最後，還是毓珠向他瞟了一眼。問道：「鄭先生的著作共有多少？我曾瞧過你三部，那部大地的女兒最有趣味了。」

「我原祇有出版三部書，想不到章小姐全都瞧了，那你真不愧是我一個知己。」毓秀這才回眸望着她臉兒，又低低的笑着說。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似乎感到意外的驚喜，微側了粉臉兒，笑容沒有平復的說道：「知己？你真認我是你的知己嗎？愛！我在瞧天地的女兒的時候，我心裏就想，這位鄭毓秀先生準是個斗青的，熱情的，前進的少年，今日相見之下果然不錯。我曾幾次想寫信給大南書局，因為這本書是他們出版的，可是我却始終沒有這個勇氣。想不到現在究竟被我遇見了，鄭先生！我願意跟你交一個朋友，不知道你心裏可願意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方知她的心裏是早有我的一個人了，心裏不住地蕩漾。笑道：「章小姐瞧得起我，我心裏喜歡都來不及，怎麼還會不願意嗎？」

毓秀這話聽到毓珠的耳朵，滿心是充滿了甜蜜的滋味。嘆的笑道：「那麼你府上在那兒？難道真的祇有一個人住着嗎？」

「舍間在南洋橋，天同坊十六號。因為我父母都在我幼年時死的，我是一個寡孀撫養長大的，不料在我高中畢業那年，寡孀也拋我去了，所以我現在確實是祇有孤零零的一個人。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遂收起了笑容，很正經的告訴着。

毓珠蹙了眉尖，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，似乎對於毓秀身世的淒涼，感到無限的同

情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那麼鄭先生孤獨的生活確實是很苦悶的，平日除了寫稿子外，不知還幹些什麼事？」

「除了寫稿外，也沒有什麼事情幹，不是踱了一回馬路，就是躺在床上休息着。或者到公園裏來坐一回，這樣的生活，開始倒也有兩年了。」毓秀見她含顰的意態，覺得另有一種楚楚的風韻，遂凝望着她又輕輕的回答。

「這樣的單調的生活確實太寂寞了，鄭先生難道沒有朋友嗎？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心裏未免感到有些兒奇怪。

毓秀似乎很感喟的嘆了一口氣，却又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朋友可也不少，但社會上的朋友是酒肉的多，今天我請客，明天你請客，這樣交朋友纔有味。若一本正經祇有談談的資格，朋友也會漸漸地疏遠的。章小姐！你說這話對不？」

「鄭先生這話真不錯，處身在上海的青年，那個不是醉生夢死的在過活，像鄭先生那樣不上跳舞場不到戲院的青年，真也找不出第二個了。單這一點，就令人佩服。」毓珠頻頻的點着頭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底柔情密意，向毓秀脈脈地瞟了一眼，顯然她內心是非常的感動。

毓秀微紅了臉兒笑道：「章小姐別那樣說，沒有離開上海的青年，總不是有勇敢的人，所以我慚愧。」毓珠搖了搖頭，纖手掠着被風吹亂的鬢髮。說道：「那也不能一概而說

的，各人有各人的環境，要離開上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想我們留在上海的青年男女，祇要能對得住自己，那也就是了。」

「這話是對極，對極，所以我說章小姐的思想就不平凡。」毓秀連說了兩聲對極，忍不住笑了。毓珠當然很得意，揚着眉毛兒也嘖的一聲笑起來。

一回，毓珠凝眸又沈思着道：「鄭先生既不上戲院和舞場，那麼對於小說的資料，是什麼地方去找來的呢？」毓秀笑道：「上海社會的動態，目所睹，耳所聞的，若稍加以一注意，覺得無一不是小說絕好的資料，所以我認爲小說的資料實在是無窮盡的。」

毓珠笑道：「這話倒也未始不是我見鄭先生著作中描寫兒女之情，真是細膩入微，而且令人感動，我想鄭先生在情場中定是富於經驗的，是不是？」說着，俏眼兒瞟着他，忍不住又神秘的笑。

毓秀紅暈了兩頰，却搖了搖頭。笑道：「完全空中樓閣無非一種理想而已。章小姐別見笑，我確實不知道情之一字，究竟是什麼的東西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抿了抿小嘴，啾了一聲。笑道：「你這話誰相信，鄭先生要沒有女朋友的話，隨便什麼東道我都許。」毓秀見她這可人的意態，心裏是微微地蕩漾。望着她紅蕚薇那麼的臉兒，笑道：「打從今日起，也許我有一個女朋友了。……」

毓珠不等他說完，便送給他一個媚眼，但立刻又背過身子。毓秀雖不聽她有笑的聲音，但單瞧了她兩肩一聳一聳的情景，也可想她是笑得那分兒有勁的了。

「章小姐的爸媽想來一定全健在着吧！不知你的府上是在那兒？」兩人靜坐了一回子，毓秀再也忍不住的問出了這兩句話來。毓珠這才回過身子，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家很熱鬧，爸爸媽媽，哥哥嫂嫂，還有一個姪女兒，今年三歲了，怪活潑可愛的，舍間是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口，三百十八號，鄭先生有空請過來玩玩。我是很歡迎你的。」毓秀聽她說話的口吻，知道這位姑娘定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女兒，遂笑道：「改天我一定來拜望你，章小姐的爸爸是在什麼地方辦事？不知大號是什麼？能告訴我嗎？」毓珠道：「爸爸名叫乃千，他是華洋銀行經理，人兒很慈和，他見了有為的青年，心裏是很喜歡的。」說着，又把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，抿嘴嫣然的笑。

毓秀覺得她這幾句話至少是含有些兒神秘的作用，這就紅着臉兒又微微的笑。兩人唧唧的談着，正是愈談愈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。不知不覺的竟已日薄西山，暮雲四佈。兩人這才並肩走出法國公園。照毓珠的意思，很想和他到錦江茶室去吃些點心。但因爲他是個樸實的青年，生恐他怪自己太浪漫，所以不敢啓齒，在公園門口，祇好點頭含笑，各自分手了。

毓秀一向生活是十分的單調，今日無意中居然結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，覺得這也並非偶然的事，心裏自然是非常的歡喜。所以在他回家的途上，全身是感到無限的輕鬆。不料當他一脚灣進天同坊的時候，忽然裏面也走出一個少女。手裏拿着一把銅勺子，竟被毓秀一脚踢落地下去了。

三 閒磕牙促膝話同情

毓秀心內因為很興奮的緣故，所以走得特別快速一些，不料因此就把人家姑娘手中拎着銅勺子踢到地下去。那姑娘在冷不防之間，心裏當然大吃了一驚。蹙起了眉尖，正欲嬌嗔地發作幾句，誰知凝眸望見的却是毓秀，也許爲了是彼此時常見面的鄰居，不好意思責怪人家，所以她一臉的嗔意又平靜下來。

毓秀在踢下人家的銅勺子後，心裏也是非常的驚慌，他也不瞧那姑娘是誰，先俯身把銅勺子拾起，當他交還那姑娘的時候，兩人的臉兒這就瞧個正着，毓秀暗想竟是認識的，不過却從來沒有招呼過。遂忙含了滿面的笑容，很抱歉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！可曾累痛了沒有？你在泡水嗎？」

那姑娘一面接過，一面含笑點頭。說道：「沒關係，鄭先生纔從外面回來嗎？」說着，

俏眼兒又瞟了他一眼。毓秀聽她喊出自己的姓字來，心裏奇怪得不免向她愕住了一回子。就在這愕住之間，順便把她打量起來。

她身穿一件湖色士林布的單旗袍，袖子很短，那露着的臂膀好像嫩藕似的白胖。頭髮是烏黑的，却没有燙過。臉兒像剝出雞蛋似的，絕對没有一些兒痕點的。眉毛兒並不過分的細，但彎彎的很長。覆着下面兩隻滴溜烏圓的眸珠，顯出十分聰明的樣子。今天爲了略加修飾之後，比往常瞧見的確實要美麗許多。毓秀忽然想着自己是個年青的男子，不該向一個姑娘這樣呆瞧。於是他立刻又笑道：「我纔回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以下似乎還想說句什麼，但他終覺不好意思，一點頭就匆匆的走了。

毓秀回到家裏，一脚跨進房內，那前樓打牌的聲音，就很響亮的觸送到耳鼓。心裏很討厭的想，還沒有完畢嗎？脫了上褂，走到桌旁坐下，靜靜的沈思了一回。腦海裏不免又想起公園裏豔遇的一幕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甜蜜。覺得那位章小姐確實是崇拜我的一個姑娘，初次見面，就對我這樣熱誠，可見她一顆芳心真已把我當作知音看待了。

不過章小姐是個貴族小姐，聽她說的家裏住址，也許是個住宅房子。這就想到自己那個斗形的家，未免覺得有些寒酸。但願她不要來望我纔好，不然，這叫人是太感到不好意思了。一個貧寒的青年，要和一個貴族的少女交朋友，已屬不相稱，那何況較朋友更進一步的

階段，這簡直在夢想，毓秀心裏彷彿受了一重打擊，全身潑了一盆冷水，火樣熱的希望，也就立成泡影的了。

毓秀感到自己和章小姐的階級相差太遠，因而又想起剛纔弄口遇見的那個不知姓名的姑娘，倒是個小家碧玉的身分。論她的容貌，可說是不下於章小姐，論她的年齡也許比章小姐更輕些。這樣情竇初開的姑娘，確實是最令人感到可愛的。想起來真也奇怪，她怎麼能夠知道我姓鄭呢？剛纔她會笑盈盈的向我叫鄭先生，可見她對我也是表示好感的。

哦！哦！毓秀以手加額的拍了兩下，忽然哦哦想起來。因為她有時候也到這兒子間阿姨那裏來玩，也許是阿姨告訴她的嗎？不過人家無緣無故的怎麼會告訴我的姓字？除非她在問了。因為我有一天回家，經過亭子間的時候，瞧見她也在裏面坐着。但她爲什麼要注意我，難道她和章小姐一樣的耍和我交個朋友嗎？想到這裏，在萬分孤獨寂寞之餘，他倒忍不住又得意地笑起來。想不到我這麼一個貧窮的少年，居然也會有美麗的姑娘來和我表示好感，這我不是太幸福了嗎？

毓秀這樣想着，心裏感到無限的興奮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陣走路的聲音，在房門口經過。毓秀連忙回頭去望，祇見一個人影子閃過，已走到前樓房中去了。接着前樓便有清脆動聽的話聲在說道：「阿姨！你今天風頭好不好！紅碼子這許多，想來是大贏的了。」

這是阿姨的口吻，毓秀是聽清楚的。「桑小姐！可不是？我今天的牌風好極了，坐下來就是一付清三翻，三輪獨贏，你看可了得嗎？」

大概又是桑小姐輕微的笑聲了，說道：「阿姨贏了這許多錢，我們可要吃東道的。」聽阿姨回答的話是很得意，笑道：「這個當然，桑小姐！你等着，晚上我請你瞧影戲去。」

「那麼我們輸了錢，阿姨也帶着請請我罷！」這是前樓嫂嫂的話，接着便是眾人的嘻嘻哈哈的笑，充滿在這暮色的空氣中。

毓秀昂着臉兒祇管向前樓板壁出神。心中暗想，這個桑小姐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？聽她說話的聲音是怪清脆可愛的，不知她的臉蛋兒也和她的話聲同樣的可愛嗎？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自罵道：「愈想愈無聊了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那不是笑話嗎？」這樣說着，又覺得暗自好笑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然「蓬」的一聲，響自房門口。毓秀回頭去望，原來是個正在學步的孩子，摸索到自己房門口的時候，竟跌了一交。毓秀見他哇哇的大哭起來，遂慌忙趕了過去，把他抱起，笑着哄道：「別哭！別哭！跌痛了沒有？」

「小玉！你怎的一個人摸索呢？」這時候前樓裏匆匆奔出一個姑娘來，見毓秀抱着小玉，給他撫摸膝踝，遂也蹲下了身子，還笑怪着小玉。

毓秀見那姑娘可不是別人，正是剛纔弄口遇見的這個小家碧玉。心裏這就暗想，阿姨喊的桑小姐，大概也就是她了。送她着微微的笑道：「纔學步的孩子就最喜歡摸索着走，還好，順勢的翻倒了，沒有跌得利害，是你的弟弟嗎？」

桑小姐聽他這樣問，便微紅了兩頰，搖頭笑道：「不是，她是我的姪女兒。」說着，已把小玉抱着站起來。毓秀也跟着站起身子，睜她一眼。笑道：「姪女兒？是你哥哥的孩子嗎？」

桑小姐點了點頭，抱着小玉聞個香，手兒拍着他的背部，祇管連喊小玉別嚇。毓秀見她並不走開，遂又含笑問道：「你們也住在弄中嗎？」

「唔！我們住的十八號。」桑小姐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在他臉上近了那麼一瞥。

「這樣說來，我們祇隔一幢房子，你瞧我這人可糊塗，你喊得出我的姓，我却不知小姐姓什麼？請裏面坐回兒怎樣？」毓秀微彎了腰兒，把手擺了擺，又很隨便的問着。

桑小姐雖然覺得一個女孩兒家要走到一個年青的男子房中來坐，這似乎不太好意思了一些，不過人家既然招呼了，假使拒絕了人家，這叫他未免有些難為情。況且自己的心裏也很奇怪。對於這位鄭先生却表示非常的好感，我怎能捨得錯過這一個機會呢？桑小姐既然這樣想着，她便仗了小玉的胆量，笑盈盈的就把腳兒跨進房中來。

毓秀見她居然不避嫌疑的進來了，心裏當然很喜悅，遂請她在桌旁坐下。自己拿了兩隻玻璃盃，把熱水瓶拿過，欲倒了兩盃。說也可憐，熱水瓶裏的茶，倒出了一盃後，第二盃可再也倒不出來了。毓秀的臉兒不免紅了一紅，祇好把一盃倒滿的送了過去。笑道：「請喝盃茶，小姐可不是姓桑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鄭先生！你別客氣，不是驚吵了你。」桑小姐略欠了身子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又把秋波盈盈的俏眼兒，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毓秀在她笑的時候，發現了她頰上還有一個傾人的酒渦，這酒渦實在是美麗到了極點，毓秀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便忙也笑道：「桑小姐！喝盃白開水，也說得上驚吵兩字嗎？那你自己倒真的太客氣了。」

桑小姐微微的一笑，沒有回答什麼，她把明眸祇管打量房內的一切。顯然她是借此來避免自己的難爲情。兩人默默地坐了一回，毓秀覺得這樣泥塑木雕的大家都不開口，這也太沒意思。自己是主人，當然應該以主人的態度來招待客人，那才合於情理。於是他咳了一聲，便又低低的問道：「桑小姐！你這個姪女兒幾歲了？叫什麼名兒？不知會喊人了嗎？」

「名義是喊三歲，其實還祇有週零五個月，她叫小玉，祇會喊一聲爸爸，媽媽，別的不會哩！」桑小姐這才回眸過來，情聲兒回答。她覷着小玉又吻了一下臉頰，表示避免羞澀的一種手勢。

「那麼其實兩週歲還沒到，個子兒也不小了。說也有趣，我在這兒倒也住了相近一年了，照理我們鄰居是早該熟悉了，可是我連門內幾家鄰居也不十分走動的。」毓秀搓了搓手，又微微地笑着。

「也許鄭先生的著作很忙吧！」桑小姐把小玉坐到自己的膝上來，回眸又瞟了他一眼。這句話聽到毓秀的耳中是感到相當的驚異，望着她白嫩而帶紅暈的嬌靨。笑道：「桑小姐怎麼知道我是寫小說的？」

「噯！我每次來亭子間裏玩，總見你埋頭寫字，我問阿姨，阿姨告訴我你姓鄭的，一天到晚不十分出外，聽說是做書的。我知道了你的姓字，就到書店裏去買姓鄭做的小說。後來買到一本大地的女兒，真作得好，我想鄭毓秀大概就是你的筆名吧！」桑小姐聽他這樣問，眉飛色舞的表示很得意。但說到末了，總覺得有些羞澀，兩頰微微地又添上了一圈圈的紅暈。

毓秀再也想不到這位桑小姐也是一個擁護我著作的讀者，不免樂得笑出聲來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既然你明白我是寫小說的，你怎麼不問我來借呢？大地的女兒我在家裏倒還有好多本。」

「雖然我原有這個意思，不過從來沒有招呼過，那似乎有些太冒昧了一些。」桑小姐俏

眼兒睜了他一下，也很羞澀的回來。

「那也沒有關係，桑小姐！我很奇怪，姓鄭的人可多着，你瞧了鄭毓秀何以就知道是我的名兒呢？」毓秀覺得桑小姐這樣武斷的就認我是鄭毓秀，心裏又感到希罕。

「在當初我原也不敢這樣的肯定，那天我來亭子間玩，見桌上有封信，寫着鄭毓秀先生收，阿姨說後樓的出去了，郵差分到我家裏，回頭交給他。你想，我這還有個不明白嗎？」桑小姐轉着烏圓眸珠，又絮絮地說出一個原因來。

毓秀哦哦響了兩聲，覺得桑小姐對於我竟有密切的注意，其所以注意我的因素，那不用說，自然是爲了愛我。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歡，望着她掀起的笑渦兒。笑道：「桑小姐很愛看小說，我家裏還有一部萬里長風，就送给你瞧好嗎？」說到這裏，拉開抽屜，已取了出來。

「送給我太不好意思，我想問鄭先生買了吧！」桑小姐雖然是滿心歡喜，但嘴裏却又不得不這樣推讓着。毓秀搖頭說道：「桑小姐說這話，那就不成鄰居了。這書原也書店裏送給我，你若買了去，那我還賺錢嗎？」

桑小姐略俯過身子，伸手把書接了去。笑道：「那麼我不客氣，多謝你了。」說時，把視線接觸到書本上去，翻了幾翻，抬頭一擰眼皮。又含笑問道：「鄭先生一共著了幾部書？」

「還祇有三部，桑小姐對於大地的女兒，不知有什麼批評嗎？」毓秀手兒摸着桌沿，又向她悄聲兒問着，桑小姐露齒一笑，搖頭說道：「鄭先生這部大地的女兒，我祇有贊嘆的分兒，那裏還有什麼批評嗎？再說我祇不過稍識了幾個字，我還很想請鄭先生隨時指教指教我哩！」

「指教不敢當，桑小姐假使有興趣的話，倒願意你常來研究研究。」毓秀當然不好意思接受指教兩個字，遂又客氣地回答。桑小姐這就感到意外地驚喜，揚着眉兒。笑道：「鄭先生願意我常來嗎？那麼你不怕我打斷你寫作的工夫。」

「我也不一天寫到晚，終有個休息時間的。」毓秀見她這樣高興的樣子，心裏又蕩漾了一下。雖然沒有說出叫她祇管來玩，可是在這兩句話中，確實已有了這種意思了。

桑小姐頻頻點了一下頭，柔和的目光，在他臉上掠了一瞥。輕軟的道：「我以爲寫作一定要有一定的時間，不能工作太久，因爲久坐，對於肺部是有害的，所以我勸鄭先生倒應該多休息才是。」

「可不是？所以我願意桑小姐常來談談，假使沒有人和我搽天，一個人在房中不寫作，又有什麼事情好幹呢？」毓秀對於她這一分兒關心的情意，心裏當然表示無限的感激。

桑小姐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好像塗上了一層糖那樣的甜蜜。抿嘴笑道：「鄭先生不對

麼，我自然喜歡常來討教的。但鄭先生難道不到外面去玩玩？」

「這個年頭兒還有什麼可以玩？玩就是化錢的代名詞，際此米珠薪粒，民不聊生，像我們貧民階級的人們，那兒還來閒錢去化費呢？桑小姐！你可別見笑，窮人就常會發這一套牢騷的。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忍不住長長嘆了一口氣。但又恐人家引起惡感，所以先來補充一句。

桑小姐對於他這兩句話是表示無限的同情，也輕微地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米要買到一百五十元一担，這是破天荒的奇聞，除了資產階級外，那一家不是喝粥湯，其實喝得着粥湯已經是幸福了。唉！米蛀蟲真是可殺而不可救的呢！」桑小姐的粉臉是加上了一層濃霜，顯然她內心也有無限的憤激之意。

「我想這樣下去，世界的末日是快要降臨了，終有那麼一天，讓貧富階級都同歸於盡的。」毓秀把拳兒輕輕的一擊，他很肯定的說出這兩句話。忽然他又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覺得我這人可有些兒神經病嗎？」

桑小姐見他忽又這麼說，倒怔住了一回子。說道：「爲什麼？我覺得有錢的人都在喪心病狂的發神經哩！」毓秀覺得桑小姐也決非普通的姑娘可比，心裏很感到她的可愛。點頭說道：「你這話不錯，他們的居心，他們的行動，都是失魂落魄的，根本是全無心肝的畜類一

樣。不過很奇怪，報上也常常發現米蛀蟲被狙身死的事，可是他們却並不害怕，依然我行我素，這真所謂是要錢不要命的了。其實這種利令智昏的奸商，也是值得人家可憐的。」

「可憐？鄭先生心腸未免軟些，這種奸商簡直死有餘辜，還談得到什麼可憐兩字呢？」桑小姐冷笑了一聲，她的神情比毓秀更憤激得多。

毓秀覺得桑小姐很不平凡，心裏更印上了了一個形象。望着她鼓起的小腮子，忍不住又笑道：「桑小姐從前在那兒畢業的？」

「我沒有讀過書。……」桑小姐聽他把話鋒又轉變了。兩頰微微一紅，却羞澀地搖了搖頭。毓秀笑道：「你沒讀過書，這是你騙人，我怎麼相信？」

「雖然讀過幾年，但小學畢業，也還不等於沒讀過書一樣嗎？」桑小姐咬唇了一回，轉了轉烏圓的眸珠，忍不住羞澀地笑。毓秀道：「中學，大學都聽個名義，其實小學畢業的也許更強，我覺得桑小姐的思想就不錯。」

桑小姐搖了搖頭，揪着酒渦兒，嘆的笑道：「你說這些話，就叫我感到難爲情。……」記着，又垂下粉臉來。望着小玉拿了這本萬里長風的小說，却啣到小嘴兒去咬着。桑小姐連忙拿下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麼咬書吃了？」

小玉被她書本奪下了，便吵着不安靜起來。毓秀忽然想着抽斗裏尚有一隻糖屑餅，原是

昨夜自己吃剩的，遂拿出來遞過去。笑道：「還有一隻餅，小玉吃吧！」

「哟！那真不好意思……」桑小姐秋波脈脈地遞給他一個媚眼，紅暈了兩頰，啞的笑了。毓秀不說什麼，望着小玉咬餅的神情，也是微微的笑。室中是很靜悄，前樓打牌的聲音，還是很清晰的搖送着。毓秀忽然想到了什麼，又低低的問道：「桑小姐爸爸在那兒辦事的？」

「我爸爸是沒有了，唉！假使爸爸在着的話，終不會到現在那樣的境地。」桑小姐回眸過來瞟他一眼，大有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子。

「那麼你是跟哥哥過活的，不知你府上還有弟弟妹妹嗎？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很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她的身世。桑小姐道：「我媽媽還在着，她單養我和哥哥兩個孩子，哥哥討個嫂嫂，也生兩個孩子，大的叫鳴申，是個兒子，今年也有七歲了，小的就是她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指了指懷中的小玉。

「現在一家生活，全是你哥哥一個人維持着？在什麼地方辦事？真也虧他的。」毓秀點了點頭，表示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，在這個時代真有些不容易。

「哥哥在大陸紗廠做賬房，唉！不艱苦地維持着，又有什麼辦法？」桑小姐想着哥哥的老是愁眉苦臉的樣子，她心裏感到悲哀。

「你哥哥有多少年紀了？他住在哪裏還是廠裏的？」毓秀想着她姪兒已有七歲了，忍不

住又低聲的問。桑小姐道：「我哥哥二十六歲了，他是住在廠裏的，平日不常回來，工作是非常的辛苦。可是還養不活家，你想，這個時代真是窮人末日世界呢！」

「你哥哥二十六歲，那麼桑小姐你……」毓秀很感到奇怪的問。桑小姐羞紅了臉兒，微笑道：「我十八歲，在我和哥哥之間，原還有兩個，都不幸早夭了。」毓秀聽了，暗想，果然，比章小姐還年輕。遂點頭笑道：「桑小姐恕我冒昧，你的芳名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裏別別一跳，兩頰未免有些發熱。桑小姐却毫不介意的說道：「我是叫秋露，鄭先生在上海就祇有一個人嗎？」秋露趁機會也還問了他一句，同時兩頰也添了一朵紅玫瑰色彩的紅暈。

「我的身世比桑小姐更淒涼一些，自幼沒有爸媽，自寡孀撫養成成人，結果，連我唯一的寡孀都死了，你想，我真像是隻孤雁呢！」毓秀深深嘆口氣，覺得前途有些灰暗的顏色。

秋露一擦眼皮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同情的目光，向他脈脈地凝望着。說道：「鄭先生的身世真也夠可憐了，叫人感到同情。不過我心裏想，一個年青人是需要艱苦的環境來磨折，那纔有光明的前途。你瞧蘇聯的高爾基，美國的安迪生，那個不是從惡劣境地中成功的。祇要心不灰，氣不餒，埋頭苦幹，將來一定有好日子過。你說這話是不是？」

毓秀對於秋露這幾句話，真是愈聽愈愛聽，差不多每一句話全都嵌入他的心眼兒裏去。點頭不已的說道：「桑小姐這幾句話對極對極，確實可以作我們青年的座右銘，祇要有堅忍

心，沒有事情是不成功的。」

秋露聽他這樣贊美自己，心裏這一喜歡，那頰上的笑渦兒便沒有平復的時候了。瞧他一眼，却又垂下粉臉兒來。一回，又笑道：「鄭先生現在吃飯怎麼樣呢？」

毓秀紅了紅臉，笑道：「沒有辦法，自己燒，好在火油爐子倒也便當，還不十分麻煩，唉！」說到後面，心裏有所感觸，忍不住的又嘆了一聲。

「那麼換下來的衣衫呢？」毓秀聽她又這樣問了，臉兒更紅了一些。但也祇好厚了臉兒，老實的告訴道：「短衫褲外面拿出去洗，至於手帕襪子等小件東西，自然也祇有自己動手了。」

秋露覺得一個男人家連煮飯洗衣服都要自己動手，這究竟太可憐一些了。一顆芳心，很替毓秀難受。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俊美的臉蛋，一時有些情不自禁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既要寫作，又要做這些女人家的事情，那實在是太辛苦一些了。我想你以後把所有衣服，都讓我給你洗罷！……」

毓秀做夢也想不到秋露會說出這幾句話來，心裏也許是感動得太利害了的緣故，望着她的臉兒竟是怔怔地愣住了。

秋露所以會說這些話，也是被情感過度的衝動，使她有些忘其所以然的。在她向毓秀說

這幾句話，她自己是一些兒也不覺得。如今被毓秀這麼一呆瞧，她猛可的理會過來，心裏這一難爲情，連耳根子也都紅起來。身子坐在椅上，彷彿下面墊着千萬枚的針兒一樣的難受。毓秀見她突然又顯出極度不安的意態，當然明白她是爲了自己出神的緣故，不過對於桑小姐這一分甜蜜的情意，叫自己還有拿什麼話兒來回答好呢？兩人正在這樣侷促的情形之下，忽聽扶梯口有孩子的口吻在喊道：「姑姑！姑姑！母親喊你吃飯去了。」

這分明是姪兒鳴申的口吻，秋露當然聽得很清晰。這就站起身子，抱了小玉，一面拿了萬里長風小說。很快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多謝你，書我拿去了。……」她話還沒有說完，臉兒紅紅的，連望毓秀一眼的勇氣都沒有，急匆匆的跨出房外去了。

四 如夫若婦如譏若嘲

秋露很快的跨出後樓，見鳴申還在亭子間的門口，遂叫道：「鳴申，你別上來了，我們一同回去罷。」鳴申見姑娘下來，於是便也回轉身子，兩人一同步下樓去了。

秋露的家是以客堂作臥室的，這都是上海二房東的異想天開。不要說客堂，連晒台，灶披間都出租給人家作房間。一幢房子裏住十多份人家，那是不算一回希奇的事。二房東有了二幢兩幢的房子，這比養了三個四個的兒子還要好。真可說是吃不完，用不完的了。所以做

二房東的兒子，大都不掙氣，事情不肯做，祇曉得吃著嫖賭白相相。其實我說倒也怪不了他們，因為做二房東的父母，既然把房子當做兒子樣的叫他賺大錢，這叫做二房東的兒子怎麼肯再替父母出一些力呢？

客堂裏上下首鋪了兩張床，上首是秋露的嫂嫂小雲和兩個孩子睡的，下首是秋露和母親睡的，秋露抱着小玉和鳴申回到家裏，祇見小雲已把粥碗盛出。向秋露伸手道：「來，小玉我抱了，秋姑在那兒玩？」

因為是心虛的緣故，秋露兩頰會微微地紅起來。笑道：「在隔壁阿姨家裏瞧他們打牌，今天阿姨牌風真好，贏了許多錢哩！」秋露爲了要避免自己心虛起見，故恣絮絮地說了這些話。

桑老太是坐在椅上作活針，她把老花眼脫下了，瞥見秋露手裏拿了一本書，便瞅她一眼。急道：「秋兒怎麼又在買書瞧嗎？唉！你這姑娘也太不知辛苦艱難了，前兒買了一本，我阻過你，怎的你又買了？要知道書是當不來飯吃的，這個年頭兒，喝粥已困難了，還有閒錢去買書瞧？」

秋露前次買了一本大地的女兒，是曾經被母親罵過一頓的。她也覺得像自己那樣環境，是沒有瞧書的資格，然而所以買大地的女兒，完全是含有別的作用。不過這作用差人答答的

怎好意思和母親告訴？說也可憐，前次秋露躺在被窩裏是曾經暗暗地泣了一夜的。

今天聽母親誤會自己又是買來的，一時也跳腳急道：「媽媽，你不要瞎埋怨人了，這本書是阿姨地方借來的，你又不曾給我錢，我那兒來這許多錢去買書？」桑老太向書本望了一眼，很不高興的說道：「書還全新的呢？你騙誰？」

「上次我買來原承認的，今天這一本真的借來，你不信，我瞧完了要還給人家的。」秋露說着，把書本塞到自己睡的枕兒上去。

晚飯的菜，一碗是黃荳芽，一碗是青菜。單這兩樣菜，要吃四五個人，當然一碗粥未吃完，菜就沒有了。桑老太很感傷地嘆了一聲，她把自己羹匙上放着的還有一些黃荳芽，放到鳴申碗裏去。說道：「粥要喝得快些兒的。」

小雲見了，忙說道：「小孩子吃淡粥要什麼緊，鳴申！你還給祖母自己吃。」桑老太眼皮有些兒紅暈，說道：「黃荳芽不是什麼好菜，讓孩子吃罷！唉！過去的，我們也並非沒有度過好日子！」

秋露心裏有些辛酸，匆匆的喝了一碗粥，便放下了筷子。小雲望她一眼，低低的說道：「鍋子裏還有些呢！秋姑再去盛半碗罷！」秋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飽了，嫂嫂自己去添好了。」說着，身子已離開了桌旁。室中是靜悄悄的，在那盞五支光的電燈籠映下，覺得四

周一切，都顯得死過去了那樣的淒涼。

夜裏，秋露躺在被窩裏，把萬里長風展開來瞧，瞧得非常有趣味，覺得瞧了鄭先生的小說，會把自己一切的煩惱全都拋到東海大洋去了。但是爲了怕二房東嚙齶起見，蔡老太是不得不很早的把電燈關了，秋露正睜得緊要關頭，突然眼前呈現了漆黑，自然很不快樂。央求道：「母親！你把燈再開一回兒吧！」

「睡罷！這裏二房東並不時常的要加租，良心終算還好，我們自己要識趣，電燈早些關，也給他一個好印象。」蔡老太是膽小的，其實她是怕這般有財有勢的二房東。「唉！三房客真不是人做的！」秋露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把書合上，也祇好沈沈的熟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下午吃過飯，其實是吃過粥，秋露很想到隔壁去望望毓秀，因爲昨天倆人的談話，確實還沒有告一個段落。他聽了我的話，便呆若木鷄的愣住了。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不過照我猜測起來，他一定感到意外的驚喜。一個年輕的姑娘，如何肯向一個年輕的男子說這些體貼的話呢？唉！我怎麼連羞澀都忘記了？真也癡得可憐呢！

秋露這樣暗自細想，一顆芳心，便像吊水桶那樣撲撲通通跳起來。全身一陣熱騰，兩頰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正在這時候，小雲抱着小玉叫道：「秋姑！你想什麼心事！小玉要你抱哩！」

「小玉！來罷！姑姑抱你外面玩去。」秋露這才抬起粉頰兒，伸了兩手，已是站起了身子。桑老太睜大了眼睛，從那副老花眼鏡的玻璃片內望出來。說道：「小玉這孩子現在給秋兒抱壞了，家裏不肯住，一天到晚，祇想在外面逛。」

「又是我的不好，我不高興抱了，我情願在家裏作事的。」秋露聽母親這樣說，鼓起了紅紅的小腮子，背轉身子，故作生氣的樣子。小玉撲着小手，笑嘻嘻的已經要投到秋露懷裏來。今見秋露別過身子去，便要哭起來。小雲笑道：「得了罷！別搭什麼架子了，秋姑！你就抱她到外面玩去吧！」

秋露這才嫣然一笑，回身把小玉抱來，吻了她一下小臉。笑道：「別哭！別哭！你不要怨姑姑不抱你，全是祖母不好呢！」

「這妮子越說越不像話了，你還教小玉來怨我嗎？」桑老太聽秋露這樣說。忍不住嘆的笑了。小雲秋露便也吃吃笑起來，寂寞的空氣中這才蕩漾一些春天的氣息。

秋露抱着小玉，她是熬不住不到十六號門口裏進去的。假使一直就到後樓去，這到底太感到難為情一些。所以她先進亭子間裏去坐坐，不料阿姨齊巧沒有在家，因此使她不得不跨進了後樓的房門。

「桑小姐！請坐請坐，」毓秀站在桌旁，兩隻手伸在面盆裏，正在來回的搓洗着襪子。

忽見秋露進來，不免使他窘得兩頰有些發紅。但也不得不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向她含笑招待着。

秋露見他在洗襪子，便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部萬里長風，昨夜我瞧了幾章，真怪有趣的。」秋露所以先這樣搭訕着，原也爲了避免他的難爲情。毓秀這就也毫不介意的笑道：「真的嗎？這部書我還嫌它情節不好呢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望了她一眼。又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恕我不招待，你喝茶嗎？」

「別客氣，鄭先生！假使你真心願意跟我作個朋友的話，我想還是隨便一些兒的好。」秋露抱着小玉，已挨近到他的身旁，秋波脈脈含情的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

毓秀見她今天的頭髮梳得更光亮一些，兩頰上似乎還塗了一圓圈胭脂，容光煥發，嬌豔得好像一朵出水的芙蓉。聽她這樣說，心裏自然非常喜悅，瞅住了她的粉頰，却是憨笑了一回。秋露見他不回答，也不說話，祇管目不轉睛的盯住了自己，一顆芳心真有無限的羞澀和喜悅。這就白了他一眼，是一個傾人的嬌嗔罷！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認識我？」

毓秀因爲房內沒有什麼人，膽子大了一些。笑道：「我覺得桑小姐比昨天更年輕了一些。」秋露不等他說完，啐了他一口，兩頰愈加紅暈起來。毓秀見她垂了粉頰兒，似乎有些嗔意，一時深悔不該放肆，意欲向她賠個不是，但又說不出口，因此出了一回子神。

其實秋露的芳心中除了羞澀的成分外，是沒有半絲兒的怒意。她聽毓秀好一回兒沒有動靜，遂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向他偷瞟了一眼。不料毓秀那種木然的情態，映入秋露的眼簾，倒又不禁爲之嫣然笑了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瞧你幹這些事兒似乎很生硬，要不我給你洗去了。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方才落了一塊大石。忙搖頭笑道：「那我怎麼敢？……」秋露聽了，這回却真的生氣了，她撅着小嘴兒，哼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我原說自己夠不上和鄭先生做朋友呢？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話，我……」毓秀見秋露這樣哀怨的神情，他心裏真的奇怪得呆起來。秋露却又嘖的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我給你洗罷！你暫時給我抱一抱小玉。其實小玉不用抱，你和她坐在床上逗她玩一回好了。」秋露說着，把小玉的身子已放到床上了，她又走到毓秀身旁，把他推開了。笑道：「你擦乾了手，給我去照顧小玉，別讓他掉落地下來。」

毓秀對於秋露這種舉動，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暗想，我怎好意思要一個年輕的姑娘給我洗襪子？那她算是我的什麼人？但人家既然這分兒熱心，我還有拒絕的情理嗎？而且瞧她這情景，也絕對不准我有不給她洗的可能。想到這裏，望着她忍不住又笑起來。遂也不再和

她容氣，把手擦乾，走到牀邊和小玉去逗着玩了，表面上雖然和小玉玩着，心裏兀是暗暗的細想。桑小姐要代我洗衣服，這意思在昨天就有的了。她對我這樣好，當然她是非常愛我的表示。假使我能娶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作妻子，這也真是我前生修來的福氣了。

「鄭先生！你還有什麼衣服嗎？索性我給你全洗了。」毓秀正在滿心甜蜜，蕩漾不止的當兒，忽聽秋露又向自己笑盈盈的問。雖然髒衣服原有着，但人家到底不是我的什麼人。我怎好意思叫一個姑娘洗衣服？遂搖搖頭，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沒有什麼了，多謝你罷！」

秋露似乎不相信般的把明眸向室內四周打量一遍，果然給她發現那邊衣鈎上掛着一件襯衫。這就走過去把它取下了，笑道：「這件襯衫髒得這個樣兒，難道還可以穿上身去嗎？」

毓秀心裏感動得了不得，把小玉抱着也走到桌邊來。見秋露搓洗衣服的手勢，是很靈巧的。望着她玫瑰花兒般的嬌容，心裏不免愛極欲狂。很柔和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承蒙你和我一見如故。這一分兒情意對待我，真叫我感到心頭，我覺得不知應該怎樣纔可以報答你的深情呢？」

秋露微抬粉臉，明眸脈脈地回望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們別說那些話，你孤獨的身世，我是同情的。那麼我可憐的環境，你當然也同情的。所以我們祇要能夠彼此實心眼兒相待，也就了了。一秋露說到這裏，又覺萬分的羞澀，把兩頰漲得緋紅的，她忍不住垂下

了頭。

毓秀是感動得太利害了，他情不自禁的伸過手去，把秋露那隻正在洗衣服的纖手緊緊地握住了。懇切的叫道：「桑小姐！你這話不錯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我們的身世是一樣的可憐，我們的境遇是一樣的惡劣，但我們需站在一條戰線上，共同奮鬥！我相信。祇要我們不受環境的支配，將來我們一定有光明燦爛的前途。桑小姐！你說對不？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一顆芳心是得到無上的安慰。秋波又喜又羞的凝望着毓秀臉兒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那頰上的笑渦兒，更掀起嫵媚得動人。兩人緊緊地握了一回，毓秀的感覺，是柔若無骨的。因為她手上沾有肥皂沫的緣故，更覺滑如凝脂一般的，毓秀真有些兒愛不忍釋的樣子。

良久，秋露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我快些洗好了，你可以寫作了。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知道她是叫我不要把她手兒老握着的意思想，這就紅臉兒，微微的一笑，把手兒縮了回來，秋露見他這樣怕羞的神氣，睜他一眼，也啞啞的笑了。

秋露搓洗好了襯衫，欲到樓下去給他用清水漂過了。毓秀覺得這事情要引起人家的誤會，遂阻止她說道：「桑小姐！已經辛苦了，回頭我自己去洗罷！……」秋露初以為他容氣，後來眸珠一轉，這就理會過來了。於是便點頭答應，含笑把手擦乾了，向毓秀抱過了小

五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很累吧！」

毓秀瞅她一眼，笑道：「桑小姐說這話叫我回答不出什麼好，那麼你給我洗衣服，你倒不累嗎？」秋露沒有回答，却嘆的一聲笑了。毓秀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坐着休息回兒，喝盃茶。」說着，便倒了一杯白開水，親自拿到秋露的手裏去。秋露揪着笑渦兒，忙着接過了。說道：「你又客氣了，鄭先生現在開始寫的是一部什麼名兒的小說？」

「還沒有定，我正想結構一部情節好一些的，可是找題材很不容易。」毓秀也在地隔桌子的椅上坐下了。秋露笑道：「我想每一部著作，當然有她的背景，假使完全空中樓閣，那也寫不好的。」

「不過以我的著作說，是完全没有背景的，書中情節，無非作者一種理想而已。因為我在社會上所瞧到的一切，總覺小說裏的情節，與事實的確相差太遠。不過寫得好，所以看起來彷彿是實情實理了。」毓秀很感喟地說。

秋露聽原著人都這麼說；心裏未免好笑。不過他所以這樣說，也許是另有作用。逆搖頭說道：「這也不能一概抹煞的，我瞧了你大地的女兒，覺得其中的情景，完全是個現代社會的縮影。我想鄭先生今後開始可以寫一部現實的作品，比方拿我們認識的鯉過而說，也是一個絕好的資料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感到有些難爲情，兩頰添上了一朵美的紅霞。

毓秀笑道：「不錯！我想將來終有那麼一個機會寫的。……」秋露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嫣然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寫得像大地的女兒那樣悲慘的結果。……」

毓秀對於她這一句話倒不禁爲之愕然，暗想：既然你叫我寫現實，我當然不能改變，但我倆友情的結果，是悲慘？抑是美滿？在事先又怎麼能夠料得到？但她所以這樣叮囑一句，也可見她用意的深刻了。這就笑道：「當然，我也希望能夠寫得美滿一些。……」

秋露回味他這一句話的意思，覺得他還有這一層萬一事實是悲慘，當然不能強把它寫成美滿的意思。她滿心充了悲思，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毓秀見她粉臉突然籠上了一層愁容，心裏好生奇怪。便悄悄的問道：「桑小姐！怎麼你嘆氣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？我覺得奇怪，心頭祇感到有股子鬱勃塞上來。」秋露眼眶子裏有些晶瑩瑩的，嘴角旁尚透露一絲淡淡的微笑。

毓秀覺得她的可憐，心頭也有些黯然。雖然很想顯明地說一句我愛你的話，然而這又怎麼說得出口？因此兩人呆坐椅上，却是默默地出了一回子神。最後，毓秀方才低低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我想你這一句祇要我們能夠實心眼兒相待的話，那是不錯的，能夠以實心眼兒待人，將來一定有美滿的結果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方才回過笑臉來。羞紅了臉兒，報報然的道：「我也這樣的想，

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以下雖然尚有許多的話，可是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。兩人相互的望了一眼，大家臉兒上都泛現了青春的紅暈，心裏的蕩漾正如春風吹動着水波那樣的柔和。

「鄭先生！我不打斷你的工作了，明天會吧！」秋露見懷裏的小玉有些不安靜了，於是她趁勢站起身子來，低低的說着。毓秀很想留她多坐一回兒，但喉管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塞住着，身子隨着站起，最後才說出一句道：「不要緊，再坐回兒罷！」秋露見他身子已經站起，口裏却這樣說着，那未免有些矛盾。不禁橫眸一笑道：「小玉吵了，明天來罷！」毓秀當然不好意思強留，遂含笑送她走出房門。

毓秀待秋露走後，把衣服去洗出了，晒舒齊了後。感到有些吃力，坐在桌旁休息一回。腦海裏不免又想着了秋露。覺得這位桑小姐對待我的情景，不但已達到了情人的階級，而且已給我盡了賢妻的職務。這樣癡情可愛的姑娘，真不知叫我如何報答她才好呢？……想到這裏，滿心是甜蜜無比，他忍不住獨個兒笑出聲音來。……

「鄭先生！……」毓秀正在喜歡地思忖，忽然有人走進房來，這麼地喊了一聲。毓秀回頭望去，原來是二房東王太太。雖然王太太是滿臉堆了笑，但毓秀心頭的跳躍，却比見了吃人的猛獸還害怕。他下等王太太再開口，便含笑說道：「王太太！你請坐，今天該是我付房金的日子了罷！」

王太太未說話之前，先來了一個無聲的笑。說道：「本來我也不上來拿的，因為我小阿囡要買雙皮鞋，所以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方才笑出些聲音來，表示很不好意思的神氣。

毓秀聽她這樣一說，兩頰漸漸地紅起來，咬唔了一回。說道：「王太太！這事情非常對不起你，今天我的稿費還沒有領來。……」王太太不待他說完，笑容就收沒了，淡淡的柳眉就緊鎖起來。明眸含了輕蔑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，很嚴肅的問道：「那麼幾時才可以把稿費領來？」

「再過三天，我一定可以付給你。……」毓秀感到王太太這副臉孔，實在太使自己難堪一些，他害怕得連說話都有些口吃了。然而毓秀胆怯的神情，瞧在王太太的眼裏，心頭更會激起一種鄙視。白了他一眼，追問道：「三天？準定可以付的嗎？」毓秀賠着笑，點頭道：「一定可以付給你，王太太！你別生氣，我終不會賴你的。」王太太聽他這樣說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住了人家的房子，可以賴房錢，上海地方可沒有這樣容易罷！鄭先生！憑良心說句話，一間後樓借你二十元房錢，是便宜還是貴的？黑心的二房東可多着，人家最少要租四十元哩！因為你老房客，我們當然不好意思十分增加租金，假使你付房金都要這麼拖三拖四的，那我情願給你一些搬場費，就請你喬遷了罷！」

毓秀的兩頰是紅得發燒，搓了搓手。說道：「到期付不出房金終是我的錯，一個人終晚

得好歹的，王太太租我便宜，我心裏是天天感激着。我想下一個月決不會再叫王太太親自勞駕來收了，我一定會送下來的。唉！這個年頭兒，窮人真沒有辦法，王太太心地很慈悲，我想你一定會原諒窮人苦衷的。」毓秀覺得在這個情形之下，是不得不運用委婉的口吻，來奉承她幾句。因為他明白王太太的心理，到底還是一個重情面的人。

果然王太太聽了毓秀這幾句近乎可憐的話，她有些表示同情起來。因為自己是個基督教的信徒，每天早晨起來讀聖經做禱告，每星期日上教會裏做禮拜，確實自己也認為是個慈悲的人。所以對於毓秀的話，齊巧說到自己的心眼兒裏去。不過爲了要避免自己催討房金是並非心惡的意思，所以她又平靜了臉容。很柔聲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要明白，就是爲了這個年頭兒米要貴到一百五十元一担。所以房金也不得不漲起來。房捐，電燈，自來水，那一樣不漲價？說句笑話，倒馬桶費，從前每個月祇有四百文，現在要漲到六角八角，你想，做二房東不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嗎？」

「王太太！你這話說得真不錯，做二房東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，尤其像王太太那樣慈悲心腸的好人，又不曾十分的苛刻三房客，所以自己本身更苦一些。我想好心有好報，聽說王先生的鴉片不是戒絕了嗎？還有小王先生近來舞場賭場也少跑了罷！這都是王太太的好心腸哪！」毓秀含了滿面的笑容，他終是祇管奉承着這位王太太。

王太太聽了這幾句話，在喜悅之中未免有些刺耳。因為王先生的鴉片不但沒有戒絕，而且應頭更深一些。至於斷命的不掙氣的兒子，職業不做，一天到晚在外面搭桌子開房間，這兩幢房子的收入，每月倒也有三四百元，然而却被丈夫的煙洞裏去並兒子的壳子裏去，這真是作孽哩！王太太這樣想着，她不願再和毓秀談下去。祇叮囑道：「鄭先生！那麼三天後，你一定要付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王太太！你放心吧！」毓秀很恭敬的送到門口，彎了彎腰肢，小心得彷彿對待一個晚娘一樣。

王太太在走下扶梯的時候，她還在回味毓秀說的「好心有好報的」這兩句話，不知道他真心的稱頌我呢？還是故意的諷刺我？因為照事實上說，我丈夫和兒子都沒有改過自新，那麼他的話不是譏笑我嗎？想到這裏，心中十分的憤氣。恨恨的罵道：「看看神氣活現，連二十元錢的房金都付不出，真是洋裝癩三！洋裝癩三！……」王太太似乎很生氣，下面還連罵了一句。不料這時候就有個很摩登的小姐，也從扶梯下走上來，笑盈盈的問道：「請問這位太太，樓上可住着一位鄭先生嗎？」

五 鈎心鬪角暗地贈銀

王太太正在萬分生氣的時候，忽然見一個這樣美麗華貴的少女向自己問鄭先生，一時倒呆了一呆。心中暗想，這個癩三在這兒住了一年多的日子，也從來不曾見有這樣華貴的女朋友來探望他過，這位小姐到底是他的誰呢？遂凝眸含顰的情聲兒問道：「樓上姓鄭的原有一個，但小姐找的鄭先生不知是做什麼事情的？」在王太太所以這樣問她的意思，就是肯定那小姐一定找錯了人家，因為姓鄭的也決不是他一個的。

不料那姑娘笑盈盈的答道：「他是寫稿的。」王太太聽了這話，竟沒有找錯，心裏不但奇怪，而且是很妬忌。表面上雖然點了點頭，把手向上一指。但口裏猶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房錢都付不出的癩三，想不到倒有這樣美麗的女朋友。」

那姑娘對於王太太這兩句話是聽得很清楚的，知道她就是二房東，覺得人心的勢利，不想可見，遂回頭去望了她一眼，祇見王太太已步下扶梯，走進後廂房裏去了。這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身子繼續向樓上走，因為忘記問鄭先生是住那一間房子，所以她就連喊了兩聲鄭先生！

毓秀送王太太走後，全身正感到輕鬆了許多。忽聽有女子清脆的口吻在叫自己，心裏暗想，是誰來找我？於是很快的步出後樓來。祇見亭子間門口站着一個年輕的姑娘，手挽一件白嗶嘰的大衣，正在四下張望。毓秀想不到毓珠此刻會來，一時不免感到意外的驚喜。忙招

手笑道：「章小姐！在這兒，在這兒。……」

毓珠見了毓秀，樂得眉飛色舞，烏圓眸珠一轉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怎不到我家裏來玩呀？」隨了這兩句話，毓珠的身子已走到了毓秀的身旁。毓秀因為她太華貴，自己更顯得寒酸。但又不能不招待她進房，祇好硬着頭皮，把手向後樓房門口一擺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請裏面坐，地方小得像鴿籠，你別見笑。」說着，兩人一前一後的已跨進了臥房。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回睇返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就不把我當作朋友看待了。上海地方，房金多麼貴，誰家都不是這樣子的。一個人住這麼一間房子，我還以為是幸福的。」

毓秀聽她這一種論調，因為她本身是個住洋房的小姐，心裏不免感到佩服。望着她笑了笑，上前把她的大衣接過了。說道：「那麼你請坐回兒。」

待毓秀給她掛好大衣，回身過來的時候，祇見毓珠已坐在寫字檯的旁邊了。於是又拿熱水瓶倒了一盃開水，放到她的面前。毓珠並不和他客氣，伸手接過了，秋波在他臉上掠了一瞥。笑道：「我怕鄭先生出去了，誰知却在家裏，那終算很湊巧。……」從她這兩句話中，可以瞧出她內心是感到十分的得意。

「我原說不常出外的，不過我却想不到章小姐這時候會來。」毓秀所以說這兩句話，他

是在慶幸房東討取租金一幕醜態沒有給她發現。不料聽到毓珠的耳裏，心中未免有些狐疑，因為在他這一句話中至少是含有一層意思的。不覺睇他一眼，又嗔意又玩笑的說道：「怎麼啦？我這時候不能來的嗎？是不是你有些討厭我？」

毓秀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兩句話來，覺得章小姐豪爽的性情，終是不會改的，一時兩頰微紅起來。忙笑道：「那有這種意思？我歡迎還來不及哩！」

毓珠對於他這分兒羞人答答的意態，倒又不禁爲之嫣然失笑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？你沒有在寫稿嗎？」這句問話是根據桌上沒有放着寫稿紙。毓秀當然不能否認，點了點頭。笑道：「上午寫過了，下午休息一回兒。」

毓珠頻頻點頭道：「每天寫四五千字也差不多，我倒贊成你多休息。」毓珠說着，秋波脈脈含情的望了他一眼。毓秀回味這兩句話，宛然是秋露的口吻，心裏當然同樣的很感激。說道：「你這話很不錯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以下沒有什麼話好接下去，因此停了停，却報之以微笑。

毓珠這時候芳心在暗自思忖，房東太太說他付不出房金，這樣看來，鄭先生的經濟顯然是十分的急迫。雖然我有資助他的意思，不過這個意思是很難說上去，因為鄭先生是個要面子的人，我若說得不恰當，他一定要很不好意思的。毓珠心裏就有了這一層考慮，自不免昂

着粉臉兒出了一回子神。

毓秀見她微抬了粉頰兒，兩眼祇管望着竹竿上那件襯衫出神。因為原是心虛的，所以又誤會毓珠一定在笑我連襯衫都自己洗的。毓秀這樣一想，覺得在一個貴族小姐的面前，自己委實是太寒酸了一些。全身一陣熱脹，兩頰會發燒那樣的紅起來。屁股下彷彿有針兒在刺一樣的難受，簡直有些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的情景了。爲了要竭力避免自己的難爲情，他又不得不顯出洒脱的態度。搭訕着道：「章小姐！你是剛從學校裏出來的嗎？」

毓珠這才從沈思中驚覺過知覺來，回眸瞟他一眼。點頭笑道：「我已回家中去過了，鄭先生！我想和你一同到外面去散一回步，不知你心裏高興嗎？」毓珠烏圓的眸珠，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，她在慢慢地設計想達到幫助他的目的。

毓秀對於毓珠這個意思，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因為他自己也感覺到房中的空氣是太寒酸一些，若和一位有錢人家的小姐相對坐着，真是愈坐愈苦悶的事。遂很快的站起身子，點頭笑道：「章小姐有興趣的話，我當然奉陪。」說着話，已走到衣掛旁邊來。自己先披了西服上褂，然後把她的大衣取下，親自提了衣領，意思當然是給她穿上了。

毓珠站起身子，笑盈盈的向他點了點頭，說聲勞你的駕，便伸張臂兒，就在他手上穿了大衣。一面在桌上拿了黑漆皮匣，一面便和毓秀並肩出了房門，隨手關上，遂匆匆的步到樓

下去了。

兩人在步到客堂的時候，齊巧遇到房東王太太。她見毓秀居然和這位美麗的小姐走出去，因為心裏氣着他，存心欲出出他的醜，遂走了上來。向毓秀笑道：「鄭先生！那麼三天後，你房金一定要付給我的，再挨是不可以的了。」

毓秀被她這麼一說，兩頰直羞得緋紅，真有些兒哭笑不得的了。幸而毓珠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她很快的先步出大門去了。毓秀既不好意思怪王太太不該說這幾句話，也祇好向她連說了兩聲曉得，便匆匆的跟着走出。毓珠聽後面脚步声，當然明白他趕上來了，遂走慢了兩步，待毓秀挨到身旁，方才回眸瞟他一眼。含笑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想和你瞧一場『血染河山』的影片，這片子是含有刺激性的，我們青年瞧了，不但無損，而且有益，不知你允許我瞧嗎？」

毓秀心中是懷了鬼胎，但毓珠是絕對並不提及房東索取房金的事。她想出看影戲的事，來解去毓秀羞慚的心理。毓秀對於她這一片苦心，當然是很瞭解的。從這一點看來，章小姐確實是沒有貧富的觀念。這樣一個有思想的姑娘，在毓秀的心裏是多麼的感動啊！他聽毓珠那種懇求的口吻，真使他感到深深的慚愧。竭力鎮靜了自然的態度，微笑道：「章小姐這是什麼話？我如何敢不允許你瞧影戲？祇不過我想恐怕時間趕不及吧！」毓秀因為自己袋

內祇有一元二角錢，買一張票子還不夠，若叫章小姐請客吧！那究竟太不好意思，所以急中生智，又不得不這樣的推託着。

「不會趕不及的，現在還祇有五點鐘，大光明五點半開映，此刻坐車子去，齊巧剛好的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把手腕擦上來，瞧了瞧長方白金的手錶，又笑盈盈的說着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怎好意思再說不去的話呢？但心裏實在非常的不安，本來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來熱烈地愛自己，這是一件多麼快樂興奮的事，但毓秀的感覺完全是相反的，他內心祇感到無限的痛苦，然而這痛苦連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兩人走出天同里，門口便是無軌電車站。不多一回，電車來了。兩人一同跳上，毓秀見祇有一個座位，遂給她坐下，自己站在她的面前。毓珠已開了皮匣，抬頭望着毓秀的臉兒。說道：「先買到大世界，然後換票到新世界，是不是？」

毓秀點頭道：「是的，角子我有着。」毓珠瞅他一眼，嬌媚地笑道：「你有着，難道我這兒不是嗎？鄭先生！我最怕的是客套，以後你還是別客氣。」說時，賣票的齊巧走過來，毓珠這就搶着買了。毓秀知道她這兩句話中，至少是含有些兒作用的，於是也就不客氣了。車到大世界，乘客都跳下了。車廂空了許多，毓秀這就在她身旁坐下來。不多一回，從大世界跳上的乘客又把車廂擠足了。因為人多的緣故，兩人的身子是偎得緊緊的，車子開的

時候，從窗外流動進來的春風，吹送到毓秀的鼻管，祇覺一陣一陣的處女底幽香，從毓珠的身上發散出來。偶然回眸望去，見毓珠的頸項真是白嫩得可愛，因為衣服領圍製得時式的緣故，更顯得美麗非凡，便毓珠的心裏真不免有些想入非非起來了。

到了新世界，兩人跳下來。從新世界走到大光明，是不消五分鐘的時間。祇見大光明的門口，男男女女，真是擁擠得不得了。毓秀心裏正在擔心我用不用假意的搶着要買票的神氣呢？不料忽然瞥眼瞧見正中放着一塊牌子，寫着上下客滿四個大字。毓秀心裏這一喜歡全身頓時會感到輕鬆了許多。忍不住笑道：「上下客滿，真的彷彿瞧戲是不用出錢哩！」

毓珠心裏的感覺却完全和毓秀相反，她舉了柳眉，心裏真懊惱得不得了。頓足說道：「不是放假日子，想不到也會有這樣的好生意。」

「也許是因為這張片子號召力的偉大，因為廣告在半個月前就登着哩！既然客滿，反正我們也並非一定要瞧的，就到別處去玩一回吧！」毓秀從弄口跳上電車，一直到大光明門口為止，他的心裏，彷彿有一塊大石重重的鎮壓着一樣的不安。直待瞧到上下客滿四個字後，那真好像心中是落了一塊大石。此刻瞧着毓珠撅着小嘴兒生氣的樣子，倒反而忍不住啞的笑出來了。

毓珠聽他說到別處玩去，便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脈脈含情的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再預備

上那兒玩去？鄭先生！你說。」毓秀道：「我們趁一路公共汽車，還是到兆豐公園去玩玩好不好？」毓秀想的總是竭力節省經濟辦法。

但毓珠聽了，却搔了搔頭，並不贊成到公園裏去。笑道：「此刻已五點二十分了，到公園裏天色也要夜了。我想還是到金門茶室去吃些點心，離這兒很近呢！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覺得很不錯，自己一心想節省經濟辦法，可是却不曾顧慮到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，這豈不是笑話嗎？這樣一想，那兩頰會一層一層的通紅起來。

毓珠聽他並不說話，便望他一眼。問道：「爲什麼不說話？你不高興嗎？」毓秀忙笑道：「不！我想金門茶室是雪園的舊址，自從改裝了以後，倒還不曾去過。」毓珠笑道：「既不曾去過，那是更應該去一次了。」

毓秀點了點頭，於是兩人並着肩兒，慢慢地向東坡了過去。靜悄悄的，彼此都沒有說話。毓秀偶然低頭向地下望去，祇見毓珠脚上的皮鞋已換過一雙了。這種式樣的皮鞋，在惠羅公司櫥窗裏曾經瞧見過，記得標價是一百二十元。那雙絲襪也是薄得像裸着足一樣，怪可愛的，大概至少也得化三十元錢一雙。以毓珠一雙脚的代價計算，已經要化到一百五十元之鉅，那更何論其他部分的服裝。章小姐雖然是很真心的愛着我，然而叫我怎樣來能力養活她呢？想到這裏，自不免黯然神傷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毓珠雖然是默默地走，但她却很注意毓秀的態度，忽然她靈敏的感覺，發現毓秀又在嘆氣了。這嘆氣的原因，在毓珠心中是祇曉得他爲了生計逼迫的緣故，然而她却沒有想到毓秀還有這一層意思的。爲了要解除他心頭的煩悶，她祇得又含了滿面的笑容。向毓秀搭訕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對於一切的事情，成功與失敗，是不是相信命運兩字的？」

毓秀忽然聽她問出這個話來，心裏自然感到有些意外的，不免望了她一眼。笑道：「事情的成敗，一大半固然靠本身的努力，一小半對於命運兩字，我倒也認爲大有道理。比方伍廷芳和伊藤博文兩人，同是日本的留學生，以才幹學識而論，伍廷芳未必輸於伊藤博文。然而伊藤博文終於做了日本的首相，伍廷芳呢？却没有得到國家的信用。這難道說伍廷芳的才幹學識不及嗎？那當然誰也不相信。這樣看來，還不是要歸至於命運論去嗎？所以我說時勢造英雄這一句話是再對也沒有的了。」

毓珠聽他說出這一篇話來，當然明白他是有感而發的。遂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說道：「可見世界上埋沒英雄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多少呢？不過我想一個年青的人，總也不見得失意到底的，祇要有堅忍心，有刻苦的精神，將來總有偉大的前途。譬如像漢韓信而說吧！他曾窮得連一碗飯都沒有吃，但他到底並不灰心，並不氣餒，結果登台點將，終於做了大元帥。你想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？」說到這裏，秋波脈脈地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向毓秀臉

兒很溫和的凝望着。

毓秀當然明白她是繞了圈子在安慰自己，心裏非常感激，點了點頭，正欲再說句什麼話，却也到了金門茶室的門口，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的踱了進去。

侍者招待兩人到一個坐桌上坐下，問喝什麼茶？毓珠道：「我喝紅茶，鄭先生呢？」毓秀道：「拿一盃紅茶，一盃菊花茶好了。」侍者答應，便匆匆下去。一回，就把紅茶和菊花茶奉上。毓秀見金門茶室吃點心的辦法，和大東茶室一樣，都由女侍者手托了盤子，裏面放着點心，向每個桌子循環的走着。客人假使要吃什麼，便可呼之叫她放下什麼點心，這樣是非常的隨意和自由，用不到拿紙兒點寫或者吩咐的了。

這時有個女侍者手拿一盤燒肉飽走過來，毓珠遂叫她放下兩客。見盤上尚有式樣不同的飽子，毓珠望她一眼。問道：「這可是甜的嗎？」女侍者含笑點了點頭，毓珠遂叫她放下兩客。回眸向毓秀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吃些罷！」

毓秀知道這一吃，化費十幾元錢那是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。不過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何必顯出侷促不安的神氣，這不是叫人疑心我是個曲死嗎？這樣想着，遂又顯出很洒脫的態度，握起筷子，把桌上那張白紙兒擦了擦，便吃了一隻燒肉飽。

毓珠臉兒生得美麗，連吃東西的姿態都感到可愛。她微開了小嘴兒，露出一排玉潔的牙

齒，咬了一口飽子。忽然她又想到一件什麼似的，把秋波睜了過來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瞧這兒幾個茶花倒是怪美麗的，無怪生意很不錯。」

毓秀見她挺愛說笑話的，不知是不是因為自己顯出憂愁的樣子，所以她要引逗我的高興嗎？覺得章小姐對待我的一片深情，確實也不下於章小姐的。爲了自己要表示原沒有什麼憂愁，遂也說笑話道：「其實女侍者雇用得美麗，那是茶室主人失算的。對於營業上非但沒有幫助，恐怕還要大受影響呢！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聽不懂，你倒給我說出一個道理來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瞅住了他的臉兒，忍不住奇怪地發問。

毓秀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那理由是很簡單的，古人有句話，『秀色可餐。』那麼以這四個字而說，一般吃客瞧了美麗的茶花，秀色都已吃飽，還能吃得了點心嗎？這樣大家都不吃點心。祇餐秀色，茶室主人還不大受影響嗎？」

毓珠聽他這樣新鮮的解釋，白了他一眼，忍不住捫着嘴兒吃吃地笑起來。好一回兒，她才拿手帕拭了一下眼皮。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，笑道：「這就虧你想得出的？」毓秀自己也好笑起來。

毓珠把手抬到後腦去撚了撚髮髻的長髮，握了玻璃盃，又微微地喝着。毓秀見她今天穿

的是件黃綠色條子花呢的旗袍，頸項的衣紐上還別了一顆珠寶石的別針，真是鮮豔奪目，秀麗非凡。毓珠見他目不轉睛的呆望自己出神，便放下茶盃，握了筷子向碟子內點了點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吃呀！別冷了，你難道也飽餐了秀色不成？」說到這裏，猛可想着他是望着自己出神呢！一時真難爲情得了不得，頰上本來塗了一團團胭脂的，這就更紅暈得好看了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也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微微一笑，遂也握了筷子，自管吃飽子了。兩人靜靜的吃着，毓珠的芳心是非常的愉快，然而毓秀的內心却仍是十分的憂鬱。他在想三天後的房金，又到那兒去設法？此刻是在做少爺，回去還不是做難民？那麼這眼前的享受，是並不感到一些兒的愉快，祇覺得無限的痛苦。固然不理會自己究竟是置身在什麼地方？連吃到嘴裏去的燒肉飽子，也體會不出到底是怎麼樣的美味呢？他覺得毓珠會看中一個窮少年作朋友，那簡直是瞎了眼睛。……唉！想到這裏，他胸口一股子鬱氣，不會由自主的塞上來。

毓珠見他又在嘆氣了，這倒給自己一個說話的好機會。遂微抬了粉臉兒，向他望了一眼。低低的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我瞧你今天似乎總有些不快樂的神氣，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呢？」

毓秀心中別別一跳，連忙又堆起笑容來。搖頭道：「我沒有什麼不快樂，也許你的心理

作用。」毓珠瞅他一眼，微鼓了小腮子。說道：「我爲什麼要疑心你不快樂？我覺得我的感覺，完全是事實，決不是心理作用的。鄭先生！你假使認我是一個朋友的話，你應該告訴我，是不是？」

毓秀心裏暗想，剛纔客堂裏房東向我索取房金的一回事，她到底有聽見了沒有？假使她聽見的，當然明白我憂愁的原因，難道說沒有理會嗎？這是決不會這樣呆木的。明知故問，叫我怎麼好意思告訴你呢？因此依舊搖頭笑道：「真的沒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，叫我打從那兒來告訴你？」

毓珠聽他一味的否認，這就難了。假使我一定要追問他，他當然決意不肯告訴，而且人家本身既說並不高興，而我一定說他不快樂，這算什麼意思？假使我直截的問他經濟困迫吧！這似乎太唐突一些，究竟也不是一個辦法。毓珠在這樣左右爲難的情形之下，她一顆芳心真焦急得了不得，兩頰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

毓秀見她緋紅了兩頰，緊蹙了眉尖，彷彿在作沈思的樣子，心裏倒反而感到有趣。暗想，她這是爲什麼？難道因我不肯告訴，使她生氣了嗎？還搭訕着道：「章小姐！近來學校裏忙不忙？」

毓珠聽他竭力把話鋒轉變着，可見他是個多麼志高氣傲的少年，一顆芳心，愈加佩服，

在佩服之中，更產生了愛的成分。秋波含了哀怨的目光，向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點頭道：「說忙也不忙，說空也不空，總是那麼刻板式的生活。鄭先生！我們就在這兒叫幾隻菜喝些兒酒好嗎？」

「酒我不會喝，章小姐要喝的話，就祇願喝些兒是了。」毓秀望她一眼，很低的回答。毓珠笑道：「稍許喝些兒要什麼緊，我們喊他們拿兩瓶強身露吧！」說着，向侍者要了一張白紙，便點了幾隻冷盆和熱炒，並兩瓶強身露，吩咐侍者拿去。

約摸一刻鐘後，侍者把酒菜都端上來，祇有熱炒還沒有送上。毓珠把強身露倒了兩玻璃盃，一盃送到毓秀的面前。笑道：「強身露和葡萄酒一樣的和善，這是喝不醉的。」毓秀道：「不過我喝葡萄酒也會醉的，這一盃還太多一些。」毓珠已喝了一口，把筷子指了指盆內的燒雞，說道：「喝不完就剩着吧！」

毓秀覺得章小姐的豪爽大方，這似乎更襯自己的寒酸侷促。強身露還沒有沾唇，他的臉兒已是血紅了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毓秀倒反而像個羞人答答的姑娘了。

待熱炒送來，毓珠的兩頰已喝得海棠花那樣的鮮美了。因為臉兒紅的緣故，所以更襯眸珠的烏黑，雪齒的潔白。瞧章小姐的酒量，也未必好。似乎她今天這樣的大喝，還有些存心這樣子的神氣。一時心裏未免感到有些奇怪，難道她是生氣我嗎？因此望着她嬌靨，笑道：

「章小姐！你的臉已很紅了，我想別喝了。」毓珠秋波一轉，笑道：「真嗎？那麼我們就吃飯。……」毓秀點點頭，於是吩咐侍者拿飯。在送上飯的時候，方才把那盅鳳爪湯也送上來了。

吃飯畢，毓珠叫侍者開上賬單，見二十八元五角。毓秀暗吃一驚，想不到一個多月的房金吃去了。因為自己身邊根本沒有錢，也就用不到作虛偽的舉動，所以老實不客氣的瞧着毓珠付了三十元錢，叫他們不用找了，並吩咐代為喊一輛汽車。一面又向毓秀斜乜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我真有些醉了，非坐汽車回去不可，鄭先生！你送送我好嗎？」毓秀聽了，那裏還有一個不好之理，當然是含笑點頭。

一回，汽車來了。兩人一同走出金門茶室，毓秀見她緊偎了自己，走路的姿勢有些歪歪斜斜的，顯然真的有些醉了。在這情景之下，是不得不扶她跳上汽車，吩咐車夫先開到靜安寺路去。在車廂裏，毓珠的嬌軀可說是整個的靠在他懷裏。毓秀因為她微閉星眸，醉態可人，自然不忍拒絕，也祇好讓她靜靜的躺一回。汽車到靜安寺路，毓珠叫車夫停下，很快的付去車資，開了車廂，便和毓秀一點頭，匆匆的跳下去了。毓秀見她這神情，又覺得很清楚，心裏有些奇怪，但也不加以思索，叫車夫又開到南洋橋天同坊。當毓秀伸手摸到西服袋內去的時候，不料却已多了一疊厚厚的鈔票了。

六 鄙她父何忍抹她愛

毓秀在汽車掉頭的時候，他在感覺章小姐的醉意很有些神秘。因為她假使真的醉了，當然不會再顧到汽車是已開到靜安寺路了。現在她外表面的神情似乎醉得很利害，而內心依然很清楚，這不是令人感到希奇嗎？就在這沈思之間，毓秀的感覺，自己袋內彷彿高起了一塊，連忙伸手去摸，却是一疊厚厚的鈔票。心裏這一驚奇，頓時呆呆地怔住了。

經過三分鐘的發怔，他內心開始猛可的恍然了。於是他才明白毓珠所以要這樣的大喝，是爲了可以到醉的地步。既然醉了，便可以叫我同車伴送回家。因爲借了酒醉的名義，她纔能不避嫌疑的倒入我的懷裏。這樣她在我防到之間，達到了她要接濟我金錢的目的。唉！這樣看起來，章小姐待我一番深情，真是用心良苦。毓秀想到這裏，因爲是過分的感動，不免滴下一滴眼淚來。

這夜毓秀坐在寫字樓旁，點着那一疊鈔票，齊巧是一百元錢。覺得天下竟有這樣的好人，那真可說是難得極了。不過我受了這一百元錢，當然心裏是很不安的。雖然她是因爲怕我羞慚，所以用這一種方法來接濟我，但我豈可以也能不聲不响的老實拿着嗎？那麼明天章小姐來的時候，我是應該向她說明，假使她情願接濟我，我算問她借一百元錢，這也是一個

道理。

毓秀想定主意，便把一百元鈔票依然好好的放入抽屜，預備明天章小姐來，和她說明這一件事，願意出一張借據給她。不料次日毓珠却没有來，再過一天仍舊不見她到來。毓秀心裏好生奇怪，這她的心裏究竟是什麼意思？難道生恐我和她說起這一件事，所以她避着我嗎？這章小姐也未免太有趣了，不過在自己的存心，章小姐若一天不來，我總不能把這一百元錢用它一絲半毫的，要她承認的確是借給我，那麼我用着也心安。

在毓秀的心裏是想得好好的，不料過了三天，毓珠沒有來，這位房東王太太却鐵青了臉孔又走上來。她一見到毓秀，便送過來一個白眼。惡狠狠的道：「三天到啦！你不是叫我不用自己上來嗎？怎麼直到下午三點多了，還不送下來？你難道稿費還沒有領來嗎？鄭先生！一個人不能這樣的無賴，交結女朋友的錢有的，付房錢的錢沒有，這算什麼道理？你不要欺我老實，哼！你若，……」

毓秀覺得王太太這副兇相實在太難看了，在這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他是沒有了辦法，立刻走到抽屜旁邊，取出那疊鈔票，向王太太搖了搖手。說道：「別鬧別鬧！王太太！你太性急一些兒了，再遲一刻，我自己的確也要下樓來付給你了。」

王太太忽然瞧他取出這麼一疊鈔票來，方才把一臉的怒容消失了。轉着眼睛，這回却是

送給他一個媚眼。微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能怪我催索得緊呀！因為明天我們是要付大房錢了，唉！一個人真不知一個人的苦楚。」

「我決不怪王太太的，當然，王太太也有苦處的。這兒是二十元錢，請你點一點吧！」毓秀數了二十元錢，交到王太太的手裏去。

「這也不用點的，難道會錯的嗎？鄭先生！那天這位小姐是你的誰呀？真生得美麗極了，我想鄭先生是可以給我們吃喜酒的了。」王太太笑盈盈的接過鈔票，兩眼祇顧望着他手中剩餘的鈔票上去。毓秀望着她媒婆式的笑臉，倒也忍不住笑起來。王太太見他不答什麼，方才大功告成的走下去了。

毓秀在她跨出房門的時候，這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觸。一天兩天的過去，毓秀天天等章小姐來，可是章小姐却從此不來了，因此毓秀等待章小姐來的心也就慢慢地淡下來。

這天是星期六的下午，毓秀坐在寫字檯旁，正在埋首疾書。忽聽一陣革履聲，接着就見章小姐笑盈盈的走進來了。毓秀因為是沒有防到，所以感覺意外的驚喜。立刻離座迎着，給她拿下大衣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那晚你醉得很利害吧！」

毓秀沒有回答，微紅了兩頰，却是抿着嘴兒嗤嗤的笑。一回，又走到寫字檯旁，瞧了瞧

他寫着的稿紙，回眸又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鄭先生寫的稿紙真清潔，難道一些不塗改嗎？叫人佩服佩服。」

毓秀照例給她倒了一盃白開水，然後挨到她的身旁，明眸在她嬌靨上脈脈地凝望着。低聲的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人我覺得不應該，怎麼不聲不响的竟在我袋內放着一百元錢呢？當時我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後來再三思忖，方才知道是章小姐給我藏在袋裏的。」

毓珠對於他要向自己說明的，這是早在意料之中。於是假裝很驚異的神情，向他望了一眼。搖頭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說的什麼話？我怎麼聽不懂呢？」

毓秀對於毓珠會假裝含糊的態度，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望着她粉臉兒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毓珠覺得自己若不承認，那也不是道理。於是秋波送給了他一瞥多情的目光，露齒嫣然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已經是過去一星期的事情了，我們還談它作什麼？鄭先生！今天我又要來打斷你的工作了，不知你心裏討厭我嗎？」毓珠是竭力把話兒扯了開去。

但毓秀是不肯隨着她裝含糊的，搔了搔頭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我覺得這事情不妥當，無緣無故的我怎麼好意思拿你一百元錢？」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把身子也假近了他一些。微抬了粉臉兒，望着他很柔和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以為朋友祇要結交得知己，對於金錢兩字，可以不必看得太重，假使我以後有什麼

困難的話，那麼你難道就不應該幫助我了嗎？」

毓珠這幾句話聽到毓秀的耳裏，自然是感到心頭。情不自禁的把她纖手握住了，覺得柔軟得可愛。遂也很懇切的道：「不是那樣說的，章小姐！我在你的面前，當然也不用假裝虛偽了。確實，我的環境是非常惡劣，承蒙章小姐熱心見愛，慷慨接濟我的金錢，這我當然感激萬分。不過什麼事情總有一個名目，現在這一百元錢，就算章小姐借給我，那麼日後我有錢，一定照數歸還，這樣子我實在已經不勝感謝的了。」

「唉！你又何必一定要這樣聲明，日後你假使飛煌騰達了，那麼你不是也可以給我一些錢用嗎？」毓珠對於他這兩句話，是並不感到喜悅，她祇覺得十分的怨恨。把身子完全靠到他的胸前去，轉着烏圓的眸珠，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

毓秀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因為章小姐的話是再顯明也沒有了。她對待我的態度，完全已像丈夫一樣的了。在她意思，就是她的錢等於我的，我的錢也等於她的，唉！她不是認為我已和她成功一體了嗎？想到這裏，真是感無可感，眼皮兒一紅，幾乎要淌下淚水來。

毓珠見他這一種神情，心裏當然是得到無上的安慰。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鮮紅潤潤的嘴唇皮子，望着他憨笑了一回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？……」問到這裏，又覺得太難爲情了，因此垂下了粉頰，又不禁爲之赧赧然起來。

「我明白，我當然明白，但章小姐待我太好了，我覺得十分的慚愧。」毓秀又聽她這樣說，他心裏彷彿塗上了一層蜜，緊緊地握着她的纖手，溫和地又說出了這幾句話。

「我覺得你一些也不慚愧，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，我心裏感到難受。……」毓珠這才又抬起紅暈的臉，秋波含了無限底情意，脈脈地向他逗了那麼一瞥。毓秀因爲是感動得太利害，眼角旁終於展露了晶瑩的一顆。毓珠明白他是因爲感激自己的意思，眉毛兒一揚，烏圓的眸珠，在細長的睫毛裏轉了轉。嫣然笑道：「這麼好的天氣，你是應該出去散散心的，鄭先生！我們走罷！」毓珠說到這裏，她便走到衣鈎旁去，把他的上褂取下，提了衣領。向他抿嘴笑道：「我給你穿罷！」

這宛然是賢妻的口吻，毓秀的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但是他覺得太不好意思了，遂伸手來接。笑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却撅了撅小嘴，很不樂意似的逗給他一個嬌嗔。說道：「那天你給我穿大衣，我就敢當了。」

毓秀瞧她生氣的模樣，倒是撲哧的一聲笑了。說道：「你到我家裏來，我招待你，那是我的職分。現在叫客人給主人穿衣服，這成什麼意思呢？」毓珠被他這麼一說，臉兒也紅起來，於是手裏拿着的上褂，也就給毓秀接過去了。

毓秀穿上西服，一面在床上拿起她的大衣，提了衣領，也向她微笑。不料毓珠很快的搶

了過去，自行穿上，也連說了兩聲不敢當。毓秀睇她這意態竟是很生氣的樣子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怎麼啦？你惱嗎？」

「愛！當然惱你，誰叫你老喜歡戴假面具的客氣。」毓珠鼓着小腮子，恨恨的白了他一眼，但却又忍不住笑出來。毓秀覺得她的可人極了，便彎了彎腰。笑道：「以後就不再和你客氣，那總好了。」這話帶有些兒央求的口吻，毓珠覺得自己是勝利的，這就又啞啞的笑出聲音來。

這天兩人在大光明瞧了影戲，出來在咖啡館吃了一些點心，方才分手回家。毓秀走在歸家的途上，想着自己是個窮得生活也難以維持的人，現在居然還要享受這種貴族化的「看」和「吃」，這確實是太惶恐了一些。想到這裏，彷彿有人在耳邊說道：「你又不是拆白黨，怎麼在一個姑娘身上沾光呢？」

毓秀腦海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他全身會暴躁起來，覺得自己真的太慚愧一些了。雖然這並非是我去勾引她，但自己總感到極度的不安。黯然神喪的回到家裏，在走到亭子間門口的時候，見樓上匆匆走下一個姑娘來。毓秀定睛一瞧，不禁嘆了一聲。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來望我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？鄭先生在外面嗎？」秋露心裏正在感到失望，今見毓秀回來，她眉毛一揚，

頰上的笑渦兒又揪了起來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回來了，桑小姐！來房內坐一回兒罷！」於是兩人又走到樓上，毓秀開門進內，脫了上褂。回頭見秋露手裏拿了一本書，正是前星期送給她的那本萬里長風。便問道：「這書拿來作什麼？」

「我看完了，拿來還給你。」秋露走到桌旁，把書放下，手摸着桌沿，秋波盈盈的瞷他一眼。毓秀聽了，很奇怪的道：「還我？我不是說送給你了嗎？」秋露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知道，母親因為我上次買了一本書，被她已經罵了一頓，說這個年頭兒，飯也沒有吃，還有閒錢買書看哩？那天她見我又拿去這本書，她以為又是我買的，我說向阿姨借來看的，看好了要去還她，母親這才不說了。你想，我家裏藏不了這書，還是仍舊放在你這兒罷！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兩頰添了一團團紅暈，却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毓秀聽了這些話，心裏自然很感觸，不免跟着嘆了一聲。但忽然又笑道：「桑小姐！那麼你不會說是阿姨送你的嗎？」秋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阿姨送給我，母親會不相信的。反正放在你這兒也一樣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這話有些不對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怎麼能夠說一樣呢？秋露經過這樣一想，連耳根子也紅起來了。但猶竭力鎮靜了態度，烏圓眸珠一轉。

笑道：「鄭先生今日有衣服給我洗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問，不禁嘆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又不是洗衣服店裏的人，我怎麼好意思常常叫你洗衣服？我心裏能夠安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我願意給你洗，你幹麼要不安？再說往後日子長哩！也許我有什麼事情煩你幫助的時候，你難道不肯嗎？」秋露把身子忸怩了一下，明眸含了有些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

「不過今天委實沒有換什麼衣服，桑小姐！今天小玉沒抱來嗎？」毓秀搖了搖頭，心裏有些感動。秋露點頭道：「小玉睡着呢！鄭先生在那兒玩？」秋露因為人家既沒有換過襯衣服，當然不好意思硬要給人家洗衣服，於是把話鋒又轉變了。

「在公園裏散一回步。……」毓秀口中雖然這樣回答，心裏是感到十分的羞慚，臉兒有些發紅。但接着又很快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請坐呀！反正小玉沒帶來，你就好好兒談一回去罷！」

秋露對於他這一句「好好兒談一回去罷」的話中猜測，似乎其中還含有一層意思的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一撩眼皮，掀着酒渦兒嬌媚地笑了笑，真的身子在桌旁坐下來。

毓秀在她坐下的時候，發現她頭上梳了兩條辮子，從鬢上直彎到後腦上去。彷彿祇有十五六歲小姑娘似的，臉蛋兒更襯得令人可愛。遂也步到桌旁坐下，望了她一眼。笑道：「桑

小姐！你梳了辮子，就像孩子似的。……」

「本來我們不還是個孩子嗎？……」秋露聽他這樣說，臉兒更嬌紅一些，繞過媚意的俏眼兒瞟他一下，很羞澀地笑起來。毓秀覺得秋露帶有些村姑的風味，樸素，純潔，天真。和毓珠相較，另有一種嫵媚的風韻。點頭笑道：「這話正是，沒有結過婚，總還是個小孩子。桑小姐！這辮子自己梳的嗎？」

「不！是嫂嫂給我梳的。我曉得，一定怪不好看的，對不？」秋露聽他祇管在辮子上說話，心裏便起了誤會。其實毓秀覺得沒有什麼正經事可談，無非閒談着解一回悶罷了。今聽秋露這樣說，便忙笑道：「你別誤會，我覺得是怪可愛的，……」毓秀原是說怪好看的，不知怎的？竟誤說了怪可愛的。待要縮住，已經來不及。果然，秋露聽了，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

這嬌嗔在毓秀眼裏瞧來，是嫵媚到了極點，同時也可愛到了極點，一時心裏不住地蕩漾，忍不住啞啞的笑起來。秋露被他這麼一笑，如何還忍熬得住？那玫瑰花兒般的頰上，連個傾人的笑渦兒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。

「鄭先生！我走了，小玉醒來要哭的。……」秋露被他笑得十分難為情，覺得老坐着沒有事也沒意思，遂站起身子，向他點了點頭。毓秀聽她這話宛然是做壞的口吻，這就嘆的一

笑。秋露見他笑得奇怪，遂瞞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我笑你好像是小玉的媽似的。……」毓秀聽她問着，也就情不自禁的說了出來。秋露恨恨的啐他一口，哧的一聲，身子早已逃出房外去了。

這晚毓秀躺在床上，那裏合得上眼？想着毓珠待我的情分，真可說是海無其深，天無其高。然而秋露待我的情分，和毓珠相較，又何嘗分得出厚薄呢？唉！我確實是太幸福了，想不到在這天涯落魄的境況下，竟有這麼兩個美豔的姑娘來愛上我，這不是做夢也想不到嗎？秋露給我洗衣服，處處舉動，沒有不顯出做賢妻的樣子。她說祇要彼此實心眼兒相待，也就了。這兩句話，不是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嗎？那麼我當然拋不了她，而且也不忍心拋她。因為她是一個同情我身世的姑娘，我怎麼能使一個愛我的姑娘而陷害她到悲哀的境地裏去呢？況且我也的確是愛她的，唉！秋露到底太使我感動了。

不過對於毓珠的一片癡情，我又怎麼能夠忘記她呢？我和她雖然是萍水相逢，然而她對我的印象，却已有相當的認識了。所以她一知道我是鄭毓秀，她立刻就對我表示無限的好感。她這热情的爆發，決不能和普通浪漫姑娘同日而語的。我相信她的熱情，是完全灑在我的身上，因為她認定我是她理想中的情人，甚至於丈夫，所以纔這樣赤裸裸的對待我，這叫我又如何能夠忘得了她？唉！毓珠究竟也太使我感動了。

毓秀躺在床上，想着秋露的好處，覺得是難以忘記。想着毓珠的好處，也是不忍忘却。想到後來，實在一個都拋不得。毓秀感到太幸福了，心頭開始也會有些痛苦起來。耳鼓裏聽到廂房中的無線電是開得怪响的，前樓打牌的聲音又這樣的嘈雜，這使毓秀更加的失眠了。

還是起來寫一回小說吧！毓秀心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於是匆匆披衣起來。坐到寫字檯旁，把稿紙取出，握了鋼筆桿，文思剛剛集中在一處，突然前樓一聲「中風碰碰」的聲音，又把他文思打斷了。在這樣環境之下，叫毓秀怎能落筆寫一個字？他心頭有些憤怒，這些社會上的寄生蟲，簡直一天到晚沒有事情的吗？奇怪！奇怪！他們生長到世界上來，就是天天抹這一百三十六隻的牌嗎？這是職務嗎？這是事業嗎？這是使命嗎？他媽的！這簡直是混蛋，廢物！

毓秀越想越氣，越氣火星越冒，猛可把筆在桌上一拋，手兒砰的一聲擊了一下，他閉口幾乎要罵起來。但是前樓的聲音忽然更响了，有人在大嚷道：「這可是一付三翻了，斷么九，一般高，碰念和。六十，一百念，二百四，四百八十和。」說到後面，他順便算起和頭來。這彷彿聯珠炮似的，表示他作戰的技術和經驗確實是很上乘的了。

毓秀恨得咬牙切齒，罵了一聲死坯！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，他是不得不想出一個委曲求全的辦法。伸手在抽屜裏取出一塊藥水棉花，以一分二，塞到兩隻耳朵裏去。果然四周的聲

音是遠了許多，毓秀因爲思想集中，落筆甚速。由九點鐘寫起，直到子夜一時鼓過，竟也寫了四千多個的字。這回停筆到床上去睡，因爲神疲力倦，却是酣酣地入夢鄉去了。

次日起來，早已紅日滿窗。毓秀感到自己的聽覺，似乎有些隔膜的樣子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伸手去一摸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昨夜要緊睡覺，連兩團棉花都忘記取出了，心裏好笑，忍不住啞啞地笑起來。

梳洗完畢，肚子叫得怪响的，毓秀知道因爲是空洞的緣故，遂匆匆的走到弄口來買燒餅油條吃。祇見一個小孩子手拿了報紙，大喊着快看米蛀蟲被鎗斃了。毓秀心裏一動，遂買了一份報紙，急急回到家裏。一面吃餅，一面翻報。翻了幾張，果然見有一則新聞。連忙瞧着道：

章乃千被狙

關係囤積大宗糧食

華洋銀行經理章乃千，年五十六歲，浙江武林人，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口，築有住宅房子一座，戰後投機發財，擁產百餘萬之鉅。近因囤積民食，操縱市價，以致米價飛漲，一日千里，滬市數百萬貧民，都受腹餓之影響。如此喪心病狂，緣是羣起憤激。昨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章氏乘六六六號自備汽車由華洋銀行返家，途中紅燈停

車，斯時突有身衣灰色西服少年一人，袖出手鎗，即向車廂內砰然猛擊。當由章氏保鏢三人出鎗還擊，該少年因寡不敵衆，遂揚長而遁。聞章氏僅傷及腿部，各界得訊，均頗爲惋惜云：

毓秀瞧畢這則新聞，以拳擊桌，大喊可惜，可惜！不料他口中原咬着大餅油條，經此一喊，便掉落到地下。於是忙又俯身拾起，把報紙攤在桌上，低頭再瞧，忽然覺得那章乃千三字好生耳熟，凝眸含燦的沈思一回，猛可的理會過來了。這就啣了一聲，又叫起來。說道：「這章乃千不是章毓珠的爸爸嗎？哈哈！我倒想不到毓珠爸爸還是富翁中的一個這樣喪心病狂的人物啊！哈，……」自語到此，忍不住又哈哈失常地大笑起來。

毓秀笑了一回，肚子也笑飽了，那剩下的半副燒餅油條再也咽不下去。呆呆地坐在桌旁，出了一回子神。大約有了五分鐘之後，他的拳頭又恨恨的擊到桌子上去。冷笑道：「我鄭毓秀堂堂七尺之軀，難道要她爸爸以剝削民脂民膏的金錢來資助我嗎？那麼我不是也成個社會的罪人了嗎？唉！我若接受她這一百元錢，那我簡直是無恥忘八了！……我還她！我還她！我一定設法還她！……」毓秀說到這裏，他便瘋狂般的走到床邊，把床底下的皮箱拉出，開了箱蓋兒，取出一套冬季的西服，並一件厚呢的大衣，用張報紙包裹舒齊，挾在脅下，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，他的身子便匆匆的直奔到樓下去了。

毓秀到什麼地方去，誰也沒有知道。大約半個鐘點之久，他口裏哼着華爾滋的調子，很輕鬆的回來了。開門進房，在袋內摸出一個小紙包，透開來瞧，裏面是一疊六十元的鈔票，再仔細望外面包的紙兒，很顯明的印着「大同當」三字，秀毓有些感觸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毓秀從此天天等毓珠到來，可是總不見毓珠的情影。好容易又過去了一星期，毓珠笑盈盈的來了。毓秀一見毓珠，便把一百元鈔票放在桌上。向她含笑說道：「章小姐你來得正好，這幾天你若再不來，我一定要來找你了。前次多承你資助我一百元錢，現在我領了稿費，理應照數歸還，請你點一點吧！」毓珠再也想不到自己還祇一脚跨進，毓秀就會向自己說出這些話來，一時倒怔怔地愣住了。

七 百結愁腸如何解得

毓珠忽然聽他要把這一百元錢還給自已了，這在未跨進室內之前，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她瞧着毓秀嚴肅的臉色，不免把紅暈的臉兒浮上了一層蒼白的神情。但她兀是鎮靜了態度，且不說話，先把身上披着的大衣，自管脫了下來，放在椅子的背上。秋波含了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沒有什麼事情得罪過你，你爲什麼要使我這樣的難堪呢？……」毓珠的話聲有些兒哽咽的成分，她眼皮兒一紅，幾乎已發

盈盈淚下的神氣。

毓秀見她這樣楚楚可憐的意態，心裏也深悔自己不該這樣的性急，何必一見面就把這一百元錢還給她？章小姐的本身沒有錯，我難道也和她生氣了不成，這就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不！章小姐！你不要誤會，因為我在三天前意外地領到了二百元的稿費，既然我有錢了，不是理應歸還你嗎？當初我原說是問你借的。……我並沒有使你難堪呀！」毓秀搓了搓手，兩頰也是漲得紅紅的。

毓珠並不回答他，她把身子一步一步的退到椅上去坐下了。一顆芳心，是感到萬分的悲酸，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撲簌簌的滾下了兩頰。毓秀見她低頭坐着，竟是哭起來。女人家的眼淚到底是件善於感動人的東西，毓秀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緣故？鼻管內有些酸楚，頰上也會沾露了晶瑩瑩的那麼幾顆。

兩人默默地相對着淌了一回淚，毓秀終於先開口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為什麼要哭？我覺得奇怪，借了人家的錢，不是應該有歸還的時候嗎？我自己既有了錢，總要還你的，你心裏又何苦難受呢？……」

毓珠還是不開口，她不但是淌着淚，聽了毓秀的話，竟是哭出聲音來。不過她又覺不方便，身子側了過去，把手帕掩了臉兒。毓秀雖然見她把聲音是捫住了，但瞧了她兩肩一聳一

聳的意態，顯然她還是哭得非常的傷心。想不到章小姐竟癡情到這樣地步，一時也不禁爲之淒然淚落。

室內是靜寂得祇有一架鬧鐘在滴嗒滴嗒地响着，雖然毓珠是坐着，毓秀是站着，但誰也相信，這間房中是沒有一個人的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候，毓珠把手帕拭乾了淚水，慢慢地轉過身子，望了毓秀一眼。悄聲兒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我不懂，何謂是意外地的稿費？」

「因爲大地的女兒銷路頗好，書店主人欲請我再著一部，所以先酬謝我二百元錢，這不是意外的嗎？」毓秀被她這麼一問，倒是愣住了。但他原是個聰敏的人，不得不暫時違背了良心，編一套謊話叢書來掩飾過去。

毓珠聽了，暗想，書店主人不是慈善家，想來決沒有這樣的好人。不過她嘴裏沒有說出來，嘆了一口氣。又說道：「你要還我錢，這是你的志氣高傲，我當然不能怪你，而且我原也希望你有這麼的志氣。不過你的舉動太快速了，爲什麼我坐也沒有坐下，你就急急的和我說這些話，那你不是存心和我負氣嗎？」說到這裏，還感到有些委曲，眼淚又淌了下來。

「不！不！我沒有和你負氣，因爲這是一件興奮的消息，我舉動上不免太快速了一些，其實，我原也有些懊悔。……」毓秀是竭力的把過去話兒去變成正面來。但毓珠是個絕頂聰

敏的姑娘，她決不會這樣呆笨，讓毓秀輕輕地掩飾過去的。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用說這些違背良心的話，我明白，我很明白。然而，你却不明白，我又有什麼話好說？……」她的淚從頰上一直淌到嘴角旁來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有些感動，也有些慚愧。但是自己沒有什麼話可以對她說，因為她是癡心地愛着我，我爲了她爸的緣故，沒有勇敢去接受她的愛，在她這幾句話中尋味，顯然她也未始不知道。雖然章小姐的本身是值得令我可愛的，但我倆間是隔了一條廣闊的鴻溝，在種種的事實上，的確是沒有結合的希望。爲了避免彼此痛苦起見，覺得這根情絲還是早些割斷了比較妥當。

毓珠見他聽了自己的話，並不回答，紅了臉兒，似乎在沈思的樣子。遂把明眸在他臉頰上掠了一下，蹙了眉尖，顯出很哀怨的神色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問你，一個殺了人的罪犯，他的女兒是不是同樣地有罪惡的？……」

毓秀想不到她會問出這句話來，可見章小姐的心細如髮，她把我所以立刻還她錢的原因，她已經是瞭若指掌了。因爲她既然已經明白，這使毓秀的心裏更加的不好意思。遂假裝含糊的說道：「章小姐爲什麼談到這個問題上去？我以爲借人家的錢，必定也有還人家的錢，這是極簡單的道理。」

「不過我覺得鄭先生所以還我的錢，決不是像你所說的道理那麼的簡單。我並沒討你，你爲什麼要還我？」毓珠見他這樣理直氣壯，雖然心裏是更感到怨恨，但對毓秀人格的偉大，也就更感到了敬愛。她鼓着紅紅的小腮子，視線和問話一同集中到他的臉上來。

毓秀聽她這樣問，心裏覺得有趣，因爲這情形是特殊的，與普通的借錢還錢不同，這說來的一笑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雖然章小姐沒向我討，但我多餘了錢，不是應該要還你嗎？」

毓珠心中最不受聽的就是「應該」兩字，因爲自己前次雖沒有和他明顯的說我的錢就是你的錢，然而暗中是早已授與他這種的意思了。但是他還祇管要和我分得這樣清楚，他不是些兒也不明白我的心嗎？因此一顆芳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怨恨。不過照理而說，我決不能怪他是說錯了話的，借了人家的錢，當然是要還的，這我難道還有個不知道嗎？

毓珠在這個情形之下，她說又說不出，哭又哭不出，心裏的痛苦，真是非作者一支蘸筆所能形容的了。

「你還笑得出？我想不到你有這樣的狠，……」毓珠也許是過度的怨恨，使她情不自禁的說出這兩句話來。但說到狠字的時候，以下的話再也說不出來。因爲他還我的錢，實在用不到一個狠字的必要，這就覺得一個女孩兒家對待一個年輕的男子，未免是太失了姑娘的身分。心裏越想越不好意思，越想越覺得悲酸，她哀怨的目光，在毓秀臉上逗了那麼一瞥之

後，淚水又像泉一般的湧了上來。

毓秀究竟不是草木，何況還是個富於感情的少年。他聽了毓珠的話，同時又瞧了毓珠的神情，他覺得章小姐的癡情是太可憐了。但是我素來痛恨殺貧民不見血的奸商，我曾經有要拿手鎗去予以打擊者以打擊的存心，然而我現在要接受大眾仇人的錢的資助，我是人嗎？我是有頭腦有理智的人嗎？我簡直是畜牲，是狗彘都不及！爲了黃金與美人，而轉變自己原有的思想和意志，這是最卑鄙下賤的東西。較之一向擁護財閥的小人更不要臉，那麼在今日這一刻千金之間，我不是已將要達到這個地位了嗎？……毓秀這樣一想，他全身顫抖了一下，對於章小姐這一分兒深刻的情意，他還覺得漠然無動於中。

毓珠的粉臉兒是低垂着，熱辣辣的發境得利害。她在想毓秀聽了自己這兩句話後，不知作何感想？也許他一定有所明顯的表白吧！然而毓珠的理想還是不能成事實，她明眸望着自己的脚尖，經過良久的出神，却仍不聽毓秀有什麼動靜，於是她再也忍不住的站起身子，一步挨一步的走到毓秀的身旁來。帶了顫抖的聲音，含了晶瑩瑩的淚水。叫了一聲鄭先生！說道：「你應該同情我的環境，你應該可憐我的身世！唉！你不能因我父親是個殺害貧民者，你就把我也當作仇人看待嗎？……你固然是個有理智有勇敢的少年，但，你錯了，你不能抹煞一個可憐的好人呀！鄭先生！假使你的爸爸是個利令智昏的市儈，你也遭到你朋友這樣冷

酷的對待，你心裏的感覺怎樣？你所受到的刺激如何？……」毓珠的喉間完全哽住了，她整個的臉兒，已全都給淚水作爲根據地了。

毓秀再也想不到毓珠對自己赤裸裸地會說出這幾句話兒，一時望着她海棠着雨般的粉頰兒，倒是呆住了一回子。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纖手，很柔和的微笑着：「章小姐！你一切別誤會，我所以還給你錢，決不是爲了你爸是個囤積民食商人底緣故。其實在前星期我在報上得知了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心裏也很代你焦急的。章小姐！你是一個思想不平凡的女子，我如何不同情你的環境？」

毓珠從他這幾句話中細細的尋味，覺得他對於我爸爸的行爲，確實十分的不滿。不過他對於我的一片深情，是真的非常感動罷了。遂又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用騙我，我是個明理的人，爸爸身擁百萬家產，尚不知足，竟投機這樣喪害天良的事業，這不但外界覺得憤怒，就是我做女兒的也覺得可恨。雖然我也曾再三的強諫過，但爸爸所交的朋友太無恥了，他們都是外界所謂米蛀蟲者，唉！因此我爸爸也同化了。鄭先生！我在報上我在無線電裏常常聽到罵米蛀蟲的時候，我心裏總感覺十分的悲痛。不瞞你說，我在家庭裏是得不到一些兒安慰的。我母親是個吃齋念佛的人，一天到晚在佛堂裏做功課，我知道我母女間是隔了一條鴻溝，絕對是沒有談話的餘地。我爸爸此外又擁了四個美妾，這四個美妾除了在

十六張牌裏過生活，否則上舞場逛戲院跑賭場，爸爸也從不過問。哥哥雖在大學讀書，但祇不過是塊招牌。因了哥哥的不良，使嫂嫂也常常回娘家去，三天五天不回家，在娘家作什麼？那是無從明白的。你想，我處身在這樣家庭下，我還有什麼趣味呢！自從和你見了面，我很想在你那兒能夠得到一些安慰，然而你今天給我的刺激，太難受一些了。……」毓珠絮絮地說到這裏，既難爲情，又覺悲酸，低下了粉臉兒，啜泣不停。

毓秀聽了她這一篇話後，心裏也就愈加同情。想不到一個有錢人家家庭的内容，竟如此腐蝕，真令人不勝感嘆。但毓珠獨不染惡習，真也不容易了。遂在袋內摸出一方雪白的帕兒，交到她的手裏去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快不要傷心了。……」在毓秀的心裏，是很想好好兒安慰她一番，可是心中雖然有許多的話要說，却是無從說起，因此祇好呆呆地又頓住了。

毓珠見他拿帕兒給自己拭眼淚，遂又微微地抬起粉臉，擦了一下眼皮，把手帕交還了他，又向他點了點頭，表示謝謝的意思。毓秀見她意態，是已回復了原狀。遂走到桌旁，倒了一盃開水，遞到她的手裏。微笑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喝茶！」毓珠見他笑，心裏頗覺怪不好意思的。暗想，這是向我賠不是嗎？這樣一想，兩頰便又透露一團團的嬌紅。但也祇好顯出洒脱的態度，向他點頭含笑的道了一聲勞駕，便伸手接了過去。同時她的身子又退回到椅上去坐下了，毓秀心頭這才感到室中空氣是鬆弛了許多，遂也在寫字桌旁邊坐下，因爲大家沒

說話，又默默地靜思了一回子。

毓珠握着玻璃盃子，湊在紅潤潤的嘴唇旁，露着一排玉潔可愛的牙齒，微微的一口一口的呷着。約摸五分鐘後，她把身子側了過來，茶盃放在桌上，纖手掠了一下鬢際的雲髮，明眸望着毓秀的臉兒。低低的又道：「鄭先生！這一百元錢是我個人自己的私蓄，你假使真心同情我的話，你應該不要還給我，不知道你肯聽從我的話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當然明白她心內深刻的意思。一時覺得章小姐愛我之情，實勝過同胞手足，不免感入骨髓。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的情深誼厚，我是刻骨難忘。不過我現在還不短少錢用，假使將來有需要你幫忙的時候，我自己也會問你要的。」

毓珠聽他不答應，心裏雖然有些怨恨，但他這兩句話是說得高屬誠懇，並不虛浮的樣子，因此也祇得罷了。不過心裏却在細細的暗想，一星期前，他並沒有把這一百元錢還給我，顯然他正短少錢用。在一星期後的今天，他忽然又還給我了，那麼他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雖然他說是書店酬謝他的，不過我覺得這話是不可信的，莫非他心氣高傲，是拿物件去典質了還給我的嗎？想到這裏，意欲再向他追問詳細，但到底問不出口，因此蹙蹙了柳眉，却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章小姐！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走一回兒吧！」毓秀見她這樣悶悶不樂的神氣，這回倒是

他開口叫毓珠一同去散一回兒心。

毓珠也感到坐着太氣悶，遂站起身子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拿起皮匣開了，在裏面一塊鏡子上照了照，見粉臉兒淚痕縱橫，這樣子怎好意思走到外面去呢？遂取了裏面的粉盒兒，意欲撲上一層粉去。毓秀在旁插嘴說道：「索性洗個臉兒罷！」說着話，把熱水瓶裏的水，已傾入面盆裏去，放了一條手巾，向毓珠望了一眼。

毓珠覺得他的舉動，處處顯出多情的樣子，一顆芳心，愈加感到他的可愛。一面洗臉撲粉，一面也擰了一把手巾，回身交給毓秀，瞞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也擦一個臉兒吧！」毓秀連忙含笑接過，心裏自然也十分的感動。

兩人洗過臉，毓珠披上大衣，拿了桌上的皮匣，先走了出去。毓秀見桌上那一疊鈔票依然放着，遂忙叫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錢忘記拿了。」毓珠這才回身哦了一聲，把鈔票從毓秀手中接過，藏入皮匣裏面去。當她抬頭的當兒，秋波脈脈地却逗給了他一瞥無限哀怨的目光。

毓秀雖然不知道她是真的忘記了？還是故意不願拿去？不過從她憂抑的粉臉上瞧來，當然她是很不願意把這一百元錢藏到皮匣裏去的，心裏這就感到好笑。遂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！」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的走到樓下，跨出了大門的時候，毓珠忽見皮鞋帶子散了，遂把皮匣交給毓秀拿着，自己蹲下身子繫帶子。待繫好了鞋帶，兩人方才並肩踱出了天同坊。這情景到

後面一個人的眼裏，因此清海中又起了一層微微的波紋。

這後面的人到底是誰呢？當然諸位明白就是秦秋露。秋露也有四天不曾到毓秀那裏去玩了，因為她受了一些感冒，是曾經睡倒在床上幾天的。昨天下午是已經可以起床了，原想到毓秀家裏望他，但是生恐母親責罵，纔病好的人，怎麼就要到外面去走呢？所以秋露是祇好忍耐着。直到今天下午，她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因為算來有四天沒和他見面了，毓秀的心中，當然也是同樣地記着我的，所以她悄悄地跨出大門，很高興的預備和毓秀去談一回兒。

不料一脚跨出十八號的大門，映入秋露眼簾下的，就是一幕豹人刺激的情景。她立刻停步呆住了，心裏還有些不相信，纖手拭了拭眼皮，仔細望了過去，這還不是鄭先生嗎？那姑娘是挺華貴的，因了華貴的緣故，更顯得美麗。她彎了身子，似乎在繫鞋帶子。鄭先生給她拿了皮匣，站在旁邊望着。這一種親熱的情形，完全是一對兩小口子的模樣。

失望像一枚尖銳的利箭，猛可穿過了秋露一顆脆弱的芳心裏，她感到一陣無限的慘痛。因為病後的身體原是虛的，兩眼昏花，全身無力，要不是門框子給她扶住了，她真的會跌倒地下呢？眼瞧着自己心愛的鄭先生被一個小姐奪着走去了，慢慢地終於消失了他們的影子。秋露的心裏，彷彿已失了一件什麼寶貴的東西，她如醉如癡的呆住着，眼淚會像雨一般的滾下來。

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回身又踱進房中。桑老太抬頭見女兒蒼白的臉色，她心裏感到有些吃驚。急問道：「怎麼啦？你臉色這樣可怕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還覺得有些頭重腳輕似的。」秋露竭力鎮靜了態度，低低的回答。身子已摸索到床沿旁去坐下了。

「我原叫你不要起床，前天的熱度還是怪燙的呢！唉！你這姑娘到底太孩子氣了，反正又沒有什麼事情叫你幹，嫂嫂抱了小玉是回娘家去了，你快給我靜靜的再躺着罷！」桑老太口裏雖然絮絮地埋怨着，但她心裏是十分的肉疼。身子已從椅上站起來，放下手中的活針，走到床邊，把手摸到秋露的額角上去，立刻叫她脫了衣服睡了。

秋露並沒有回答什麼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身子已鑽進被窩裏去。桑老太是很慈愛的把被兒塞塞緊，說道：「病纔好一些兒，心就活動想起來，要知道你的身子是素來柔弱的呢！唉！這個年頭兒，……」桑老太說到後來，她心裏又在暗暗的感傷了。

秋露始終沒開口，她的眼淚又大顆兒的湧上來。「唉！人心到底是不可捉摸的！」她暗暗嘆了一聲，她覺得芳心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猛刺一樣的難受。

我這樣一片深情對待着他，我以爲他心眼兒一定也祇有我一個人的，誰知他又去愛上了別個姑娘，可見男子都是三心兩意，見一個愛一個的多，那裏談得上真正愛情兩個字呢？祇

有女子，總是癡心的多。想不到像鄭先生這樣誠實的少年，也會這樣的沒情沒義，唉！那還有什麼話說？於是她又想到這位小姐的服裝，當然是個貴族小姐的身分，於此可以明白愛情完全是建築在金錢身上的。秋露想到這裏，彷彿是受了傷的小鳥一樣的悲痛，情不自禁的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秋露這一哭不打緊，倒把桑老太太吃了一驚。回過頭來，又急急的問道：「秋露！你怎麼啦？你……到底怎樣的不舒服呀？……」

「沒……有……什麼……」秋露被媽一問，她方才警覺過來，立刻停止了嗚咽，但喉間兀是雪雪索索的抽噎着。桑老太太這就把手中的活針，又放到膝踝上來。不覺暗暗的想道：瞧女兒的情形，彷彿這哭並不是單層爲了生病的緣故，難道她另有失意的事情嗎？便又問道：「既然沒有什麼，爲什麼哭呢？你可不是小孩子，讓人家聽見了，豈不是笑話？」

「那又有什麼笑話？這個年頭兒，何事不足傷心？誰不想痛哭？」秋露停止了抽噎，又感慨地說着。桑老太聽了，倒也不禁長嘆了一聲。低低的說道：「但是哭哭也沒有什麼用呀！秋露！你茶要不喝一口兒？」

「我不要喝茶……」秋露輕聲兒回答。桑老太道：「那麼你好好兒的睡罷！別胡思亂想，無論一件什麼事情，都有一個定數的。……」

桑老太這幾句話聽到秋露的耳裏，芳心倒是暗暗的一跳。母親這話無形中竟在給自己解，難道她老人家已知自己的心事了不成？想到這裏，兩頰會熱辣辣地通紅起來。遂把被兒矇住了頭，暗自又想，母親這話是對的，無論一件什麼事情，總有一個定數的，那麼我又何必爲毓秀的另有女朋友而傷心？假使我和毓秀有緣的話，當然是有圓滿的結果。假使沒有緣分的話，強求又有什麼用呢？況且我和毓秀雖然是認識了多時，但開始談話，也祇不過兩星期之久，我有什麼能力去干涉他的另有女朋友呢？也許你自己一片癡心，在毓秀的心中，他根本不愛我，那也說不定哩！秋露這樣一譬解，心裏這才寬鬆了許多。一時頗覺疲乏，竟真的沈沈地熟睡去了。

醒來的時候，室中已亮了電燈。祇聽鳴申在說道：「祖母！姑姑怎的還不醒來？粥快燒好了呢？」桑老太道：「你倒去瞧瞧姑姑，也許醒着哩！」

鳴申聽了，真的走到床邊來。秋露遂翻過身子來，鳴申味的笑道：「姑姑！你醒了。」秋露亦微笑道：「你母親今天還沒回來嗎？」鳴申道：「可不是？在外祖母家已住了三天了。外祖母家裏天天吃飯，着菜又好，所以媽是不肯回來了。」

秋露嘆了一口氣，拉了他的右手。問道：「那麼你願意到外祖母家裏去嗎？」鳴申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要上學校裏讀書去。」秋露又問道：「那麼你喝着粥，不嫌苦嗎？」鳴申

搖頭道：「當然不苦，祖母也喝粥，姑姑也喝粥，大家都說不苦，我難道就苦嗎？學校裏先生說，有許多許多的人，不但沒有吃，而且沒有穿，還在炮火中死呢！假使我沒有讀書，那才真的苦呢！」

秋露想不到這幾句話會出在一個年纔七歲的孩子口中，當然感到意外地驚喜。情不自禁的把他小手拿到鼻上來聞了聞，揪着笑渦兒。說道：「你這孩子有志氣，哥哥總算也很安慰的了。」

秋露因為在下午睡了一覺，晚上吃過粥後，却無論如何睡不着了。因了睡不着，難免又胡思亂想的忖了一回。忖到後來，總是辛酸的，這就又暗暗的泣了半夜。

秋露一夜沒睡，不料毓秀也是一夜不曾合眼。他在想白天裏和章小姐出去又玩了一天，結果又化了她許多錢，想起來真有些慚愧。以我這樣的一個貧少年，和一個貴族小姐在一起，那的確太不相稱了。我是一個有理智有思想的青年，不能認為這種享樂是歡悅的，我瞧着章小姐付錢的時候，我心裏是感到無限的痛苦。我沒有錢去應酬這種無謂的交際，但我也情願去享受這種不化錢的幸福。在她固然是不計較我的吃白食瞧白戲，在我却感到十分的羞恥。我為什麼要在一個女子身上沾光？我是上海人所謂「拆白黨」嗎？唉！

毓秀在這一聲長嘆之後，搖了搖頭。覺得自己和章小姐的階級相差太遠了，她是個享樂

慣的小姐，她如何能吃得起貧民生活的苦？這樣看來，我們是絕對沒有結合的希望。章小姐的愛我，完全是盲目的，就是勉強強的結合了，將來也決不會有美滿的結果。毓秀這樣考慮着，爲了避免他日發生悲劇起見，覺得還是早些來分手了好，於是他便忍痛的存了一個決心。

毓秀既然存心和毓珠分手，他的腦海裏不免又想起了桑小姐。秋露的確也是愛我的一個姑娘，她愛我的舉動，恰恰適合於我的環境。因爲在我的環境中，實在很需要這麼一個姑娘來給我料理家務，秋露現在尚且肯給我洗衣服，那麼她將來作了我的妻子，再苦些的活兒，不是也情願幹的嗎？秋露！你真是我理想中的愛妻啊！毓秀情不自禁的喊出了這一句話，雖然房中是沒有第二個人，他也感到難爲情起來。

秋露說她是個生成的苦命嗎？這我決不以爲然。享樂是人人會的，祇不過各人環境不同而已，秋露的容貌，就瞧不出她是個貧苦人家的女兒。說她笨嗎？也許比任何姑娘更聰敏些。說她學識淺薄嗎？可是她說出話來就不平凡。秋露的確是個刻苦耐勞的女孩兒家，一個刻苦耐勞的女孩兒家。嫁一個丈夫，當然希望也是同樣地能夠刻苦耐勞的。那麼我倆的結合，一定有燦爛的花朵，可以展開在眼前的。

不過很奇怪，這四天的日子中，秋露爲什麼却一次也不來，難道他們搬家了嗎？這決不

會的。那麼事情忙嗎？也不會的，莫非病了嗎？……想到這裏，不免有些憂愁，暗暗祈禱着，但願她並不是爲了生病吧！胡思亂想的直到子夜二點敲過，方才朦朧入睡。

過了兩天，毓秀在外面買了一些墨水回家。心裏暗暗的細想，真奇怪，秋露從此以後怎麼竟不來了？難道她不愛我了吗？不過這到底爲了什麼原因呢？我又不曾得罪她，她如何會和我生氣呢？想到這裏，不免暗暗的納悶。

這是很湊巧的事情，毓秀跨進弄中的時候，忽然見秋露挈了一隻銅勺子，齊巧從十八號門口走出來。這在毓秀的心裏，是感到十分的喜歡，加快了幾步，老遠的就和她笑了笑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秋露立刻垂下了粉臉兒，好像裝做沒有瞧見一般的祇管匆匆走路。毓秀瞧她明明也發現自己的，誰知她却假裝不理會，那還不是和自己生氣嗎？因爲要明白一個仔細起見，他就不管秋露是否理睬自己？便笑着叫道：「桑小姐！多天不見了，你在家裏很忙嗎？」

八 清苦侈奢環境各別

秋露經毓秀這麼一招呼，她自然不得不抬起頭來。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掀着笑渦兒，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鄭先生在外面買東西嗎？我病了好多天，和床兒在作伴哩！」毓秀

也不管她是否真的還祇有此刻發覺，遂答道：「我在買墨水，桑小姐病了好多天嗎？我却一些兒也不知道，如今可完全好了？」

兩人說着話，身子已是走到了面前。秋露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微笑道：「全好了，多謝你。……」毓秀這時細瞧她的粉頰兒，覺得果然瘦削了許多。不過她的眼皮，却也十分的紅腫，彷彿哭過似的。一時對於她患病的話，心裏卻又懷疑起來了。暗想，桑小姐可不是小孩子，生病難道會哭的嗎？顯然她心裏有不如意的事情，莫非她和家裏人在吵嘴嗎？一定是的，這就無怪她見了我故意裝沒瞧見，因為她怕我發現她哭過秘密，這原是女孩兒家怕羞的緣故。照理說，我既不會得罪過她，她如何會和我生氣？我倒不要誤會了。

秋露被他這一陣子呆瞧，當然萬分的不好意思，連兩頰也紅暈起來。毓秀這才理會過來了，說道：「真的，你兩頰清瘦得多了。」秋露明眸含了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運了那麼一瞥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所以一個人是不能生病的。」

「桑小姐！你怎麼心裏很不快樂嗎？莫非有不如意的事情？……」毓秀雖然見她是含了淺淺的微笑，但臉上似乎籠罩了一層鬱抑的愁容，於是他終於忍不住開口低低的問了。

秋露聽他這樣問，心裏很是感傷，幾乎又欲滴下淚水來。但她竭力鎮靜，態度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？……貧苦人家的人，天天過着不如意，那倒也沒有什麼希奇了。比

不得有錢人家的小姐，……」秋露這幾句話，其實是暗藏了深刻的意思。然而毓秀却不理會，還以為秋露不免帶有些虛榮的心理。遂忙說道：「一個人總要有堅忍心，那不是你自己勸人家說的嗎？我想我們年青的人，祇要具有刻苦耐勞的精神，將來總有好日子過的。桑小姐！我們多天不談了，回頭您有空嗎？……」

秋露想不到毓秀會對自己這樣說，可見他心裏依然很愛我的，不然他為什麼要噓我呢？一時心腸又軟了下來。遂低低的道：「鄭先生不討厭，我等回兒來罷！」說完了這兩句話，身子已向弄口走去泡水了。

毓秀望着她窈窕的後影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暗想，這句話說得沒意思，她不是又和我生氣的表示嗎？奇怪！奇怪！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了她了嗎？這就覺得秋露的傷心，內容一定是頗複雜的，回頭我倒要問她一個仔細，想着，便也匆匆的回家裏去了。

毓秀回到家裏，把一瓶墨水和一袋碎餅干放在寫字檯的上面。脫去了西服上褂，暗自想了一回心事，却想不出秋露到底為什麼和自己生氣？約摸一刻鐘後，祇聽一陣輕微的脚步聲走上來。毓秀抬頭望去，祇見門框子外，秋露已是跨了進來。於是站起身子，含笑叫道：「桑小姐！請坐，請坐。」

秋露對他抹嘴一笑，遂步到桌旁坐下。毓秀倒了兩盃開水，並把紙袋打開取出餅乾。向

秋露笑道：「桑小姐！吃些兒餅乾罷！」

「鄭先生！我又不是貴客，你何必這樣客氣？」秋露句句話都是提著章小姐的，可是毓秀却始終沒知道她的意思。望着她笑道：「你不是貴客，誰才是貴客呢？」秋露淡淡的一笑，却是並不作答。

毓秀見她此刻的臉兒和弄中瞧見的又換了一個樣子，原來她回家後曾經洗一個臉的，而且還塗上了一圍圈微暈的胭脂，果然血色又好了許多。剛纔像個病西施，此刻真的又美麗多了。遂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的臉色比剛纔又好多了。」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來，秋波却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這嬌嗔是美麗的，毓秀也啞啞的笑了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爲什麼拿眼睛白我？難道我這話說錯了嗎？」

「你是好人？纔不到一個鐘點，我的臉色就會好了嗎？」秋露還聽他這樣問，又把秋波恨恨的白了他一眼。毓秀笑道：「那是事實，我可不會說謊，你不相信，我拿面鏡子你瞧，真的，臉兒紅紅的很有血色了。」

秋露被他這麼一說，更羞得耳根子也紅了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取笑我，我可不能依你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覺得太難爲情了，遂把身子背了過去。毓秀雖然不知道她在作什麼？但

很顯明的，她當然也在笑哩！

「桑小姐！常言說得好，氣氣惱惱成了病，嘻嘻哈哈活了命，說說笑話，大家開顏一笑，這對於身體是很有益處的。現在笑過了，正經的還是吃幾塊餅干吧！」過了一回，毓秀又向秋露正經地說着。

秋露這才回過身子，秋波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你這話，那麼我前天的病，難道也爲了氣惱不成？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便也笑道：「多少總帶有些兒氣惱的成分，……我想……你好像和我有些生氣，不過你爲什麼要和我生氣？我却一些也沒有頓緒，不知桑小姐能否告訴我？我在那兒曾得罪過你嗎？」

秋露芳心倒是暗吃一驚，兩頰這就更紅暈了一些。但猶故意凝眸含顰的瞅住了他，微笑着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奇怪，你打那兒知道我和你生氣？況且我的病，完全是受了一些感冒。那你的猜想，不是沒有根據的嗎？」

「我決不會胡猜的，而且我也有根據的，」毓秀望着他玫瑰花兒似的兩頰，却是很神秘地憨憨的笑。

「那麼你憑什麼根據呢？……」秋露一顆芳心，好像小鹿般的亂撞，但表面上還絕對保持鎮靜的態度。

「剛纔我請你回頭有空來談談，你說鄭先生不討厭，我等回兒來罷！我聽了你這兩句話，我就知道你是和我生氣，因為我每次對於你的到來，總表示熱烈的歡迎，何嘗討厭過你？你這話叫人聽了，心裏不是難過嗎？」毓秀收了笑容，態度是非常的嚴肅，表示十二分的誠懇。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心裏也深悔不該向他說這一句話，因為他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心裏當然有些感覺到的。不過這裏我感到奇怪，毓秀既然很愛着我，那麼這個華貴的姑娘又是他的誰呢？照事實上說，一個有錢的小姐，一個貧窮的姑娘，那麼在毓秀當然是捨秋露而愛那姑娘的，如今他又對我這樣說，那不是叫人感到奇怪嗎？

毓秀見秋露聽了自己的話，並不立刻作答，却垂了粉臉兒，彷彿沈思的樣子。這種意態更可以肯定秋露的確是和自己不高興，否則，又何必這個模樣呢？不過她所以生氣的原因的確不知道，因為那天我們分手的時候，也是喜喜歡歡的並不曾多過一句嘴，這不是一件叫人感到納悶的事情嗎？於是他又柔和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我們既然成了朋友，假使我有什麼錯處，大家是應該當面說的。假使我待錯了，你不說出來，却藏在腹中生氣，那是很容易發生誤會的。所以我得罪你的地方，你只管說，倘若我真的有不是之處，當然理應向你賠一個不是，你說對不？我以為朋友祇要知己，什麼話兒都不用計較的。」

秋露聽他又這樣說，可見毓秀實在很愛我，否則，他爲什麼要向我說賠不是的話呢？那麼毓秀和這個華貴的小姐大概是不可知己的嗎？但是前天瞧了兩人並肩同行的情形，實在是十分的親熱，那不是叫人太奇怪嗎？意欲向毓秀問一問前天這個姑娘到底是他的誰？但自己究竟不是毓秀的未婚妻，那裏來權力去干涉他的另有女朋友呢？假使毓秀知道我是因爲他另有女友而生氣的事，這我一個女孩兒家算什麼意思？不是太不知羞澀了嗎？既然他肯和我說這幾句話，顯然他和我的友誼是已比他人深厚的了。秋露這樣想着，便笑盈盈的抬起了粉頰兒，眉飛色舞的絕對不露一些生氣的樣子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些話全是多餘的事，你如何會得罪我？就是你得罪我了，我也決不會生你氣的。」說着，秋波又送給他一個傾人的媚眼。

「就憑你這幾句話，我知道一定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不過你是個大度容人的姑娘，當然也不會認真的吧！不過我那一句話說錯了，自己的確茫無頭緒，桑小姐不用容氣，最好請你老實的告訴我好不好？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便又微笑着問。

「鄭先生！真的你沒得罪我，叫我說什麼好呢？……」秋露的嬌靨，在紅暈之中又透露喜悅的神色，抿着嘴兒忍不住笑出來。

毓秀見她這時候的意態，確實是很快樂。這就覺得秋露姑娘的性情，不免也帶有些兒古

怪。遂說道：「那麼照你說，我真的沒得罪你？那我當然很心安。不過我總有些疑惑，因為你說的「鄭先生不討厭，」這一句話，我就覺得我一定曾經得罪過你。……」

秋露一顆處女的芳心，是感到一層甜蜜的滋味，噗的一笑，烏圓眸珠轉了轉，這就有了主意。說道：「這話我原和你開玩笑的，假使早知道鄭先生這樣會多心的話，我也就不說了。」

毓秀想不到她還怪自己會多心，一時倒愣住了一回子。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真所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了。桑小姐！這是我誤會你了，其實我太小心，因為我就怕你會跟我生氣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心裏這一快樂，連心花兒都朵朵的開了。他怕我跟他生氣？換句話說，就是他怕我不愛他，為什麼他要怕？當然他是爲了愛我的緣故。……想到這裏，再也不好意思想下去，幾天來的憂鬱和煩惱，都被毓秀這一句話，彷彿春天的風一樣，一古腦兒全吹得無影無蹤了。她紅暈了兩頰，有些羞澀見毓秀似的微側了身子，抿着嘴兒却祇管嗤嗤的笑。

這種嬌媚不勝情的意態，瞧在毓秀的眼裏，一顆心的蕩漾，彷彿水波那樣流動着。他覺得亂頭粗服的秋露，確實比珠寶光氣的毓珠更要可愛。尤其是在自己的環境中，更需要秋露那

麼一個姑娘來慰藉的。因為她給予自己的是精神爽朗，情感興奮，意志堅強。毓珠雖然和秋露同樣地真心的來愛我，但她給予我的却是羞慚和痛苦。這並不是毓珠那位可愛的姑娘，不足以動人的愛她，實在是我自己沒有接受她愛的資格。毓秀這樣想着，對於毓珠的一番真摯的情意，當然表示深深的抱歉和不安。

兩人默默地各自想了一回心事，毓秀忍不住又開口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既然你没生氣，那麼你就吃些兒餅干，別背着身子呆呆的坐着，那不是又和我生氣了嗎？」

秋露於是很快的又回轉身子，兩人四目相接，不禁又嘖的笑了。毓秀在碎餅干中揀了兩塊完整的，交到她的面前。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吃，我們窮人祇好買些碎的吃，價錢的確便宜了不少。」

「其實吃到肚子裏，總是要經過嘴兒的細嚼，碎的和整塊的又有什麼兩樣呢？」秋露一面拿了一片吃，一面又笑着說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也拿了餅干吃。說道：「世人都祇求形式上的完整，却都不求實際的，這也就是一個例子。」說着，兩人同時的又握起盃子來，喝了一口茶。

靜靜的過了一回，秋露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似的。悄聲兒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有六天沒來，你換下的衣服一定很多，今天我全給你洗出了。」毓秀聽她總不忘記這一些事，彷彿

給我洗衣服，是成了她分內的職務了。心裏的感動，當然較之以金錢的幫忙，更要深刻了一些。連忙說道：「不！我逐日的全都自己洗出了。再說就是有，我也不忍心叫桑小姐洗的。……」

「那爲什麼？……」秋露不等他說完，就急急的追問，粉臉上似乎還有些驚異的神色。

「桑小姐不是生了好多天的病嗎？我知道你這樣嬌弱的身子，一定是累乏了。現在稍復原一些，我怎麼忍心再叫你洗衣服？唉！我假使經濟充足的話，桑小姐實在應該進一些補品呢！」毓秀的話聲是很誠懇的，他又輕輕的嘆了一聲。秋露的芳心自然也很感動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脈脈地望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有這樣存心對待我，也就是了。不過我却不希望你實行做這些事，窮人的補品就是一日三餐，祇要吃得下飯，也很滿足了，那談得到補品兩字呢？」說到這裏，猛可想到自己每天吃的是三餐粥，心裏自然是不勝感慨系之，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氣。

經過了秋露這一聲嘆氣之後，室中空氣又籠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。秋露忽又悄聲兒的問道：「鄭先生這幾大裏稿紙寫好多少了？」

「也沒有寫好多少，前樓打麻將，廂房開無線電，整天的像戲院裏一樣的熱鬧，還叫我怎麼能夠寫得出好的作品來呢？假使有好的房子，我倒想搬了一個場。可是房錢又不能太

貴，所以這事情也祇有夢想罷了。」毓秀聽她問起這個，一時對於四周環境的不良，使他又發起牢騷來。

「十六號裏是比較嘈雜一些，我們十八號就清靜得多。」秋露對於他這一個問題，也覺得很是憂慮，蹙蹙了眉尖，似乎在給他代為設法的樣子。毓秀連忙說道：「那麼十八號裏不知有房子空着嗎？假使我們能夠搬在一塊兒的話，倒也很好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這話，芳心倒是一動，眉兒又展開來。笑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，但是現在還有誰家肯搬場呢？不過我給你留心着吧！」毓秀點頭道：「好的，你一有消息，立刻就告訴我吧！這兒房東又怪兇的，我見了真有些怕她。……」秋露聽了，忍不住嘖的一笑，但結果却又嘆了一口氣。

秋露和毓秀經過這一次談話後，她一顆芳心的怨恨，完全消滅了。這天回家，頰上的酒渦兒仍舊深深地揪着，顯然她的內心是十二分的喜悅。

第二天下午，毓秀正在寫稿，忽見秋露抱着小玉笑盈盈的走來了。很急促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事情竟有這樣的湊巧，我們亭子間裏王大嫂，後天要搬場了。你想，那不是喜歡煞人嗎？」

「真的嗎？那麼房錢每月租多少呢？」毓秀放下了筆，興奮得跳起來。秋露笑道：「昨

夜我得知這個消息，我就和房東商量，她說既然祇有一個人，倒也很清潔的，從前王大嫂租的祇有十六元，現在原欲租二十元，說是我介紹的，她便情願租十八元，我想比這兒還便宜二元錢，這不是很好的嗎？地方較後樓也小不了多少，不知你喜歡嗎？」

「好極！好極！那是再好沒有了，我還有個不喜歡的道理嗎？那麼你給我代為先去付一些定錢，待王大嫂搬後，我就立刻搬進去是了。」毓秀滿心歡喜，忙取出五元錢的鈔票，交到秋露的手裏。秋露當然同樣地感到喜歡，遂接了鈔票，也不久坐，就興匆匆的回家去了。過了幾天，毓秀已搬到十八號的亭子間裏去住了。那邊真的清靜得多，使毓秀寫稿的時候，把思想可以完全集中在一處，對於這一點，毓秀心裏當然是十二分的感激秋露的出力。因為大家住在一個門內了，毓秀開始和桑老太也漸漸地認識了。而且秋露哥哥士杰回家的時候，也和毓秀談過幾次話，覺得十分情投意合。桑老太和士杰的心裏，都很敬愛毓秀，對於秋露和他兩人親熱的情形，當然也並不感到秋露是太失了姑娘的身分。因為在桑老太的意思，女孩兒家大了，總是要出閣的，所以對於毓秀倒也存了一個心。

毓秀和秋露朝晚相聚，可說是心心相印了。對於毓秀的一片深情，自然祇好忍痛割除。毓秀的搬家，毓珠既然不知道，她當然還是向十六號裏走的。不料王太太在廂房裏出來，一見毓珠。便忙說道：「你這位小姐沒知道嗎？鄭先生搬家已有一星期多的日子了呢！」

這消息觸送到毓珠的耳裏，真彷彿是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。定住了烏圓的眸珠，怔怔的問道：「什麼？鄭先生搬家了？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
「搬到什麼地方去？這個我倒不詳細。……」王太太望了她一眼，笑着搖了搖頭。毓珠的一顆芳心裏，好像是失却了一件什麼東西，祇覺得空洞洞的，十分的難受。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拖着沈重的步伐，懶洋洋的跨出了大門。

毓珠踏在歸家的途中，她想着毓秀突然搬家的原因，很顯明的是不願我去望他，這意思就是不願接受我的愛他。這樣志高氣傲的少年，真也不可多得。唉！想到這裏，她又悠長的嘆了一聲。在毓珠的心裏，她倒並不怪毓秀的無情，她祇怨自己命不好，會生長在這富貴的家庭裏，因此金錢是拆散我倆這一頭美滿的姻緣。因為當初我們在公園裏見面，毓秀確實也很愛我。自從他得知章乃千就是我爸爸的消息後，他和我的感情，彷彿由沸點而降至於冰冷了。他是痛恨殺害貧民階級的市僧的一個少年，他當然不願意和一個市僧的女兒結合，雖然他也明白我本身並不壞，但他終於毅然的和我疏遠，到此我真佩服他意志的堅強，不給黃金與美人引誘的青年，恐怕現代社會上也祇有他一個人吧！唉！毓秀！你真勇敢！你真偉大！毓珠暗暗地說出了這兩句話，她的眼淚便再也忍不住的淌了下來。春風雖然是那樣的溫和，但此刻吹在毓珠的身上，却感到十分的悲哀。

黯然神喪的回到家裏，經過嫂嫂的房門口，祇見哥哥匆匆的奔出來，臉上是顯出很憤怒的樣子，同時還聽嫂嫂嗚嗚咽咽的哭聲。這就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哥哥！你怎麼又和嫂嫂吵鬧了？給僕婦們聽見了，那算什麼意思？」

章如海氣得什麼似的，向毓珠急急告訴道：「妹妹！你給我評理，究竟是誰的錯？她怨我天天在外面胡調，她自己是好人，那天在高士滿門口，我也親眼目睹，……」毓珠不等他說完，就急阻止他說下去。說道：「別大嚷了，給我留些顏面着。哥哥，說來說去，總是你不好，你若不到外面去胡調，嫂嫂怎麼會跟人在遊玩？唉！你們，……」

「妹妹！你也不用爲我嘆息，我的綠頭巾也不止戴一頂了，從此以後，我總不和她同床，她去偷人，我也管不了她，我再討幾個女人給她瞧瞧，看她有什麼辦法？有本事的祇管和我離婚好了。……」如海也不待毓珠說完，就大聲地說起來，說到末了一句，還故意响亮一些，彷彿是說給妻子任月琴聽似的。

毓珠聽哥哥不顧羞恥的大嚷，真急得兩頰緋紅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祇見嫂嫂披頭散髮的從房中奔出來。眼淚鼻涕的哭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和珠姑說的什麼話？你自己東搭西搭，不知弄了多少女人，怎麼反來啣血噴人的誣我？常言說得好，捉姦捉雙，捉賊捉贓，你無憑無據的胡說白道，我可還要做人哩！你給我嘴兒清楚些吧！……」月琴說着，又大哭大罵。

「你倒是放屁！那天我親眼瞧見的，你還想賴嗎？媽的！你敢兇，我就打你！」如海見她如狼如虎的從房中趕出來，一時火星直冒，也惡狠狠的趕了上去。

「哥哥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家是怎麼樣的人家？夫妻口角，有動手打的理由嗎？以後大家安分些，也就是了。何苦來？夫妻總是夫妻，這樣吵鬧着，給母親聽見了，不是又傷了她老人家的心嗎？」毓珠把如海攔住了，又絮絮地說着。如海被妹妹一勸，當然也順水推舟的不趕上去了。

不料月琴却哭得更利害，頓脚大罵道：「打打，打打，打打，我可不是你家的童養媳，你是吃打飯的嗎？我今天就給你打死也乾淨，明朝好叫我爸爸來給你打官司，反正你是不怕的，你說高士滿門口瞧見的，這是我的表哥，那天偶然去玩玩，爸爸媽媽也知道，這要什麼緊，誰像你今天和舞女開房間，明天和嚮導員開房間，這你作丈夫的難道是應該的嗎？」

正在鬧得不得開交，四姨太小蘭芬急急的走來道：「大少爺和大少奶的噁子可不小，把老爺驚醒了。他叫我來請你們過去，要問問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情，吵得這樣利害，別人家兩小口子總是恩愛得扭股糖兒似的分不開，你們怎的像死冤家樣的？這算什麼意思呢？」

月琴聽四姨太這樣說，方才停止了哭泣，於是四個人便一同到乃千的書房間裏去了。章乃千自從被人搶去以後，在醫院裏住了七天，就遷回家裏來調養。因爲受了一次驚嚇，總算

不曾喪命，從此不得不嚴密的提防起來。書房的門外，另外再添上了一扇鐵門，門上又架了一柄大鐵鎖。鐵門的外面，除了阿金阿銀兩個保鏢外，尚添雇了一個羅宋保鏢，三個人握着手鎗，整日的在門外踱來踱去。凡是親友等要和乃千接洽事情，都要經過保鏢的搜查，然後纔開鐵門放入接談。以爲這樣子，可以萬無一失，決不會再有暴徒敢來行兇等的事情發生了。

至於乃千在裏面的生活呢？除了吃睏撒三件事，此外祇有聽聽無線電，翻翻報紙看。可是報紙上的消息，給予他的刺激更深一些。因爲這幾天裏社會上最活動的，不是暗殺，就是綁票，報紙上差不多全都這種消息。可憐章乃千也是曾經被暗殺過的一份子，所以心裏愈加胆寒，時時刻刻祇擔憂着暴徒不知會不會闖到公館裏來暗殺嗎？我這三個保鏢不知是他們的對手嗎？這樣擔憂着，他心裏自然常常起了莫名的恐怖，因此四個姨太太也搬進鐵門裏來陪着，晚上五個人睡在一張定製的大床上，真像豬獾似的擠在一起。有時候老興來了少不得向四個人應酬應酬，但乃千已經是精疲力盡，可是四位姨太太還是叫苦連天。本來四個姨太太外面都有小白臉，這樣一來，大家都做了牢監裏的犯人一樣，不好到外面去，各人心裏的怨恨，真是難以筆述。後來幸虧二姨太太向乃千說道：「現在已是初夏天氣了，五個人睡在一張床上，到底有礙衛生。況且晚上老爺也太忙碌，雖然老爺是出了吃乳的氣力，但我們還是

分不到什麼好處，這對於老爺的身子，確實很傷的。現在我的意思，白天裏都伴在書房裏，晚上就留一個人是了，這樣每八七晚或者八晚輪流的挨着，不是好得多了嗎？」

章乃千聽了二姨太的提議，也覺得很有道理，於是便允許了這個請求。從此以後，這彷彿是放了四個姨太太的一條生路，單等晚飯吃過，除了值日的姨太留在房中陪伴乃千，其餘三位姨太，就塗脂抹粉，歡歡喜喜的到外面去，你約小王，他約小陳，你上舞廳，他開旅館，真是非常的快樂。二姨太還向三個姨太討好，全靠她的提議，纔有這樣幸福的日子，三位姨太也是甘拜下風，都說全仗妙計。祇可憐章乃千每夜要做三隻烏龜，可是他還蒙在鼓裏一些兒也不知道呢！

裏的宿舍。未等四個人走到書房門口，由保鏢開了鐵門，讓四人進內。毓珠在一脚跨進鐵門的時候，心裏就有一陣感觸，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乃千是躺在匠床上抽大煙；二姨太給他裝煙，三姨太給他搥腿，大姨太在桌旁給他切花旗蜜橘。

毓珠，如海，月琴三個人走上去，叫了一聲爸爸。乃千皺了眉毛，把煙槍放下了。說道：「你們到底爲什麼吵鬧？小夫妻總要和和睦睦，又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究竟鬧什麼呢？你們倒給我說出一個理由來。」

如海月琴相互的望了一眼，都不敢告訴，良久，不約而同的都說了一句沒有什麼的話。

乃千不信道：「既然沒有什麼，那麼哭哭鬧鬧算什麼意思？珠兒知道嗎？哥哥嫂嫂作什麼鬧嘴的？……」

毓珠是個聰敏的姑娘，她當然不願意多嘴管這些閒事。遂笑道：「那裏有什麼正經事，還不是喜歡吵吵當玩兒嗎？」

如海月琴聽妹妹這樣說，都不禁爲之嫣然失笑。四個姨太太也都呵呵大笑起來，大姨太太當時一小姐這話就說得真不錯，兩小口子沒事幹，還是吵吵嘴解個悶兒。白天像冤家，是報紙上的通，祇怕哥哥妹妹喊得震天價響的了。」

大姨太太這句話說得衆人又都捧腹大笑，乃千也笑起來，見如海和月琴很羞澀的低下頭兒，似乎也在笑。便說道：「吵嘴是沒有什麼好玩的，我勸你們以後不要吵鬧了。」說着，又向如海道：「現在外面暗殺綁票這樣多，我是再也不敢到外面去了。你在外面走路，千萬也得小心。華洋銀行的事務，我已通知秘書長，叫他天天到我這兒來一趟。至於大陸紗廠，雖然廠長可以完全負責，但我總有些不放心，你課餘有空的時候，常去給我望望，並向廠長探問探問情形，叫他每星期做一個報告單給我瞧，你順便也可以考察考察實業，將來你離開大學以後，對於這些事情都是值得注意呢！」

如海對於父親

又一隻耳朵進，一隻耳朵出，但也祇好唯唯答應。乃千一面

又勸慰了兩人一番，毓珠三人方纔出鐵門來。保鏢待三人走後，立刻把一柄大鎖又鎖了上去。房裏的佛堂，母親喃喃唸經的聲音，又很清晰的觸到耳鼓。她覺得替自己呆在這個環境裏，實在是太痛苦了。於是她倒向床上，伏在枕兒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毓珠真的太可憐了，她覺得四週包圍的都是畸形怪現象，她不相信這就是自己的家。爲了毓秀的搬家，自己是完全陷失了失戀的苦海。但她並不怨毓秀的無情，她更恨這萬惡的家庭。她想脫離家庭，流亡到外面去。不僅是想脫離家庭，而且她還想脫離這萬惡的上海。後來校中一個同學勸慰她別灰心，努力學業是你最大的責任。既不願住在家里，何不住到學校裏的宿舍來呢？毓珠聽了這話，倒很以爲然。從此以後，毓珠就住在校中。除了讀書外，和同學們玩玩網球，拋拋籃球，倒也慢慢地忘記一切的痛苦了。

如海自從和月琴那日大吵了後，愈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夜夜不歸。月琴知道沒有希望，遂也漸漸浪漫起來。兩口子你玩你的，我幹我的，大家索性各不過問。有時候在同一交際場上遇見了，便也很大方的玩了一回，各自走開，這樣倒也相安無事。毓珠星期日有時也回來一次，望望母親，祇見三歲的姪女兒雅萍，在乳娘手裏嘻嘻的笑，問起哥哥嫂嫂，乳娘總是搖搖頭說不在家，毓珠覺得這個可憐的孩子。

乳娘一樣，心裏暗暗感嘆。因爲回

家所難到的情形，都是刺激，然後她連星期

了。

如海受了父親的囑咐，他也帶到大陸紗廠去視察。原意是瞧瞧廠中的情形如何？不料如海一見數百個的女工中，也有比舞女嚮導員美麗的，這就動了心，暗想，舞女嚮導員玩厭了，何不玩玩新鮮的？所以他到廠裏去的日子很勤，先扛工頭潘美珍看中了。美珍是個三十二歲的新寡，一見董事長的公子來吊自己膀子，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所以格外奉承，把個如海樂得心花怒放。從此以後，潘美珍便做了拉皮條的職務，凡有容貌美麗的女工，無不給如海搭上了手。在如海可說是發現了新大陸，從此舞場裏倒很少有他的足跡了。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已是盛夏的季節了。這天如海又到廠裏來物色人材，祇見有一個女工，生得嬌小玲瓏，眉如遠山，眼若秋波，芙蓉其頰，楊柳其腰，最最令人銷魂的是頰上兩個深深的酒渦。真可說是王嬌再世，西子復生。如海看得涎水欲滴，連忙把潘美珍喊來，問這女工叫什麼名兒？幾時進廠的？美珍睜眼兒瞞他一下。笑道：「她的名兒叫楊春霞，進廠還祇有一星期光景，章少爺！你快覓了這條心，那位姑娘容貌雖然艷若桃李，但性情却冷如冰霜，我想這個恐怕是不容易勾搭的？」如海一肚皮的高興，不料被她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一時望着個是呆若木雞地愣住了。

長篇社會
寫實小說

浮生夢

下冊

馮玉奇著

九 防不到人心多險詐

寒暑表上的熱度是一天一天的高起來，社會上的物價，也是跟着熱度同樣地飛漲。米買一百五十元一石，煤球買十八元一担，豆腐吃肉的價鈿。走到呢絨店門口瞧，衣料每尺八元十元，甚至於二十元三十元一尺的也有。走到鞋帽商店門口去瞧瞧，皮鞋每雙一百元，至少也得三四十元一雙，這樣的生活程度之下，最痛苦的是一般薪水階級的人們，他們在公司，在商店裏辦事，人家稱呼者所謂一般先生們，一件長衫是脫不掉的，假使拿所得薪水而論，實在還及不來馬路上的人力車夫底進益。所以這般薪水階級的人們，被生活真壓迫得透不過氣來。不管是春天是夏天，他們的臉上總是浮着秋的面色。所有物價，均漲十倍以上。資本家的加薪，是決不會同樣地加十倍的，加了一半，已經是謝天謝地，何況有些還反對着不肯加薪呢！人家說資本家的良心是黑的，我說也許簡直是沒有的。百物的騰貴，這使資本家十萬可變百萬，百萬可變千萬，他們絕對是不受一些兒影響的。所以物價愈高，資本家愈肥胖得像豬獠，貧民階級也愈瘦削得像枯枝。他們祇曉得自已穿了一套從前貧苦人家可以娶一個

老婆帶用那麼貴的衣服，着了一雙從前死人埋棺材那麼貴的皮鞋，然而他們不想想這般薪水階級的人們，家裏同樣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兒女，買不到一雙皮鞋的薪水，叫家裏人吃什麼？喝粥湯也是不能夠了。就是喝自來水吧！際此水電費增價的當兒，恐怕喝自來水也是喝不成的了。唉！這個時代！這個世界！簡直是窮人的末路。

秋露的哥哥士杰，在大陸紗廠裏任賬房的職司，月薪雖然也有八十元，但除了房租三十元，剩下五十元錢，怎麼夠家裏五個人的日常生活費呢？說也可憐，士杰本身固然一個閒錢不化費，大熱的天，他的身上還是一件老布的長衫呢！每次從廠裏回家，總聽到母親的長吁短嘆，妻子的怨聲載道，使他一顆心兒會感到油煎那樣的痛苦。他常想不願再做人下去，雖然不作弱者的表示，但至少是脫離這萬惡的上海。不過他怎能拋掉老母妻子弱妹呢？所以他是在萬分的痛苦中忍耐着，總希望光明會降臨到他的頭上，雖然他也明白這是一件空虛的夢想而已。

這天士杰又從廠裏回家來探望母親，祇見家裏除了母親和鳴申外，小雲和秋露都不在，心裏殊覺不快。遂問道：「小雲到那兒去了？」鳴申道：「媽和小玉又到外祖母家裏去了。」士杰道：「外祖母家鐵柵開花了嗎？一個月裏也不知要去多少次的。」母親太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這也難怪，家裏又吃不飽……唉！」

「哼！誰叫她嫁給我，祇能怨她的命！一個做人家妻子的女人，可以常常回娘家去嗎？這算什麼意思？那簡直豈有此理！假使她不慣吃苦，就跟我離婚也不要緊。……」士杰聽母親這樣庇護小雲，更氣得跳起腳來。

秋露是在亭子間裏和毓秀閒談，聽得哥哥在樓下發脾氣，遂匆匆的走下來。倒了一盆冷水，擰一把手巾，交給士杰。說道：「哥哥纔回來嗎？快洗個臉兒，爲什麼長衫也不脫，儘發脾氣作什麼？」

士杰聽妹妹這樣說，方才把氣平了一些，一面脫了長衫，一面接手巾洗臉。秋露給他把長衫掛好，又替他斟盃白開水。士杰道：「你們吃過晚飯沒有？」

「還祇有新鐘六點鐘，我們沒吃過，爸爸吃過了嗎？」鳴申站在旁邊，轉着烏圓的小眸珠，悄悄的問。

士杰點了點頭，桑老太道：「廠家的飯是吃得早一些，夏天裏改用新鐘點後，天日是更覺得長哩！其實這時候也祇不過五點十分呢！」

「你媽回去幾天了？」士杰又向鳴申低低的問，桑老太不及鳴申回答，就先說道：「還祇有早晨纔去的，她是問過我，你何必一定苦追究着。」

「並不是苦追究着，我以爲既做了人家的妻子，丈夫不得意，妻子當然也祇好跟着吃些

苦。這不是我做丈夫的不肯上進，祇知吃着嫖賭，那當然是不應該。現在這個年頭兒，環境逼迫得如此，不是我們一家挨苦，幾千幾萬的人家，誰不吃着苦？一個人是不能向住洋房坐汽車的人們望的，低頭瞧瞧馬路上的流浪的一羣，也就心平氣和的了。」

秋露並不說什麼，她把煮好的粥盛在碗內，又將菜碗端出，一塊兒放到桌上。鳴申離開士杰身旁，走到桌邊去。笑嚷道：「祖母！我們吃粥了。」

士杰瞧孩子這一種神情，似乎含有好容易期待到了的意思，心裏這就萬分感觸，忍不住長的嘆了一口氣。低下頭兒，兩眼望着自己那雙已將破的鞋尖，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。

「爸爸！下學期的學費又要漲了，留座費五元，學費要三十元了。」忽然鳴申的話又觸送到士杰的耳鼓，他很快的抬起頭來，皺了眉頭。說道：「什麼？學費又要漲了，唉！這個年頭兒，還讀得起書嗎？鳴申！我瞧你還是作工去吧！書也不用讀了。反正像你爸爸讀到高中畢業，還是一個苦呢！唉！唉！」士杰說着，又連連嘆了兩口氣。

鳴申聽爸爸不給他讀書了，他一顆小小的心靈裏也悲哀起來。放下了手中拿着的筷子，眼角旁湧上了一顆亮晶晶的淚水。秋露瞧了，忙哄他說道：「鳴申！你別哭，爸和你說着玩的，下學期當然給你繼續讀下去的，你放心是了。」

士杰瞧孩子因為沒有書讀而竟哭起來，可見孩子倒是一個有志氣的，祇不過做爸的能力

太薄弱了。唉！我有什麼資格作孩子的爸？……士杰有些心酸，眼淚幾乎也掉了下來。

秋露見哥哥這樣頹喪的神情，她那一顆芳心自然也感到極度的不安和難受。覺得自己老住在家中，終也不是一個道理。隔壁的三圈和銀寶，都在舞廳裏作舞女，聽說每月收入倒有二三百元。作舞女雖然是墮落的初步，我自己固然不願意，母親哥哥也未必贊成。那麼女子除了犧牲色相是一個出路外，難道就再沒有生產的能力了嗎？唉！……秋露握着竹筷，低頭暗暗的沈思，忍不住胸口也有一股子鬱氣塞上來。

在吃畢這餐粥的時候，秋露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。向士杰說道：「哥哥！你們廠中難道不添女工嗎？反正我在家裏也沒有什麼事情幹，何不就到廠裏去作工呢！」

「像我們這樣人家也從來不曾作過工，我怎能忍心叫妹妹拋頭露臉的去吃辛苦？」士杰搖了搖頭，表示並不贊同。

「哥哥！你這思想太落伍了，作工算不得低賤的事，我認爲以氣力換飯吃那是最神聖最高尚的。哥哥！我想你準定介紹我進廠去工作，這樣多少可以減輕你一些負擔。不則，我在家裏也不安的。」秋露聽哥哥不贊成，遂把明眸脉脉地凝望着他臉兒，絮絮地解釋着她的理由。

士杰低了頭兒，依然不回答。桑老太覺得除了老的少的不會工作外，年輕的做些事原也

應該，在這個年頭兒，還管得了女孩兒家男孩兒家嗎？反正做工終比做舞女做賭場裏女侍者要高尚得多。遂也向士杰說道：「那麼你們廠裏是不是需要女工？假使你能夠介紹進去的話，就不妨介紹一聲，秋露去做了工，至少也可以補助一些家用的。」

士杰聽母親也如此說，一時心裏也躊躇起來。望了兩人一眼，說道：「介紹幾個女工，原是極容易的事情。祇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搓了搓手，却是停住了。秋露是個多麼聰敏的姑娘，烏圓眸珠一轉。說道：「祇不過什麼？可不是怕丟了你的臉嗎？……我想不用說兄妹關係，那就不要緊了。」

「唉！你不知道社會上的人心是多麼的勢利，一個賬房先生的妹子去做工，也許因此會給人輕視的。……」士杰被妹妹一語道破，兩頰紅得有些發燒。

「哥哥當然也有為難的地方，不過改個姓名，你祇說是鄰居罷！那也沒有什麼關係的。」秋露當然也同情哥哥的處境，但爲了生計的逼迫，是不得不再想委曲求全的辦法。

「既然妹妹吃得辛苦，我總有辦法。……」士杰見秋露一定要去作工，自己當然也不阻擋了。秋露嘆道：「祇要有飯吃，也就不管吃苦的了。」

「那麼你明天上午九點鐘來廠找我吧！我此刻回去了。」士杰見時已八點鐘了，遂匆匆起來回廠裏去了。秋露點頭答應，一面洗好碗筷，一面走到亭子間來告訴毓秀。

毓秀聽了秋露要去做工的消息，心裏頗爲悶悶。說道：「不知有多少一月可以做？」秋露道：「起碼也有五六十元一月可以做的，鄭先生！怎麼不贊成嗎？」

「並不是不贊成，做工雖然自食其力，比任何職業要高尚些，但社會是黑暗的，人心是險惡的，容易上人家的當罷了，」毓秀當然不好意思說不贊成，所以他微笑着搖了搖頭。但他後面這兩句話是很沉着，表示非有堅強的意志不可。因爲作工的環境，究竟是最惡劣一些了。

秋露自然很明白他的意思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這個你祇管放心，我雖然年紀輕，叫我上人家的當，這是決不會的了。況且我的作工，完全是爲了目前的困迫，將來哥哥能夠稍有光明的發展，他當然也不願我再作工的。不過如今這樣生活程度之下，若不去做些生產的工作，又有什麼辦法？唉！……」說到後來，忍不住又長嘆了一聲。

毓秀也覺得在萬不得已之下，秋露纔會出此下策。否則，一個女孩兒家，誰願意去拋頭露臉的作工呢？因此也嘆了一聲，低頭不語。

「鄭先生！你心裏不快樂嗎？……」秋露望着毓秀黯然的神色，她芳心有些悲酸，兩頰紅得像兩朵玫瑰，眼皮也慢慢地潤濕起來。

「沒有，……：我覺得世界是太平等了。……」毓秀腦海裏想起了毓珠，他覺得同樣

是個可愛的姑娘。為什麼環境要有這樣的差別。

「這是窮人的命！……」秋露傷心得滴下淚來。說了這一句話，喉間有些哽咽，她掩着粉臉，幾乎失聲啜泣起來。

「桑小姐！別傷心，窮人沒有窮到底的，祇要我們能夠刻苦耐勞，不灰心，不氣餒，努力幹下去，光明終會降臨到我們頭上的。」毓秀見秋露哭起來，心裏也很悲傷，但他決不能作懦弱的表示，他鎮靜了態度，向秋露正色的勉勵着。

秋露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手背抬到頰上去抹擦了一下眼皮。說道：「當然！我們是決不能灰心的。鄭先生！你應該同情我的所以去工作的苦心，你不能怪我自甘下賤去……」

毓秀聽到這裏，方才明白秋露的哭，是爲了生恐我怪她去工作的緣故。一時覺得秋露的可憐，真是太令人感動了。情不自禁的猛可走了上來，大胆握住了秋露的手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怎麼……唉！我感到慚愧……我……」毓秀肚裏覺得有千言萬語要傾吐，但結果依然沒有說出來。他因爲是感動得太利害的緣故，他的眼淚也撲簌簌的掉下來。

秋露被他一滴淚，自己的淚，也就更像雨一般的落下。兩人哭了一回，室中是靜悄悄的，忽聽樓下桑老太在喊秋露去睡了。秋露這才擦乾了眼淚，向毓秀點頭道了一聲晚安，匆匆的走下樓去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珍似乎也同情的樣子，把自己那碗魚羹拿到她的面前。說道：「楊小姐！別客氣，你從此回家吃吧！」

秋露見她和自己表示好感，心裏當然很歡喜。因為她是工頭，平日對待其他的女工，臉孔總是鐵青的，彷彿欠了她三百兩銀子一樣。如今她待我很好，我是應該和她聯絡感情，那麼在工作上也可以得到很多的方便了。遂眉毛兒一揚，微笑道：「多謝潘媽媽，你自己吃吧！」

「我自己吃不了這許多，你不用客氣。我這人的脾氣就是這樣子，心意說得合，我什麼地方都肯照顧的，若心意不合，我就覺得像眼中釘一樣可憎哩！楊小姐很討人歡喜，桑先生介紹你第一天進廠，我就覺得你很可愛的。」

秋露露齒一笑，掀着酒渦兒。笑道：「這是潘媽媽和我有緣分呢！我因為從前沒有幹過這些事，所以幹得不快，潘媽媽最好請你時常指教指教，我心裏真感激着呢！」秋露趁此機會，不得不奉承幾句。

美珍見她口齒伶俐，顯然是個聰敏的姑娘。便笑道：「那當然啦！楊小姐今年幾歲了？」秋露笑道：「你猜猜？」美珍望着她臉兒細細端詳了一回，覺得實在太美麗了。這樣可愛的姑娘，不要說男子瞧了歡喜，就是女人家見了誰不疼愛呢？因此倒愣住了。一回子。

秋露被她這一陣子呆瞧，倒難為情起來。笑道：「潘媽媽！你猜不出嗎？」美珍這才醒來似的笑道：「我猜你祇不過十七八歲罷了，再大也大不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你說我猜得對不？」

秋露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一撩眼皮。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十八歲。潘媽媽呢？」美珍秋波斜乜她一眼，笑道：「我三十二歲了，以後你別稱呼媽媽，那太客氣了。我想彼此親熱一些兒，我喊一聲妹妹，你就叫我一聲姊姊罷！」

「你願意有我這樣一個妹妹，那我就喊你姊姊吧！」秋露聽她這樣說，便望着她啞啞的。美珍見她薄怒含嗔的意態，這是更增加她的嫵媚。忍不住笑道：「好妹妹！你別生氣，露小腮子一鼓，睨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說這話就是不願意跟我作姊妹，否則，何必說這些虛偽的話呢？」

美珍見她薄怒含嗔的意態，這是更增加她的嫵媚。忍不住笑道：「好妹妹！你別生氣，從今以後我們就別客氣，真像親姊妹一樣好不好？」秋露點點頭，心裏非常的得意。不過她怎料得到美珍的親熱，乃是實現了她第一步的計劃呢！

晚上放工的時候，美珍和秋露道：「妹妹！我今天要到姨母家裏去探望她，姨母也住在南洋橋，回頭我和你一塊兒走罷！」秋露聽了，當然點頭答應，遂慢一步出廠，待美珍把工

務向管理先生那兒交待清楚，兩人方才一同攜手走出大陸紗廠的鐵門去。

兩人一脚跨出鐵門，祇見門口停着一輛簇新的自備汽車。車夫開着車廂，旁邊正有個西服少年欲跳上去。他一眼瞥見了兩人，便回過身子來。向美珍叫道：「潘大嫂！你怎麼這樣晚才回家呀？」

「哦！原來是章少爺！唉！這也是做工頭的苦，要吃飯，那又有什麼辦法？祇是累我妹妹也這樣晚回去了。」美珍回頭望了如海一眼，故意裝做祇有發現的叫了一聲章少爺，一面含了滿臉的笑容，一面又嘆了一口氣。

「誰是你的妹妹？我怎麼從來也沒聽你說起過？」如海一面笑嘻嘻問，一面把明眸在秋露的臉上脉脉地逗了那麼一瞥。

「不是我親妹妹，她是我的乾妹子。霞妹！這位是廠裏董事長的少爺章如海先生，他到廠裏常常來考察實業的。」美珍趁此機會，給秋露介紹着。秋露很羞澀的點了點頭，却不說什麼。

如海也不向秋露搭訕着，笑道：「潘大嫂！順便的，要不要我送你們回家？」美珍笑道：「那是再好沒有，我們真懶得走路，但不知會就攔章少爺的正事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……」如海說了這麼一句，他的身子先跨進車廂裏去。美珍拉了拉秋露的

手，笑道：「妹妹！我們就揩揩油坐了去吧！」

「怪不好意思的，我們還是走走的好。……」秋露兩頰飛起了一朵紅霞，扭捏着身子，卻不肯開步走。美珍急道：「你別傻了，那要什麼緊？」她一面說，一面也不徵求秋露的同意，拉了她的手，身子就向車廂門口走。

在這個情形之下，秋露又不好竭力的掙扎，竟沒有抵抗的被她拉到車廂門口來。既到了車門口，美珍還把秋露先推了上去。秋露的芳心，像小鹿般的亂撞，她的兩頰漲得玫瑰花似的鮮紅。意欲不跳上去，但美珍是推得很有勁，若轉身回過來，反叫人笑話。倒不如索性大大方方的上去好嗎？秋露這樣一想，竭力鎮靜了態度，遂跨步跳上。如海見秋露跨上來，心裏真樂得不知所云。但爲了美珍曾經再三叮囑過的，所以他也顯出十分大方的態度，把身子靠到右邊的車門邊來，表示和秋露坐的距離很遠的。

待美珍跳上車廂，開了車門，那車夫撥動機件，嗚嗚一聲，車身便向前疾馳開去了。如海這才問道：「潘大嫂府上那兒？」

美珍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今天我不回家去，你給我們閉到南洋橋天同坊去好了，這是我乾妹子的家裏。」如海聽了，便向車夫說道：「阿根！你聽見了沒有？南洋橋天同坊。……」阿根點頭說了一聲知道，又連撥了兩聲喇叭。

汽車在馬路上駛行得非常的快速，靜悄悄的彼此都不說話，空氣是顯得十分的緊張。秋露的身子，是緊緊地靠在美珍的身旁，因此如海和秋露之間，就彷彿留出一個空位來。如海見秋露的臉龐是紅暈得可愛，真彷彿剝出雞蛋似的，那一個深深的酒渦，愈令人感到有些想入非非。覺得秋露的美貌，比自己的妹妹更要嬌艷一倍。因為秋露的明眸是低垂着，如海的視線也跟着她注意到下面去。這就見秋露不覺脚，穿着元色繫帶的布鞋，扁扁薄薄的，真俏麗得令人可愛。暗想，假使能夠讓我握一握的話，那真夠人魂銷。想到這裏，心裏自不免蕩漾了一下。

秋露雖然是低着頭兒；但她的俏眼兒也偷偷地在瞟如海。見他祇管呆望着自己的脚尖出神，一顆芳心倒又引起了誤會。以為他瞧自己穿一雙布鞋子，他在感到好笑嗎？因為像這種公子哥兒，平日和他同車坐的姑娘，總是高跟鞋皮鞋，長統舞襪的，現在我這麼一個寒酸氣的姑娘，竟也坐在人家的自備汽車裏，那不是叫人感到有趣嗎？不過在人家是感到有趣，在自已却是感到十分羞慚和侷促，秋露既然有了這麼一個感覺，她的兩頰熱辣辣地更嬌紅了。同時把兩脚祇管向裏面縮進去，意思是要避免他的注目。

美珍見秋露的身子祇管向自己假過來，因為是天熱的緣故，不免有些肉感，這就附着她的耳朵，低低的笑道：「你怎麼儘坐過來？那邊空了這許多坐位作什麼？怪熱的呢！」秋露

聽她這樣說，抿嘴嫣然一笑，方才把身子略為挪過一些去，但心兒的跳躍是更快了一些，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。

「章少爺！你們學校裏可以放暑假了吧！」美珍見大家都不開口，遂笑盈盈的向如海問了一句，如海趁此回眸過來，說道：「還有七八個星期，大考也不曾開始哩！」如海要望美珍，他的視線必定先經過秋露的臉，這就飽瞧了一個痛快。但是秋露的臉蛋生得太美麗了，愈瞧愈可愛，假使瞧上一輩子，也不覺得可厭的。

秋露聽兩人談着話，自己若老是垂了粉臉呆坐着，那也不成樣兒。我又不是在做新娘子，何必這樣怕難爲情？他也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難道他會吞吃了我不成？秋露這樣想着，便抬起粉頰兒，偶然把秋波向右一瞟，不料却和如海的視線接了一個正着。如海想不到她會來望自己，心裏蕩漾了一下，不免對她微微的一笑。秋露被他一笑，真是嬌羞萬分，覺得不理又不是，和他笑又不好意思，一時真懊悔不該去望他。烏圓眸子一轉，這就有了主意，遂很快的回過頭來，向美珍問道：「姊姊！你姨媽家裏是什麼路呀？」

「我姨媽的家是在黃金大戲院過來的寧波路。……」美珍聽她這樣問，他很正經的回答。秋露暗想，那麼美珍是要比我早下車哩！她一下車後，就祇剩了我一個人，叫我一個人和陌生男子坐在一輛汽車裏，這……如何……想到這裏，急得伸手把美珍的臂兒拉住了。

說道：「姊姊！你應該送我回家，然後再到姨媽家裏去的。」

美珍見她這樣焦急羞澀的神情，覺得春霞真是個胆怯而可憐的姑娘，自己真有些作孽哩！遂點頭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就伴送你到家裏是了。」秋露這才放下了一塊大石，把捏在她臂兒上的纖手鬆開了。兩眼望着玻璃片外的馬路上，却是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

美珍從秋露的背後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向如海瞟了一下。這是一個密電，如海心裏有些明白她的意思，於是含笑點了點頭。

汽車到了南洋橋，秋露不願在里門口下車，遂喊車夫停車。美珍不曉得秋露的家究在那一段，聽秋露說到了，於是便開了車廂，自己先跳了下來。如海便向秋露笑道：「恕我不送下來了。」

因為美珍已站在人行道上了，那麼在秋露心裏想，他這一句話顯然對我而說的，人家是個少爺的身分，既送我們回家，又對我們說這樣客氣的話，假使我再不回答人家一句，這不但叫人家心裏要怪自己架子太大，而且似乎也成個不懂禮貌的沒知識的姑娘了，秋露心裏既然有了這麼一個感覺，她在走跨下車廂之前，先向如海點頭嫣然一笑，秋波轉了轉。說道：「多謝你……」祇說了三個字。她的兩頰已經成紅菩薩那麼的美麗了。立刻回轉身子，匆匆的跳了下去。如海覺得雖然從上立到下車，這長長的一條路程，她祇有向自己說一句話，這

一句話而且還是短短的這麼三個字。不過在這三個字裏，確實已得到了很深的安慰。覺得美珍這計劃，是可說已經成功百分之三十的。他樂得眉飛色舞，把身子立刻移到車門口來，抬上手去招了兩招，但阿根把汽車早又叮的一聲開去了。

「妹妹！你的家在那兒？此刻可還要我伴你回去嗎？」美珍見汽車開走後，便回睜了秋露一眼，又很神秘的嗤嗤地笑。秋露微紅了臉兒，向前指了指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還要過去一條馬路，姊姊若不嫌我家地方小，就請你到我家裏去晚餐怎麼樣？」

「怎麼還要過去一條馬路？那麼剛纔何必在這兒下車呢？」美珍聽秋露這樣說，心裏感到很驚異，不免望着她臉兒發怔。秋露明眸逗了她一眼嫵媚的目光，忸怩着腰肢兒。羞澀地笑道：「陌陌生生的就叫人家用汽車送回家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」

美珍瞧她這種嬌媚的意態，真是可人兒。忍不住笑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，我和他可很熟悉的呢！不是我倚老賣老的說笑話，章少爺我瞧他這麼兒這麼兒的高起來的呢！」

美珍這兩句話聽到秋露的耳裏，倒不禁為之愕然。凝眸合璧的瞅住了她，笑道：「姊姊！你這是什麼話？」美珍和她一面走路，一面說道：「你以為我和他開玩笑嗎？章少爺今年祇不過二十三歲，他比我要小九年。我在二十歲的時候，原在他們公館裏幫傭的，那時候他還祇有十一歲，秋天的跑跑跳跳，還常常叫我抱他玩呢！過了五年，我嫁人了，於是便脫

離了公館，但也時常去望他的母親。不料我命很苦，去年便死了丈夫，承蒙老太太可憐我，所以便叫我到廠裏來做工頭了。妹妹！你想，章少爺不是我長大起來的嗎？」美珍一篇鬼話，說得實情實理，秋露雖然聰敏，也不免相信起來。暗想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怪不得我想一個董事長的兒子，怎麼如此不顧身分的就用汽車送兩個廠裏的女工回家？這不是叫人感到奇怪嗎？如今聽美珍這樣說，倒也不覺什麼希罕了。遂笑了一笑，却是不說什麼話。

「章少爺十六歲那年就有大人氣度，斯斯文文，性情溫和得了不得，對待僕婦一些沒有少爺的脾氣，我們常和他開玩笑，說不知誰家姑娘纔有這樣的好福氣，能夠嫁到這樣一個好丈夫呢？他聽了這話，臉兒就會緋紅起來的。現在聽說是讀到大學了，就要畢業哩！」美珍見她不回答什麼，遂笑盈盈的又絮絮地說着，她是一句一句的去打動秋露心女脆弱的芳心。這話聽在秋露的耳裏，因為本身是一個姑娘，除了聽聽以外，當然不好意思發表什麼意見，所以她低了頭兒還是沒有開口，祇管一步挨一步的走。

美珍不肯放鬆她說話的機會，仍舊很得意的接下去說道：「章少爺的人兒好，就是好在一起沒有大少爺的派頭。有錢人家的少爺，十個倒有十一個是祇曉得花天酒地的胡鬧。祇有章少爺並沒這種劣根性，他對於書本很用功，老太太告訴我，說章少爺每學期總考三名之內的，而且更有一件人家不相信的事，就是章少爺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女朋友。當初我也不

信，一個大學讀書的少年，而且又有錢的少爺，會沒有一個女朋友嗎？後來方才曉得是的事實，因為他自己是個怪俊美的人兒，娶個夫人自然也要非國色天香不可，原來是他的眼界高哩！妹妹！你想，這人可難弄嗎？」美珍說到這裏，還把臉兒微側了過去，向秋露瞟了一眼。

秋露在這情形之下，當然不能不回答了。便把秋波一轉，微微的一笑。很隨口的說道：「有錢人家的兒子肯這樣子，那倒是難得。……」

美珍聽秋露這樣說，知道她有些動了心，這就暗暗歡喜，覺得事情百分之五十可以成功的了。其實如海這小鬼的那副小白臉，真也夠女人家心裏癢的，美珍想得十分得意，臉上含了甜笑，因為生恐露了馬脚，覺得吹牛是應該適可而止的，所以也就不再說什麼。

「姊姊！回頭你瞧了我的媽，可別說起章少爺用汽車送我們回家的話，知道嗎？」秋露和美珍踱進天同坊，在十八號的門口站住了，悄聲兒的又向美珍叮囑着，美珍點了點頭，於是方才攜手走進裏面去。

兩人走進屋子裏，見小雲已盛開了粥，彷彿正等着秋露回家來吃飯似的。桑老太和小雲突然見了美珍，因為並不認識，自然呆呆地愣住了。秋露於是含笑向大家介紹了一回，桑老太知道美珍是廠中的女工頭，一時便待她十分客氣，並且請她竭力照顧秋露，美珍自然含笑

答應。

這裏秋露暗暗地塞給小雲二元錢，叫她現成的去添兩隻菜。不多一回，小雲裝了一盆燒肉，一盆燒鴨，端着出來。笑道：「潘大嫂！不要客氣，吃飯吧！這兩天天氣熱，孩子們飯吃不下，所以燒了些粥吃，潘大嫂吃不慣，我們再燒飯吧！」美珍忙說道：「夏天裏晚上上海人都愛喝粥，我也喜歡喝粥，大嫂子別客氣罷！」

「嫂嫂！我和美珍姊像親姊妹一樣，並不和她客氣，媽媽虎虎的胡亂吃些兒罷！」秋露說着，拉了美珍已坐到桌旁來。美珍回頭叫老太太大嫂子一同來吃，又連說太客氣，我可不好意思呢！秋露瞟她一眼，啞的笑道：「我們一些也不客氣，叫姊姊喝碗粥，還能說客氣嗎？」秋露這一句話，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晚飯後，美珍和桑老太閒談了一回，便起身告別。臨走，還摸出四元錢來，給兩個孩子買糖吃。小雲笑着叫鳴申道謝，這裏秋露送美珍出了弄堂。低聲兒笑道：「姊姊此刻還到姨母家裏去嗎？」美珍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我想回家了。」

「那麼我給姊姊討車，……」秋露聽了，一面說，一面向人力車招手。美珍見她伸手要摸車錢，便推了推她的身子，一面很快的跳上人力車，向秋露笑道：「自己姊妹，還客氣作什麼？好啦！明天會，你進去罷！」

秋露待欲趕上去付車錢，祇見美珍已吩咐車夫急急的向前拉去了。秋露祇得罷了，眼瞧着車子遠去了，回身正欲走進弄內去的時候，忽聽後面有人招呼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在送客嗎？」

一〇 怎禁得香餌巧安排

秋露回頭去望，原來是毓秀正從外面回來。他臉兒紅紅的，似乎是喝過了酒，神情十分的歡悅。覺得鄭先生這樣快樂的意態，倒是很難得見的。遂也含了滿面的嬌笑，一擦眼皮。說道：「鄭先生晚飯外面吃的嗎？想是遇到了一件得意的事……」

「噢！你怎麼知道我遇到一件得意的事？……」毓秀不等秋露說下去，心裏不免感到意外的驚喜，瞅住了她粉頰兒嘻嘻的笑。

「噢！我當然知道，瞧了你那有趣的神情，我心裏就明白……」秋露知道鄭先生果然是很得意的，心裏也就代為喜歡了一陣。眉兒飛揚，烏圓的眸珠，在細長的睫毛梢裏滴溜地一轉，掀着酒渦兒，也嫵媚地笑起來。

毓秀覺得秋露這笑的意態，真是美到了極點。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面頰，明眸脉脉含情的望着她。啞的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我今天的神情有趣嗎？這話可真的？」兩人說着話，已是

步到了十八號的門口。秋露覺得毓秀今天過度的興奮，不免帶有些涎臉的態度，遂不回答他，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。

「鄭先生回來啦？」秋露在逗給他一個白眼之後，便很快的走進屋子裏去。本來別個房客前門是不好走的，因為客堂就是人家的臥房。不過毓秀是例外的，因為他和桑太太小雲也是很熟悉的了。所以毓秀跨進客堂的時候，桑太太就笑着向他招呼。

「回來了？老太太用過飯了嗎？」毓秀是很恭敬的彎了彎腰，也含笑回答着。一面拉過鳴申的手，一面在袋內摸出一袋花生糖來，塞到他的手裏去，小雲先瞥見了，連忙說道：「鄭先生這做什麼？那不是太客氣嗎？」

桑太太和秋露也發覺了，忍不住也笑起來。毓秀道：「又不值什麼？大嫂別這樣說，鳴申！你快拿着吧！」桑老太道：「那麼向鄭先生謝謝，就拿着了。」鳴申起初還害羞，經祖母這樣一說，於是便含笑拿了，向毓秀還道了一聲謝。

秋露見毓秀今天顯然是特別的高興，便瞞他一眼。笑道：「不用謝他的，反正今天鄭先生是遇到一件得意的事哩！唔！袋內高聲聳的，想來還有什麼東西藏着要送送我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伸出纖手來還向他攤了攤。

「你這妮子不害臊的！虧你說得出？」桑老太瞅了她一眼，撲的笑了，小雲秋露毓秀三

人都都笑起來。小雲給他倒盃冷開水，波波在他臉上撩了一下。笑道：「鄭先生今天大概是很高興，在外面還喝過酒呢！可不是和女朋友在外面一塊兒吃飯？」

「那裏那裏？怎怎的還有女朋友？」毓秀對於小雲這個取笑，倒是窘住了。漲紅了兩頰連連的搖頭。

秋露見毓秀這個神情，表面上雖然仍舊很自然，心裏却在暗想，嫂嫂這話不要說到他心眼兒裏去嗎？因為他住在十六號的時候，我是確實曾瞧見他和一個很摩登的小姐一塊兒出去的。雖然搬到這兒以後，那小姐是沒有來過，但這幾天裏我在外面作工，或者已經來過了，我那裏又知道呢？想到這裏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鼻子管內祇覺有股酸味沖上來，是怪難受的。秋露雖然沒有喝過酒，但她此刻的臉兒也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

「我洗澡去了，今天真是怪熱的，你們慢坐。」毓秀在喝過一口茶後，他便站起身子，明眸還向秋露望了一眼，彷彿還含有一層「你也上來吧」的意思。

毓秀到了樓上亭子間裏，先開亮了電燈，把衣服脫了，在袋內又取出一隻扁長的玻璃瓶，因為外面有包皮紙裹着，所以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他把一方口大小的玻璃打開，天空裏就有一陣涼風簌簌地流動進來，毓秀遂洗了一個身子，換了短袴和馬夾，覺得全身爽朗了許多。端了污水，匆匆到樓下去傾了。在自來水龍頭旁遇到秋露也在盛水，遂向她低低的道：

「你就上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秋露自聽了嫂嫂這句話後，心裏就很高興，今聽毓秀又向自己這樣叮囑，一時把不高興又拋去了。點了點頭，秋波一轉，嫣然的笑了。

毓秀回到房中，把桌上的水漬揩擦清潔，坐在窗口乘了一回涼，心裏真是萬分的高興，口中不免呼起市上流行的歌曲來。在毓秀的心裏想，以為秋露總立刻會上來了，不料二十分鐘後，還不見秋露的到來。一時心裏十分焦急，暗想，剛纔她明明向我點頭的，怎麼還不上來，難道她聽了小雲的話，就疑心我真的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飯了嗎？那麼她一定又生氣了。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

「鄭先生！你跟我有什麼話說呀？」毓秀這一聲氣還沒有嘆完，忽然一陣嘻嘻的笑聲，猛可送入他的耳鼓，倒使他大吃了一驚。慌忙回眸去望，見秋露已換了一件印花洋紗的旗袍，笑盈盈的站在室內了。遂帶笑帶嗔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躡着腳兒走路，一些聲響都沒有，可是存心嚇着我嗎？」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便抿嘴吃吃的笑起來。毓秀瞧她這樣情景，想來不是生氣。便又笑道：「怎的這許多時候才上來，我以為你又生氣了，倒叫我担了二十五分鐘的心事。桑小姐！你坐到窗口來吧！這裏風涼。」

秋露見他站起身子，把自己坐的那張藤椅讓給自己坐，他又端了一把靠背椅坐。於是也

就不客氣的坐下了，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。笑道：「怪熱的天，你自己知道洗澡，別人家難道就不用洗身了嗎？」

毓秀這才明白了，忍不住望着她粉頰啞聲兒的笑。秋露被他瞧得難爲情，撮了小嘴，白他一眼。說道：「有什麼好笑？」毓秀道：「我笑自己太笨，這些事也會想不到，竟疑心你生氣哩！」

「不過我原也氣着你的。……」秋露把身子靠着藤椅的背，臉兒微微的仰着，椅背上散了一片烏雲，襯托得那張臉蛋兒，白裏透紅，更像出水芙蓉那麼的鮮麗。她明眸是斜望着窗外藍色的天空，對了閃爍的小星，似乎在想什麼心事，口裏却很隨便的說出了這一句話。

「噢！你爲什麼要氣我？」毓秀對於她這句話，倒是感覺十分的希奇，定住了眼睛，不禁愣住了一回子。

秋露被他一問，這才意識到似的回眸過來，瞟他一眼，却是笑了。毓秀見她抬着白嫩的臂膀，掠着被風吹亂的鬢髮，這種風流媚人的意態，會令人感到有些想入非非的。遂又笑道：「爲什麼氣我？你應該說個理由我聽的。」

「我和你說着玩，……客人坐着，怎不倒盃茶我喝？……」秋露要氣他的原因，實在說不出口，因此紅暈了兩頰，却又搔了搔頭。但立刻忽又轉變了話鋒，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，

向他要茶喝了。

毓秀笑了笑，祇好站起到桌旁，去斟了一盃冷開水。回身向秋露望了一眼，見她坐的姿勢實在太安閒，彷彿有些仰臥的模樣。一個青春時期的少女，那種嬌懶的神情，是多麼的醉人啊！毓秀不免出了一回神，在出神的當兒，又瞥見她腳下還拖了一雙綉花的睡鞋，襪子也沒有穿着，那雙俏腳兒真白嫩得一點癍疤都沒有。毓秀覺得秋露對於自己會這樣放浪，也可見她是多麼真心的愛我呢！

「爲什麼？一盃茶要斟這許多時候？」秋露的明眸早已偷窺見毓秀出神的意態了，一顆芳心真是又喜又羞。但她故意裝做不理會，眼睛向天上望，嘴裏却這樣問着。

「來了，來了，小姐別性急呀！」毓秀這才醒來似的，故意逼尖的聲音，笑嘻嘻的已走到秋露身旁來了。秋露聽他這樣說，掩住了粉臉，忍不住格格的笑出聲來。

毓秀又在椅上坐下了，微俯過一些身子來，拿了茶盃遞給她。笑道：「我這丫頭可像不像？桑小姐！別笑了，快喝茶吧！」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忽然停止了笑，把小腮子一鼓，撮着紅紅的嘴唇。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話可是挖苦我？我有福氣丫頭服侍我？」

「誰知道誰？說不定將來當然有這個福氣的。……」毓秀對於秋露這回的嬌嗔，却並不

一些驚慌，而且也不加以抱歉，他正了臉色，表示將來很有一種希望的樣子。

「這福氣誰給我享？除非你，……」秋露聽他這麼說，把剎住了的粉頰兒，又浮現一絲笑意來。但却仍撮着小嘴兒，向他披了一披。不過這兩句話說的時候，是並沒有加以仔細的思索。及至說出了口，卻又難爲情起來。連耳根子也漲得血紅，羞澀地瞟他一眼。一面接過他手裏的茶盃，一面又回過臉兒向窗口去望了。

毓秀在外面喝了一些酒，原是為了高興的緣故。如今聽了秋露這兩句話，他更興奮得笑出聲音來。說道：「假使我有得意揚眉的日子，當然我會給你享這個福氣的，那你可以放心那！」

秋露聽他這話未免有些輕薄，不過心裏是原諒他的。因爲他這失常的態度，完全是爲了喝幾盃酒的緣故。這種興奮的樣子，他是幾個月來所從來沒有見過的，所以秋露啐他一口，祇逗給他一個嬌嗔，却並沒有惱怒他，其實秋露的心靈裏除了喜悅和羞澀外，却也不忍去惱怒他。

「桑小姐！你信不過我嗎？那你瞧吧！這是什麼？……」毓秀聽她向自己啐了一口，便起身在桌上把那瓶東西拿來，復又在椅上坐下，同時把那瓶東西放到秋露的膝踝上來。

秋露回頭來望，倒是愣住了。怔怔的問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毓秀把她手中的茶盃接去，笑道：「你打開包皮紙來瞧吧！」
秋露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嘴唇皮子，凝眸含顰的把那瓶東西拿在手裏，一面揭去包皮紙，一面心裏似乎在作猜測的樣子。

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，秋露透開包皮紙一瞧，却是一瓶麥精魚肝油。一時好生奇怪，望着毓秀俊美的臉蛋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我不懂，這是作什麼？」

「噢！你忘記了嗎？那時候我還住在十六號裏，你曾經有些貴恙的，纔好了不多幾天，又要給我來洗衣服。我說你這樣嬌弱的身子，是應該進一些補品的，可是我光嘴裏說說，沒有實行。不過我既存了心，我總希望有做到的一天。桑小姐！你現在又作工去了，身子當然更辛苦了，所以這魚肝油我是請你補身子的。」毓秀見她不明白似的神氣，遂很誠懇的絮絮地說出了這一篇話。

對於進補品的一句話，此刻提起來，秋露當然也還記得。可是她再也想不到毓秀這人的說話，完全倒是說一句是一句的。原來當初他說這話的時候，確實有這一個存心。唉！他這一分兒情義對待我，與丈夫又有何異？普通的丈夫，對待自己的妻子，恐怕還沒有這樣的關切呢！秋露她是沒有想到毓秀所以這樣對待自己，正因為自己也拿了妻子的地位丟給他操作的。秋露一顆芳心是感動得太利害了，她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她祇有把熱情的眼淚，大顆兒的

滾下來，表示她內心是感激到了不能再形容的地步了。

「桑小姐！你癡了。……」毓秀心中當然也明白秋露這次的淌淚，是並沒有悲哀的成分。他望着秋露海棠帶雨一般的嬌容，是祇有感到萬分的喜悅，明眸瞞他一眼，逗給了她一個神秘的甜笑。

秋露想剛纔樓下自己和他開玩笑，問他伸手討東西，不料他果然藏有東西送給我的，這就破涕嬌媚地笑起來。掛着眼淚會笑，在一個美麗姑娘的臉上，真是再也說不出的好看了。「你別孩子氣，剛洗過浴，又淌淚了。」毓秀又低低的說。

「鄭先生！你發財了？買這挺貴的東西送給我，叫我心裏怎好意思受？」秋露這才把手背擦乾了淚水，秋波脈脈含情的逗給他一個媚眼兒。毓秀聽了，却嘆的一笑。原是倒給秋露喝的茶，此刻因為自己代拿着，遂喝了一口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不知道嗎？我真的發了財哩！」

「你發了什麼財？倒說給我聽。……」秋露因為毓秀今夜特別的高興，使她一顆芳心中真的有些相信他是發了財，忍不住嘴角旁露出一絲笑意來。

毓秀把坐着的靠背椅移近了一些，兩人的膝踝幾乎有些相觸在一處了。秋露因為他是光着兩腿，心裏總有些難為情。遂瞅他一眼，抿嘴故意催道：「你快說呀！你既不囤米囤煤，

又不做賊做盜，打那兒去發的財呢？」

「你別性急，我當然要告訴你一個詳細的。……」毓秀說到這裏，把手中拿着的玻璃盃，湊在嘴旁，又喝了一口。秋露見他把開水喝去了大半盃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來。說道：「你算倒一盃茶給我喝，可是結果，我沒喝上一口，還是你自己喝的。」

毓秀啊啞了一聲，自己也笑起來。說道：「該死！我這人真糊塗，大概是因爲太太熱了的緣故，我竟忘其所以然了。桑小姐別生氣，我給你再去倒一盃。」

「不用倒了，你這剩下的半盃，儘夠我的喝了。」秋露見他忙着又要站起來，遂情不自禁的伸手輕輕打了他一下大腿。毓秀見她俏眼兒還含有些嗔意，但她這一下打着，自己心裏反而蕩漾了一下。也就涎着臉兒笑道：「我喝過了，你不嫌髒？」

秋露暗想，這人倒也愈熟悉愈壞起來了，兩頰不免又有些赤化。遂睨他一眼，故裝毫不介意的神氣。說道：「你也是嗜喝的，我也是嗜喝的，你又不曾生着肺病，難道怕傳染給我嗎？」

「你不要觸我霉頭，我這麼強壯的身子，會生肺病嗎？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樂得什麼似的，但却瞅了她一眼，嗤的笑了。秋露格格笑道：「誰叫你說這些話？」毓秀道：「那麼你既然不嫌髒，就拿去喝吧！」說着，把玻璃盃子遞過來。

秋露伸手接着，却不就喝。嬌嗔似的說道：「你怎麼啦？怕我搶了你的錢，爲什麼還不把發財的事情告訴我呢？」毓秀這才笑道：「前天我是完成了一部小說，那原是利美書店的定稿，我和經理說，現在生活程度這樣高，印刷所裏的排工費，聽說也要三元一千呢？那我們作者難道還及不來排字房裏的工人嗎？請文友來免也太苦一些了。況且我所著的書，銷路甚好，據說頗受一般讀者所歡迎，所以要求增加一些稿費。那經理雖然帶有些市儈氣，但銷路好是事實，爲了賺錢的錢也不少，良心似乎有些發現，居然答應我四元一千字計算，說稿子是安作得好的。我心裏想，你們這般亮眼瞎子懂什麼好與壞，祇曉得我過去的出版著能再版三版的賺錢，以後稿子裏就是塗些花的，你們又知道什麼呢？桑小姐！這次我費了兩個月的時間，寫了十五萬字，今天拿到六百元的代價，在窮人心裏想，總算是發財的了。你說是不是？」

秋露聽了這一篇話，方才明白他所以這樣高興的原因了，心裏也着實代他歡喜了一陣。但她腦海裏忽然又浮上了一個感覺，不禁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你別說傻話了，這怎能夠算發財嗎？唉！這完全是文人的「心血」和「腦汁」的代價呀！我瞧你終日埋首疾書，是多麼的辛苦。好容易脫了稿，纔得到些微的代價，還化挺貴的錢，去買這種貴族化的補品，我心裏能安嗎？」

「話雖如此說，不過我這些微的代價，確實比投機操縱者賺來的幾十萬幾百萬元錢要快樂得多，因為我精神是永遠興奮的，在我脫稿的時候，全身會感到輕鬆，這輕鬆倒並不是爲了我有一筆稿費的進益，因為寫稿的人永遠是窮的，永遠是爲人作嫁的，然而在我的生命中確實又完成了一部腦和血混合的結晶，所以我實在比發了財還高興。桑小姐！你幾個月來常給我作活，我心裏是很感激的，原想買些衣料和化粧品給你，不過這你別誤會，並非是謝你的意思，完全是我的一些兒心罷了。後來我想衣料化粧品都是物質上的享受，對於身體沒有什麼益處，我們實心眼兒的人應該做實在的事，所以我覺得還是買些補品給你比較實惠。因爲我是愛你的人，總希望你的身子更健康更活潑，永遠像小鳥兒似的奔奔跳跳，那我是多麼的安慰啊！」毓秀一口氣的說到後來，未免有些情不自禁，連自己也啞的笑起來。

秋露的一顆芳心是甜蜜到了極點，但到底太難爲情了一些，這就啐他一口，緋紅了兩頰，慢慢地垂下頭來。毓秀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別誤會，我之所以說愛你的人，完全是真正的愛你的人，我常這樣癡想，桑小姐這樣美麗的一個姑娘，最好三年五年以後，也是像現在那麼的美麗，甚至十年百年以後，依然那麼地活潑，永遠永遠地和現在那樣的美麗，這我是多麼的希望啊！」

秋露這才抬頭瞟他一眼，噗的笑道：「鄭先生剛纔喝了多少酒？怎麼竟有這許多有趣的

癡話呢？」毓秀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雖然是這樣作夢那麼的癡想，但我心裏的希望是決不改變的。」

這時秋露細細的回味着毓秀的這幾句話，覺得毓秀愛我之情，實在是超過一切以上的了。那麼前次我瞧見的這個摩登小姐，和他大概是沒有什麼愛情作用的了。一時心裏又喜悅又感激，也說不出什麼話來是好？良久，方才又說道：「承蒙你這樣愛惜我的身子，我當然感激十分。不過你自己整天的用腦，確實也非常辛苦。用腦過度，將來難免要未老先衰，對於健康是會發生不良的影響，我也常常為你這樣擔憂着。現在我的身子倒好了許多，飯量也不錯，所以我的意思，這瓶魚肝油算我省給你吃，你是應該接受我這一片……」秋露說到這裏，以下的話，可再也說不下去。因為這一片下面的字兒很難加上去，不免頓了一頓，羞紅了臉兒，秋波脈脈含情的逗給了他一個又羞又喜的目光。

「省給你吃」這四字的用情，宛然是賢妻的口吻，毓秀這就感到秋露的情深，實可稱為天地古今第一人了。他不禁笑起來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那麼你也確實是真正愛我的人，我們不愧是個知心。桑小姐！你不用憂愁，我雖然用腦的時候很多，然而我的用腦並不免強，完全是自然的流露，絞緊腦汁寫文章，確實有傷身體，而且也很痛苦的。不過我絕對沒有這一種痛苦，我寫得得意的地方，還覺得興奮痛快，精神也會振作起來。所以祇要提筆會寫，

是沒有什麼辛苦的。你不信，瞧瞧我挺結實的臂膀，就知道我並不是一個病夫。桑小姐！你別推讓，你的心你的情，我是感激的，然而你若執意不受的話，反使我感到難受。……」毓秀本是穿着汗背心，他把臂兒屈伸了一下，瞧在秋露的眼裏，肌肉高高的凸着，芳心裏也不知有了一個什麼的感覺，她的兩頰竟熱辣辣地紅起來。

「既這麼着，我就收下了，……」秋露低低的說了這兩句話，終於掀着酒渦兒噙噙的笑了。毓秀這才感到萬分的喜悅，猛可把她左手握住了。因為這舉動是冷不防之間的，秋露不免一驚，在一驚之後，右手握着玻璃杯子竟掉落到地下去。「乒乓」的一聲，却是敲碎的了。秋露啊喲了一聲，急得兩頰緋紅。說道：「該死！那可怎麼好？」

「這是我不好，不關你的事，衣服倒濕了沒有？」毓秀紅了臉兒笑着說，於是兩人站起來。秋露把那瓶魚肝油放在桌上，急在門背後取了拖簍，把地板上的水漬拖乾，毓秀也把碎玻片拾到畚箕裏去。回頭見秋露，柳眉緊鎖，意殊不悅。遂說道：「一隻玻璃盃，能值多少？何必去肉疼它？」

「我倒不是肉疼玻璃盃，好好兒的談着話，就打碎了東西，真有些不吉利，唉！」秋露似乎很懊惱，不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這人就太迷信了，這也沒有什麼吉利不吉利的，年紀輕輕的姑娘哩！怎麼說出話來

倒像老太婆似的呢？」毓秀瞟她一眼，倒忍俊不置起來。秋露這才嘆味一發笑了，撇着酒渦兒。說道：「說起來又是你不好，……」秋露話還未完，桑老太在下面叫道：「秋露！時候不早，你明天不上工廠去了嗎？」

秋露這才嬌媚地一笑，拿了魚肝油，說聲明兒見，便匆匆的走下去了。過了幾天，是端午節，各廠家照例休假一天。美珍和秋露是格外的親熱，昨天拿了許多粽子，也曾趕到秋露家裏來過，說是送給老太太吃的。桑老太見她和秋露真的像姊妹一樣的要好，心裏自然十分歡喜。

這天秋露在家裏吃過午飯，桑老太見美珍送來的粽子尚有不少。遂向秋露說道：「鄭先生時常送東西給我們吃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秋露！你把粽子拿四隻上去吧！」

秋露是早有這個意思的，不過心裏怕難爲情，沒有說出來罷了。今聽母親的話，正中下懷。遂眸珠一轉，撇着酒渦兒，點了點頭。很快的揀了四隻豆沙粽子，興匆匆的拿到樓上去了。

「桑小姐！這作什麼？」毓秀伏在桌上正寫着稿子，忽見秋露笑盈盈的進來，手裏還拿了粽子，遂停了筆桿，向她望了一眼。

「是母親送給你吃的。……」秋露把粽子放在桌上，彷彿毫不介意的神氣。毓秀道：

「你們自己人很多，送我這許多幹嗎？」

「今天是端午節，鄭先生還寫稿，不是太辛苦了嗎？我想你應該遊玩一天的。」秋露對於他的話，却並不加以回答。秋波逗了他一瞥，自管向他笑盈盈的說着。毓秀心兒一動，把稿紙藏進抽屜裏，望着她粉頰，覺得今天她還塗上了一層胭脂，更覺美麗一些。遂笑道：「那麼你預備和我到外面去玩玩嗎？」

和毓秀開始認識以來，也有三個月的時間，可是兩人一同出外去遊玩的事情，却始終還沒有實行過。秋露聽毓秀這樣問，芳心倒是蕩漾了一下。抿着小嘴兒，慚慚地嬌笑了一回。說道：「你假使有興趣的話，我當然願意奉陪。」

「那麼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玩呢？……」毓秀表示很興奮，身子從椅上站起來。秋露凝眸含顰的似乎在細想，不料就在這個當兒，忽聽桑老太在樓下叫道：「秋露！潘家大嫂子來望你了。」

秋露聽了這話，心中暗想，那就真不巧，遂向毓秀說道：「這是我廠裏的工頭，我下去一次吧！」毓秀雖然也感到不巧，但也祇好說道：「有客人來了，你當然要下去招待的呀！」秋露於是匆匆的下樓，祇見潘美珍穿了一件元色綢的單旗袍，雖然徐娘半老，却也頗為俏麗，兩人相見之下，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。秋露道：「姊姊爲什麼不上我那兒來用中飯？」

美珍笑道：「昨夜被隔壁嫂嫂硬拖去打牌，今天起來已近午時了，難道叫我一走到就吃飯嗎？這究竟太難爲情了。」

「在妹妹家裏，那有什麼要緊？喲！這枇杷是姊姊買的吗？每次來總叫你化許多錢，那我們怎好意思呢？」秋露一面請他坐下，一面忽又瞥見桌子上放着的兩隻枇杷，遂又轉變了話鋒。桑太太笑道：「可不是？潘大嫂真也太客氣了。」

「那又不值什麼錢，老太太說這話，就當我作外人看待了。」美珍說着，又向鳴申招手，叫他吃篋裏的枇杷。這時小雲已泡上一盃苔苔花茶，含笑叫聲潘大嫂喝茶。美珍連忙道了一聲謝，俏眼又向秋露望着。笑道：「妹妹！你今天有空嗎？」秋露因爲和毓秀原約定到外面去玩的，芳心不免暗吃一驚。悄聲兒問道：「姊姊作什麼？」

「我想你有空的話，我便請你瞧影戲去，其實也難得的，妹妹當然不好意思拒絕我吧！」美珍喝了一口茶，微微的笑了。

秋露聽美珍已說在自己的面前，這就沒有拒絕的可能，望着母親笑了笑。桑太太道：「既然姊姊高興，你也不能掃人家興的。」

「老太太這話真不錯，大嫂老太太大家也一塊兒去好了。」美珍聽桑太太這麼一說，心裏樂得什麼似的，遂又故意笑着向兩人這樣說。小雲和桑太太很不好意思似的，一同笑道：

「不容氣，你們去吧！」

「姊姊！那麼你等一等，我一回兒就來。」秋露沒有辦法，祇好向毓秀去回頭一聲了。毓秀見她很輕聲的上來，臉兒浮了抱歉的顏色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很對不起！這美珍姊姊一定要請我瞧戲去，我不好意思回絕，所以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表示很對不住他的神氣。毓秀忙笑道：「沒關係，我們反正明後天也可以去的。人家難得來請你，怎好意思拒絕呢？你祇管去好了。」

秋露知道毓秀不會生氣的，遂點了點頭，和他嫣然一笑，便匆匆的又走到樓下來。美珍因時已兩點，遂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那麼我們走吧！」秋露拿面鏡子照了照，笑道：「姊姊怎麼這樣性急？讓我再洗個臉兒去吧！」

「現在不是很好吧？胭脂粉搽得很調勻的，你心急慌忙的再洗一個臉兒，怕反而不及現在的！美珍望着秋露玫瑰花兒似的兩頰，勸阻她不用再洗臉兒。當然，她是含有另外的作用。

「那麼我也得梳一個頭。……」秋露出外去瞧戲，在三年之中，可說是從來也沒有的。今天居然也有人請她去瞧影戲，她心裏不知是感到如何的喜歡？拿了鏡子，覺得臉兒既不洗了，頭髮總也該梳一梳的。

「影戲院裏黑越越的，有誰瞧見呢？好了，別多梳了，讓姊姊等着性急。」桑老太見秋露把頭髮梳個不了，遂也笑着催她。美珍聽桑老太這樣說，倒反而說道：「老太太！你別催她，一個女孩兒家出去總有這許多麻煩的，從前我做姑娘的時候，也是這樣的。現在老了，也不要什麼好看，說走就走，多麼的爽快呢！」

美珍這幾句話倒說得大家笑起來，秋露放下木梳，回身過來。笑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我又沒有打扮什麼？蓬了頭出去那算什麼樣兒？你瞧我這樣子就到外面去了，不是再臭氣也沒有了嗎？」

「這樣子祇有派頭大方，現在學校裏的女學生子，誰不是一件湖色的愛國布旗袍呢？好啦！老太太！我們走了，你祇管放心，回頭我一定送她回來的。」美珍向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回，覺得真是非常的美麗，便嘖嘖的稱贊了幾句。然後回頭向桑老太又這樣叮囑着，表示自己很愛護她的神氣。

秋露撲的笑道：「姊姊這話可有趣嗎？難道我還怕你賣了我不成？」桑老太和小雲都也笑了。美珍也忍俊不置，一面拉了秋露的手，一面向桑老太和小雲告別，兩人步出了大門。「潘大嫂！那麼晚飯你跟秋露來我家吃吧！我們等着你。」桑老太和小雲送到門外，忽然有了這麼一個感覺，桑老太又高聲地叮囑着。

「老太太！你們不用等，說不定我們在外面定館子了。……」美珍聽她這樣說，回過頭來又向她搖了搖手。

兩人出了弄口，秋露笑道：「姊姊！你今天預備大請我客嗎？」美珍把她手兒握緊了一些，回眸逗給他一個媚眼。笑道：「我預備二十元的化費，是吃玩得很愜意的了。」秋露吃驚地問道：「何必這樣化費？我們辛辛苦苦做工得來的錢，捨得這樣浪用嗎？」

「就是爲了一年到頭太辛苦，難得有個放假的日子，若不玩個快樂，我們窮人真變成牛馬了。你瞧我孤零零一個人，生活多麼的枯燥。錢太多了也沒有用，做人爲的是什麼？不是應該吃些玩些嗎？」美珍聽她這樣說，搖了搖頭，表示她把人生看得很明白的意思。

秋露覺得她這話倒也未始不是沒有道理，遂笑問到什麼戲院去瞧。美珍說今天預備化些錢，到大影戲院瞧外國片子去。於是討了兩部街車，叫他拉到大光明戲院。當美珍秋露踏上石階級的時候，忽然瞥見戲院門口站着一個翩翩風流的少年，大家一見，都不禁嘖嘖的响起來。

一一 處心積慮笑裏藏刀

秋露忽然瞥見了那個年青的西服男子，一顆芳心，也不知怎的？竟別別地跳躍起來。暗

想，奇怪，那有這樣的巧遇？這時早聽美珍笑盈盈的招呼道：「呀！章少爺！你也來瞧戲的嗎？巧極！巧極！」

「可不是？我……等一個同學呢！已經兩點二十五分了，再過五分，就要開映，他還沒有來，你想糟不糟？潘大嫂！你們姊妹倆來的嗎？」如海皺了眉尖，表示很焦急的神氣。他瞧到了秋露的時候，立刻又浮上了淺笑，向她很有禮貌的彎了彎腰。

秋露見人家在招呼自己，因為曾經和他已有一度的碰面，當然不好意思不理睬人家，遂含笑也向他點了點頭。美珍這時又問道：「那麼你票子買幾張啦？」如海把手中票子給她們瞧。說道：「祇有兩張呢！」

「我想你這同學一定失約的了，因為已到放映的時間，他還沒有到來，你難道預備癡等嗎？假使不是女同學的話，你何必苦等，這張多餘的票子讓給我們罷！」美珍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，故意這麼地說兩句，表示非常的認真。

如海也微紅了兩頰，裝出很難為情的樣子。笑道：「潘大嫂又和我開玩笑了，我那兒來什麼女同學？既這麼說，我再去補買一張吧！」

「那不行，這叫我們怎麼好意思？」美珍慌忙攔阻着他，但如海很快的擠到售票處去了。秋露拉了美珍一下手，明眸很羞澀的逗了她那麼一瞥。笑道：「叫他請客，不難為情

嗎？姊姊不該說票子讓給我們話的，那不是明明想措人家的油嗎？」

美珍撲哧的一聲笑出來，說道：「起初我原一片好意，因為他若再等下去，萬一他同學真失信了，那票子不是要損失了嗎？反正他自己願意請客，就隨他去了。」美珍說到後來，大有樂得揩油的神氣。

秋露在瞥見如海的當兒，還以為美珍故意做好的圈套，莫非她存心把我和他拉攏來嗎？後來見如海手裏祇有買兩張票子，同時又聽美珍向他問男同學女同學的話，彷彿是很認真的樣子。這就把疑竇漸漸的釋去，以為事情真有這樣的湊巧呢？

就在這時候，如海已買了一張票走來。笑道：「那麼我們進裏面去罷！」他說着話，身子已向入場處走。秋露美珍見他買的還是樓上票子，因為他的身子是向扶梯上走的。於是兩人也就不得不跟着上樓，在收票處如海又等着她們。美珍拉了秋露，加快了幾步，三人一同步進院裏去。

有女按目接了票子，替他們對號入座。如海把手向兩人一擺，意思是請她們先坐進去。美珍是有心人，當然搶着先進內，接着秋露也坐進去，這樣子秋露便坐在美珍和如海的中間。

秋露回眸見四周的座位差不多是沒有空的了，心裏不免起了一個疑問。暗想，如海末一

張票子是去補買的，樓上既是對號入座，那麼這個連號的位置竟沒有給人買去，偏偏給我們留着嗎？那事情似乎沒有這樣的巧吧！秋露是個聰敏的姑娘，經此一想，她覺得如海也會到這兒來瞧影戲，恐怕決不是偶然的事情了。於是她一顆芳心，開始有了恐怖，跳躍的速度，會忐忑地增加起來。

「潘大嫂！你們吃冰淇淋嗎？」如海回眸見秋露沈思的樣子，遂低低的問着。美珍笑道：「音樂響了，快開映哩！別吃了。」

如海說聲不要緊，遂向僕歐招了招手，一面又問道：「你們喜歡白雪公主？還是紫雪糕？」美珍道：「隨便罷！」如海這就向秋露笑道：「您喜歡什麼？」秋露有些難為情，紅暈了臉兒，却没有作答。美珍遂代答道：「都拿紫雪糕吧！」如海於是拿了三包紫雪糕，付了錢，先交給美珍一包，待交給秋露的時候。便低低的故意這樣說道：「你瞧我這人可糊塗？祇知道你是潘大嫂的乾妹子，但却不曉得你姓什麼呢？」

「我姓楊……」秋露一面接過，一面向他點了點頭，表示謝謝的意思。因為這是戲院裏的座位，每隻位置都有固定的尺寸，秋露要想避嫌疑，也是不可能的了。所以如海望着秋露不到咫尺的嬌靨，真樂得滿心甜蜜的了。

銀幕上的廣告映完了後，接着場子上的電燈都熄滅了。不多一回兒，便放映出「青春之

火一的故事來。這是一派熱情五彩的歌舞巨片，佈景自然非常的偉大。說句可憐的話，秋露對於五彩的影片，自落娘胎至今，可說還祇有破題兒第一遭。她瞧着銀幕上的人物，居然紅綠分明，色彩和真的一樣，一顆芳心，不免暗暗奇怪，覺得歐美藝術的進展，也足以使人感到驚嘆的了。

如海見她的視線完全集中在銀幕上，彷彿瞧得非常出神的樣子。遂附耳過去，低低的搭

訕道：「楊小姐！你聽得懂英語嗎？」

秋露聽他這樣問，心裏暗想，我聽得懂英語的話，我還會去作女工嗎？這就感到他問得有趣，遂搖了搖頭。低聲的答道：「我不懂得。……」

如海這就湊近嘴兒，向她很輕微的把片中情節作約略的告訴。秋露雖然感到那是多餘的事，但人家總是一片好意，所以少不得有時候也回答兩句。如海見她並無憎惡自己的意思，當然萬分歡喜，覺得美珍第二步的計劃，又告成功的了。

美珍坐在旁邊，其實並不是在瞧電影，她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他們兩人的身上，她見如海和秋露的頭是靠得很近，絮絮地似乎談得非常親熱，心裏也暗暗歡喜。覺得一個青春時期的少女，她對於異性的接觸，也是一件多麼需要的事情呢！何況如海又是一個翩翩的美少年。

這時候的銀幕上正放映着一幕熱狂的鏡頭，使每個年青男女的觀眾，一顆心兒都感到極度的緊張，尤其男女伴侶一同來的，各人的身子幾乎也要倒一處去了。如海瞧到鏡頭裏接吻的時候，他把嘴兒更湊近了秋露的臉頰。輕聲的道：「楊小姐！那少年喬絲向曼娜說，我是很愛「你」的，不知「你」也同樣地愛我嗎？曼娜回答我將永遠地獻出一顆血淋淋的心兒來安慰你，安慰你熱誠地來愛着我，所以他們歡悅地親嘴了。」

秋露聽了這話，口裏雖然唔唔的響了兩聲。但一顆芳心的跳躍，真像小鹿一般的亂撞了。同時兩頰發燒得利害，幸虧場子裏黑暗，不然自己的臉很顯明地定像血一般的紅了。

如海借影片中的話來表示自己愛秋露的心，這在秋露一個聰敏的姑娘耳中聽來，當然是很明白的。她心裏雖然沒有感到怎麼的歡喜？但是却也沒有認為如海這話是可厭惡的，祇不過感到萬分的羞澀罷了。

如海見她意態是沒有惱怒，似乎嬌羞萬狀的神氣，心裏甜蜜得不住地蕩漾。臉上含了得意的笑，他覺得秋露這麼一個可愛的姑娘，不久的將來，準可以投入自己的懷抱了。

也不知是誰的惡作劇？要和這般沈醉在愛河中的青年男女大尋開心起來。銀幕上的鏡頭，熱情是達到最高峯了。男女的觀眾，心頭也要爆發出青春之火來了。正在甜蜜充滿了各人心房的一霎那間，忽然有人大喊「炸彈！炸彈！」這一聲大喊之後，果然在銀幕上放射出

光線的反映下，瞥見一縷縷的黑煙，瀰漫了整個戲院裏的空氣中。

這彷彿是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，不但如海，秋露，美珍都嚇得面無人色。整個的觀眾，也都魂不附身。因此這歌舞昇平的戲院裏，頓時變成了恐怖的戰場一樣了。太平門四處大開，奔的奔，逃的逃，性命是人人要的，爭先恐後，可憐被擠倒在地上的，也就被人踏得氣也沒有了。這情景真彷彿在戰場上衝鋒，他們是挺勇敢的，實在可說得一句「前仆後繼」的了。

如海趁這個機會，緊緊拉了秋露的手，秋露又拉了美珍的手，三個人好像是從鎗林彈雨中逃出來一樣的恐怖，好容易虎口餘生似的奔出了戲院的大門，見到了青的天白的日，這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這時候戲院門口擁滿了人，馬路上也是擁滿了人，因了這意外的情形，使行人都起了好奇心而停止了步，所以連車馬都一輛一輛的停頓起來。

馬路上巡邏的巡捕，瞧此情景，大為吃驚，一個電話打去，立刻全體探捕出動，一時紅色汽車，接連開到。先到戲院裏去一視察，方才知道是有人放了一個煙幕彈，原是和這般忘記家破人亡痛苦的觀眾們尋尋開心而已，並沒有什麼存心喪人性命的惡意。

探捕們知道沒有什麼事情，心裏也着實氣惱，這放煙幕彈的人倒是可惡，不但尋了觀眾

們的開心，連我們捕房當局也被他開玩笑在內了。意欲捉那惡作劇的人來重罰一下，可是這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呢？也祇好分頭把行人遣散，維持半馬圍駛，經過十五分鐘之久，纔得恢復交通。

這時最最有興趣的是一般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們，他們從家裏走進戲院，都是亭亭玉立，彷彿仙子凌波。可是從戲院裏奔出馬路上的時候，都是光了兩隻腳，身子還在發抖，真像難民一樣的可憐。原因是逃性命要緊，高跟鞋有的脫落，有的自行放棄，因為穿了高跟鞋，是不容易作田徑賽那樣奔逃的。

盛夏的天氣是很熱情的，一般漂亮太太小姐們已是不穿絲襪了。光了兩隻雪白粉嫩的俏腳兒，本來是風流的美麗的，穿上那雙一千九百四十一年最新式的革履，多麼令人感到想入非非呀！可是現在叫她們更時髦一些，索性光着腳在地上奔跑，這真是再要漂亮也不能漂亮的了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結果，人力車夫是多了一筆生意。

「真正觸霉頭，千年難得的瞧了一場影戲，竟會發生了這種意外的不幸，唉！」如海拉了秋露的手，三個人急急向前奔了一程路，這才停住了步，美珍驚魂稍定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秋露也是嚇得兩頰紅紅的，芳心的跳躍，彷彿吊水桶般的撲通撲通地震動得劇烈。她聽

了美珍的話，笑出聲音來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我的心還跳得利害，不知道是不是炸彈呢？」

如海望了她一眼，笑道：「一聽喊炸彈，我就糊塗了。如今仔細想起來，這決不是炸彈，炸彈爆發了，豈難道會沒有响亮的炸聲嗎？楊小姐！此刻我們不用怕了，你且定一定心，我們還是到東方茶室裏去坐一回吧！」

秋露被如海這麼一說，方才感覺得自己的心還是被他緊緊地握着。在逃性命的當兒，秋露是很柔順的會跟着他奔的。這時候已經沒有危險了，若老給他握住着，當然感到萬分的難爲情。這就把秋波向他瞟了一眼，手兒縮了一縮，如海也就理會過來了，慌忙放脫了。又笑道：「假使真的是炸彈，那也危險極了。我剛纔生怕楊小姐被人擠倒，或者累痛了什麼？我真急得什麼似的呢！」

秋露也回想到剛纔一同奔逃出來的情景，如海確實是竭力作了自己保鏢一樣的掩護着，心裏不免有些感激。回望了他一眼，微微的笑了笑，却又羞澀地垂下頭來。

美珍拉了她的手，向如海笑道：「章少爺！那麼你就快伴我們上東方茶室去坐一回兒吧！我嚇得魂靈也沒有了，若不好好兒坐一回，實在不行的了。」

如海聽她一面說，一面飛給自己一個眼風，這就明白了，立刻叫了三輛人力車，坐到東方茶室。侍者招待入座，三個人圍了一張小圓桌，泡了三壺龍井。如海從女侍者手裏捧的盤

子內，叫她放下各式不同的點心。

「楊小姐！湊大嫂！別客氣，大不隨意的吃吧！」如海把紙兒擦着象牙筷子，揀了一塊馬蹄蛋糕，先自己吃了。於是美珍秋露不再客氣，也就含笑點頭的吃起來。

三人一面吃點心，一面又談着這般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們那種狼狽的樣子，忍不住又都覺好笑。這時候美珍的兩頰忽然漲得緋紅，身子還抖了兩抖。如海故意輕輕問道：「潘大嫂！你作什麼？」

「茶喝得太多了，你別笑話，這兒的女廁所有沒有？」美珍微蹙了眉尖，羞澀地逗了他那麼一瞥。

「隔壁就是旅館，我陪你去吧！……楊小姐！你請坐回兒，」如海眸珠一轉，便含笑站起身子，又向秋露這麼地說了一句。秋露當然不好意思也跟着美珍一塊兒小解去，遂點了點頭，眼瞧着兩人向西首的門口消逝了。

「章少爺！我避走一回兒，你好好的去進行工作，不能太輕薄的樣子，這位姑娘確實是很多情的，不過也很古怪，你需要用溫和的手段去對付她，不然事情也許要弄僵的。知道嗎？事成之後，別忘記我……」兩人走出了茶室，美珍方才把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附着他耳朵低低的叮囑着。

如海原也明白她的小解是一種脫身的計策，心裏樂得什麼似的，逆逆連的點頭，說聲我決不忘記你的相助之情，便很快的又回到座桌上來了。

「楊小姐！你怎不再吃一些兒呀？」如海坐下椅子，見秋露兩眼望着盃中綠蔭蔭的茶汁出神，逆笑嘻嘻的又向她搭訕着。

「吃得不少，我已飽了。……」秋露抬頭微微的一笑，兩頰飛起一朵紅色的玫瑰。如海脈脈地凝望着她的嬌態，很柔和的道：「楊小姐的食量這樣小嗎？你別作客，大家應該實惠一些的好。」如海說着，把一隻鷄球大飽又揀到秋露的面前去。秋露有些情不可却，逆握了筷子，把鷄球大飽湊到小嘴上去咬了一口。如海見她很聽自己的話，心裏萬分歡喜。又笑着道：「楊小姐怎麼願意做工？不會辦一些銀行或者公司的事情嗎？」

「……我又沒有什麼學問，怎麼考得進去？況且銀行公司都要有靠山，那麼繞行呢！」秋露被他這麼一問，兩頰更羞得緋紅，低了頭兒，似乎有些慚愧的樣子。

「楊小姐！你別誤會，我並不是說作工是低微的，我想在銀行公司辦事，總比作工要舒服些，工廠裏一天要十二小時。那不是太辛苦了嗎？」如海生恐她芳心裏引起反感，逆又低低的解釋着。

「可是社會上找一個事太不容易了，尤其是我們毫無一技之能的女孩兒。……」秋露這

才又抬起粉臉兒，烏圓眸珠轉了轉，表示無限婉腕的神氣。

「不錯！上海是太會墜落一般年青的人了。你瞧有許多知識份子，她們都下海甘心的去做舞女，真不知多少。所以我認為楊小姐以十指操作所得的代價來度生活，那是值得令人感到敬佩的。」如海呷了一口茶，表示非常的同情。

「可是……這也沒有辦法哪！……」秋露睜他一眼，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如海皺了眉毛兒，把手中的茶盃又放下來。說道：「楊小姐！我瞧你不像是個沒有學問的人，你不是也讀過書嗎？」

「讀了五六年的書又有什麼用？還不如沒有學問一樣嗎？」秋露低低的說。

「那倒不是這樣說的，楊小姐在學校裏的名兒不知叫什麼？肯告訴我聽嗎？」如海知道她是小學畢業的，遂故意又向她問名兒，其實他在美珍的口中是早已知道的了。

「叫秋……」秋露忘其所以然般的幾乎說出來，但立刻記得了，慌忙又換口微笑道：「我的名兒叫春霞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兩頰又發紅起來。

如海當然不會曉得秋露臉紅的原因，還以為她是怕羞的緣故。遂又誠懇的說道：「楊小姐！我很想跟你作一個朋友，不知我可有這樣的資格嗎？」

「……」秋露兩頰的紅暈一圈一圈地泛上來，低了頭兒，却是默不作答。如海把坐着的

椅子移近了她一些，柔和地追問道：「楊小姐！你怎的不回答？可是不答應嗎？」

秋露抬頭瞟他一眼，嫣然的笑道：「祇怕我高攀不上……」說着，把臉兒又別了過去。如海笑道：「楊小姐！你這話太客氣，叫我感到不好意思。我以為祇要性情兒相投，意氣兒相合，那是沒有什麼階級分別的。」

秋露沒有作答，雪白的牙齒微咬着鮮紅的嘴唇皮子，默默地似乎在想什麼心事。如海急欲再向她表示一些愛的意思，但又覺得不容易說上去。因為美珍曾經開照過自己，那姑娘的性情古怪，說惱了她，事情反而弄僵的。如海這樣想着，當然不敢以對付別個姑娘的手段來對付秋露，因此也是愣住了一回子。

美珍在馬路上兜了一圈，見時候已過去了二十多分鐘，覺得兩人有二十分的談話，感情一定相當可以進步了。我若再不回去，春霞她心中不是要起疑心了嗎？於是美珍急急回到茶室裏來，祇見兩個人彷彿泥塑木雕似的呆坐着，一時倒吃驚不小，還以為他們兩人是闖了嘴，所以都生氣了。遂拍了秋露一下肩膀，說道：「霞妹！不知怎的？我竟肚子痛起來了。你想，糟不糟？」美珍所以說這兩句話，是爲了避免秋露疑心自己這許多時候回來的意思。「喏！那麼你現在可好了沒有？」秋露回頭見是美珍，便拉了她的手，忍不住撲味的一聲笑出來。美珍一面在椅上坐下，一面觀察秋露的意態，似乎沒有什麼惱怒的神氣。遂又笑

道：「一個真兒子生下了，此刻就爽快得多。……」秋露白了她一眼，意思是怪她說話太粗俗，但如海早也笑起來了。

「楊小姐！潘大嫂！我們再吃一鍋蝦仁麵吃好嗎？」三人笑了一回，如海向秋露睜了一眼，又低低的問。

「不！我們已很飽了，時候也不早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」秋露瞧瞧自己手腕上的錶已經五點多了，遂搖了搖頭，回眸又向美珍望了一眼。

「祇不過五點十分，實在很早，我想楊小姐既然吃不下點心，我們就到別個戲院裏再去瞧五點半班的好不好？因為你們難得放一天假，却祇瞧了半場影片，那不是很掃興嗎？」如海爲了要博得她的歡心，便又轉出這個念頭來。

「一因為媽媽心裏要記罣，我想下次奉陪了。況且瞧戲也很危險，萬一再有發生放烟幕彈的事情，那不是叫人心裏害怕嗎？」秋露嬌媚地睜了他一眼，嫣然的一笑，身子已是站起來。

「也好，那麼楊小姐別性急，我們一塊兒走吧！」如海點了點頭，不敢強留，遂摸出皮匣子，付了賬，方才三人一同踱出了東方茶室。如海道：「我給你們討車，潘大嫂怎麼樣？跟楊小姐一塊兒回去嗎？」

「不錯！我要伴送妹妹回去的。章少爺！車子不用討了，我們願意散一回步呢！」美珍點了點頭，俏眼兒又逗給他一個眼風。

如海知道美珍必定有什麼作用的，遂不再客氣。向秋露笑道：「那麼我不和你們客氣了。」秋露微笑道：「已經化費了章先生許多錢哩！真對不起！」

「楊小姐！別說這些話，我們現在可是朋友啦！……再見，再見……」如海搖了搖手，滿臉堆了笑意，和秋露美珍行了一個禮，遂回身匆匆的走了。

美珍和秋露這才走到電車站頭，跳上十七路無軌電車，坐回南洋橋去。在車中美珍向秋露盈盈問道：「妹妹！我上廁所裏去的時候，章少爺和你說些什麼話呀？」

「沒有說什麼？……」秋露低低的回答，兩頰已透顯了玫瑰的色彩。

「在姊姊面前怕什麼羞？我瞧章少爺的態度，似乎有些愛上你的意思。不知他可曾向你表示什麼嗎？」美珍瞅住了她的粉頰，偏這樣的追問。

「啐！姊姊別胡說了。……」秋露抿着小嘴兒，却逗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嗔。美珍却望着她的臉兒，祇管憨憨地傻笑。秋露被她笑得愈加不好意思起來，白了她一眼。嗔道：「姊姊！你癡癡了？老望着我笑幹的？」

「我笑章少爺別的姑娘都不愛，獨獨愛上了你，他不是十分的癡心嗎？假使他願意跟你

結婚，不知妹妹能夠答應他嗎？」美珍見她雖然薄怒含嗔的意態，但嘴角旁總掩不住的露出一絲笑意來，這就覺得秋露的嬌嗔，也許是女孩兒家的情惺惺作態，因此她大了胆子，附着秋露的耳朵，低低的又說出了這幾句話。

秋露聽了這些話，心的跳躍，是特別的加快速度，簡直忐忑可開。她全身一陣熱騰，兩頰頓時緋紅起來。暗想，原來今日美珍請我瞧戲，果然是他們做好的圈套，在她這幾句話中，已經很顯明的露出她的馬腳來。逆瞅住了美珍的臉兒，怔怔的問道：「姊姊！你不用瞞我，你們這個假戲做得真像呀！章先生和你預先說定了，你纔來喊我的是不是？哼！姊姊！你真不是好人！……」

「我的好妹子！你真沒有良心的，姊姊這一番美意對待你，不料你却還怪我。否則我也不肯管這些事，因為章少爺非常的癡心，在我素來明白的，他又是一個多情的少年，我為妹妹花一般的人兒着想，實在也非嫌這麼一個有才貌，而且又有財又有勢的少年不可，不然，不是太辱理了你這個好模樣兒了嗎？妹妹！我告訴你吧！說也有趣，章少爺自從那天見到了你後，他就念念不忘，問我記你乾妹子今年幾歲了？叫什麼名字？他實在很願意跟你作個朋友，要求我代為介紹。我見他用情是很專一的，因為他過去的確是並沒有愛過一個女子的，所以我不揣冒昧，就來請你瞧影戲。不過章少爺這人也是很臉嫩的，所以故意裝做不期

而遇的神氣。你想，他這人不是很癡心嗎？我想你若接受了他的愛，你的造化就不小呢！美珍聽她已經明白了，這就索性絮絮的完全告訴了她，每一句話，是沒有不帶着甜蜜的誘惑。

秋露本來是鼓着小嘴兒在嬌嗔，聽了她這一大篇的話，芳心倒是一動。不過在一動之後，腦海裏立刻又浮上了一個感覺，我怎麼能對得住鄭先生？於是她又淡淡的說道：「我們是個窮苦人家的女兒，祇怕沒有這個福分罷！」

「哦！你不是怕他家裏的爸媽不答應嗎？其實你這是多慮的，他的家庭是很新式的，而且他是個獨養兒子，他愛娶你作妻子，做爸媽的敢反對嗎？」美珍聽她這樣說，又很認真的給她解釋。

秋露却不再作答，美珍方欲又說什麼，車子已到南洋橋了。於是兩人攜手下車，匆匆回家。到家裏還祇有五點半，桑老太問在什麼地方瞧戲？美珍一時倒回答不出，還是秋露說道：「我們在這兒附近一家亞光大戲院瞧，是張外國片子，瞧也瞧不懂，沒有什麼意思的。」

美珍聽她這樣說，幾乎抵嘴笑出來。這時小雲幸虧還沒有燒粥，所以她又改煮了飯。因為今天過節，家裏也備些小菜。所以吃飯的時候，有肉也有魚，倒也不錯。這晚美珍直待九時敲過，方才笑盈盈的告別回家。

秋露待美珍走後，便悄悄的到亭子間裏去望毓秀，不料門兒却是關着。遂伸手「篤篤」的敲了兩下，却不聽答應。暗想，難道生氣了不成？遂又低低的喊了兩聲鄭先生，却仍舊不聽裏面有人答應。秋露心裏好生奇怪，忽然理會了，莫非他出去了嗎？對的，他一個人悶煩，一定也到外面去散心了。唉！……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因為今天原和鄭先生說定一同到外面去遊玩的，現在却會和姓章的廝混了半天，這我心裏不是很對不住鄭先生嗎？……秋露想到毓秀一個人的孤獨，她的心頭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。這夜躺在床上，却是暗暗地淌了一回淚。

第二天晚上秋露從廠裏回家，方才和毓秀相晤了。秋露一脚跨進臥室，祇見毓秀正在洗汗背心。遂連忙趕上去，把他身子推開了。笑道：「我給你洗罷！你昨夜在那兒玩？」

「昨夜我没有出去呀！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望着她的粉頰兒，倒是呆呆地愣住了一回子。

「什麼？你没有出去？那麼我敲門你爲什麼不開？」秋露的臉上本來是含了嫵媚的嬌笑，聽了他的話，立刻綳住了面孔，顯出了驚異的神色。

「你幾點鐘敲門的？」毓秀也奇怪地又問着她。

「大約在九點鐘光景，不但是敲門，而且還喊了你大半天哩！我想你一定是生了氣，所

罰誓，不禁愈加的傷心，眼淚彷彿是雨點一般的滾下來。毓秀見了她海棠着雨似的臉龐，也不免淒然淚落。兩人相對泣了一回，毓秀拭了淚痕。笑道：「大熱的天，何苦來？我的罰咒，是因爲要表明我的心跡，秋露！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嗎？」

毓秀說着，把她手兒放下了，親自拿帕兒給她拭淚水。秋露爲什麼要這樣的多心，其實她自己在心虛，而且又感到抱歉，所以反怨着他一口。如今見毓秀這樣多情的對待自己，因此也不禁爲之嫣然。但兀是撅着小嘴兒，嬌嗔道：「你平日是不大喝酒的，昨天爲什麼要喝得這樣的大醉？還不是爲了氣着我纔喝的嗎？我是明白你心的，你不用賴，……」

毓秀不等她說完，就笑起來。說道：「昨天是端午，我心裏高興，所以才喝酒的，你別攛夾二先生似的冤枉我好嗎？」秋露聽他說得滑稽，忍不住又掛着眼淚笑了。

經過這麼一哭一笑之後，兩人的感情是無形中更增加了萬分。秋露對於章如海的殷勤獻媚，自然是無動於中。

如海心裏當然感到十分奇怪，暗想，像我這麼一個有財有貌的少年，難道還不中她的意嗎？我想她一定是故意做作，因爲女孩兒大都總是慣會假惺惺作態的多。我祇要工夫深，那就不怕她不投入我的懷抱裏來呢！

這天午後，如海坐了汽車又到廠裏來。當他跳下汽車，走到長廊的時候。祇見楊春霞和

賬房先生桑士杰站在一塊兒；絮絮的說着話，形狀頗爲親熱。見了如海，他們便匆匆的走開了。

如海當時祇裝做沒有瞧見，他便自管的回到廠長室坐下，和廠長羊志銘，閒談了一回。志銘對於如海常常來廠探視，至少帶有些兒監督的性質，說句明白話，董事長並沒充分的信任自己，這使志銘心中當然十分的不快樂。所以他和如海敷衍了一回，便也自管到工房間裏去了。

其實天曉得的事情，如海到廠來的目的，決不是爲了監督廠中的事務，他爲的是秋露這個美麗的姑娘呀！士杰和秋露兄妹的談話，原是爲了鳴申這幾天裏有些不舒服，秋露告訴哥哥，說已經好了許多。不料這情景瞧在如海的眼裏，他心中就走了絕對的誤會。

此刻如海坐在廠長室內，一個人祇顧呆呆的思想。怪不得春霞不肯表示愛我，原來她是被賬房先生桑士杰迷住了呢！哼！這士杰生了一副白淨的臉蛋兒，他胆敢和我角逐情場，那真自不量力，所謂以卵擊石，豈有不滅亡的道理嗎？如海想到這裏，恨得咬牙切齒，遂吩咐茶役把潘美珍喊來，預備問她一個詳細。

「怎麼啦？一臉的不高興？是誰嘔了你的氣？」美珍一腳跨進廠長室，見了如海鐵青的臉兒，便笑盈盈的向他問着。

「美珍！你來，我問你一件事，這裏賬房桑士杰和春霞是個什麼關係？你可曾瞧她們常常在一塊兒談話嗎？」如海站起身子，把美珍的手兒拉來，話聲是相當的輕微。

「噢！你這個問他們作什麼？春霞原是桑先生介紹進來的，他說是鄰居關係，我倒不曾見他們時常在一處談話的。怎麼啦？你瞧見了嗎？」美珍聽他問得奇突，便凝眸含顰的瞅住了他，心裏有些驚異。

「哦！原來是這小子介紹進來的，那就無怪了，我想他們兩人必定有關係的，所以春霞才不肯愛上我呢！你說是不是？」如海哦了一聲，似乎有個恍然的样子。

「你的猜測也許不錯，但是桑先生聽說已娶有妻子的，春霞如何還肯去愛上他嗎？」美珍聽他這樣說，一時也有些將信將疑起來。

「我今天親眼目睹見兩人很熱烈的說着話，而且一見了我，還偷偷地走開了，這還不是有曖昧的事情嗎？……也許桑士杰用手段在控制她的自由，春霞在他壓力下恐怕是沒有勇氣違反吧！我想……我想……把這小子結果了，……那麼春霞不是可以死了一條心嗎？……」如海恨恨的說着，他覺得爲了女人，無論什麼殘忍的手段，是應該使用的。

「你何苦下這傷陰陽的辣手？我想你把他解職，也就罷了。照我眼光瞧來，他們兩人未必有關係，因爲春霞這姑娘生成是副傲骨，不容易上釣，不過女孩兒家總是愛好虛榮的

多，不久的將來，你一定可以如願以償了，何必猶豫見了孩子那樣的嘆息呢？」美珍聽如海要結果士杰，心裏有些不忍，遂婉言勸阻了他。同時說到後面，又睜他一眼，忍不住嫣然笑起來。如海覺得美珍的話也不錯，遂點點頭，却又深思了一回子。

如海和美珍經過一度商議之後，第二天士杰就接到一封解職信。在這樣艱苦生活之下，忽然又得這麼一封催命符似的信兒，士杰心中這一痛苦，他幾乎欲暈厥跌倒地下去了呢？

一一 魔能弄人憂則致疾

「小雲！你摸摸鳴中這時候的額角，其度可退些了嗎？」是黃昏的時候，室中籠罩了一層黯淡的色彩，靜悄悄的空氣中，終於流動了桑老太的話聲。

小雲抱着小玉，是默默地坐在床沿的旁邊。她聽祖母這樣說，遂微側了身子，把她的手兒輕輕地按到鳴中的額角上去。桑老太戴了那副老花眼，把手中的活針暫時停止了，抬了頭兒，似乎很迫切的希望小雲回答一聲熱度全退了的樣子。

但是小雲那兩條眉毛兒是微微的蹙着，臉上浮顯出一層濃霜那樣的愁容。嘆了一口氣，低低的回答道：「早晨是完全退了，此刻又覺得發子呢！」

這回答的話觸送到老太太的耳朵，她的心中是完全感到失望了。額上的皺紋更顯得深一

些，也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這孩子……總要設法給他請個大夫瞧瞧纔好。……」

小雲的心中當然也有和桑老太同樣的感覺，但是請個大夫，至少得化十元錢，這十元錢若放在家裏，又可以度去十天的光陰，何況現在統共也祇不過剩着十二三元錢呢！唉！她深深地感到悲哀，默然地說不出一句話，兩眼望着鳴中火紅那樣的兩頰，淚水已貯滿了她整個的眼眶子裏了。

「咳！咳！……士杰！你……你怎麼把被舖拿回家來了？……」桑老太和小雲正在憂愁鳴中的病，忽然見士杰拿了一個被舖，臉色蒼白的走進來。這使桑老太一顆脆弱的心靈，更激起一陣無限的恐怖，她的身子巍巍然的站起來。

士杰把被舖放在桌旁，他身子却在椅上坐下了。兩眼呆呆的，並不說話，額角上的汗點祇管滾滾地掉下來。

「母親問你，你怎麼不回答？快把衣服先脫一脫，我給你倒盆水兒洗個臉吧！」小雲見士杰這個模樣，她心裏有些明白這是不幸的慘變。但是丈夫木然的意態，完全顯露他的內心是痛苦到了極點。我若不溫柔地對待他，也許使他脆弱的神經有發瘋的可能。所以小雲含了無限的悲痛，一手抱了小王，一手去倒了一盆冷水來，放在桌子上。士杰已把那件長衫脫下了，他望着桑老太枯黃的臉。似乎要哭出來的樣子道：「母親！你……別……害怕……我……」

……我……失業了。……」

瞧了被鋪拿回來，這在桑老太和小雲的心中是早已料到的了。所以聽了士杰的報告，倒也並不感到過分的駭異。桑老太的精神似乎已頹然了，她心頭彷彿像刀割一般的疼痛。但她爲了不使兒子加重刺激，她是竭力鎮靜了態度。低低的問道：「不知道你做錯了什麼事情？好好兒的怎麼忽然解職了？」

「我沒有做錯一些事，我的被解職，簡直使我莫名其妙！唉！這是資本家殺害貧民的一種殘酷的手段，唉！也許是我的死期到了。……」士杰聽母親這樣問，憤怒激起在他的心頭，咬牙切齒，恨恨的頓了兩下腳。

「社會上的事情多哩！難道祇有他們一家廠裏可以吃飯嗎？你何苦來？要說這些氣餒的話。」小雲聽丈夫說死期到了，心裏有些悲酸，放下手中的小玉，親自擰了一把臉巾，交給士杰的手裏去。

「你解職了，秋露她知道沒有？」桑老太懶懶的從椅上又坐下了，隨口又問了這麼一句話。士杰一面擦臉，一面搖了搖頭。回身轉去，忽然瞥見床上鳴申通紅的臉，他心頭開始又是一層悲痛。急急的道：「妹妹告訴我，說鳴申熱度已經退了，怎麼此刻臉兒又紅得發燒呢？」

「早晨的熱度原沒有了，此刻纔升上的。……」小雲低低的回答，話聲帶有些兒淒涼的成分。士杰放下面巾，很快的走到床邊，伸手摸了鳴申一下額角，果然怪燙手的。他心兒震動得很劇烈，覺得貧病相煎，這是窮人的末路。誰不疼愛他的兒子？何況鳴申又是這樣一個聰敏的孩子。士杰望着他紅紅的小臉，怪可憐的喊了一聲孩子，你什麼地方覺得痛苦？

鳴申一個七歲的孩子，雖然是在病中，他似乎也明白爸爸是失了業，他小心靈裏是充滿了悲哀，原因是爲了下學期那一筆三十多元的學費。爸爸失業，即是自己失學。他搖了搖頭，眼角旁已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淚水來。

士杰覺得孩子真是太聰敏可愛了，因此也使自己感到太可憐了。回過身子，含了滿眶悲酸的热淚，望着蒼茫的天空。嘆道：「唉！可憐的孩子，你們是投錯了爸爸了。……」他的喉間有些哽咽，再也忍不住眼淚滾了下來。

桑老太和小雲都沒有說話，呆呆的坐着，空氣是死沈沈的，室中的一切，都呈了悲慘的景象，各人的心頭都覺得人生的乏味。

不多一回兒，秋露很抑鬱的回來了。原因是如海請她一塊兒去吃飯，她不答應，所以使雙方的心裏都很不快樂。秋露回到家裏，想不到哥哥已經是失業了。她心頭感到萬分的駭異，急問是什麼原因？士杰搖了搖頭，却說並沒有知道。

這晚士杰不想吃粥，祇是長吁短嘆，神情殊為悽慘。秋露沒有辦法，祇好請毓秀和士杰來談談，以解去哥哥的愁苦。毓秀道：「大哥不必難受，我以為遭遇愈惡劣，將來的希望愈大。你瞧，世界上的偉人，誰不是從艱苦的環境裏奮鬥出來的呢！」

士杰雖然感覺毓秀的話是很不錯，但事實上一家六口，怎生的度下去？所以對於毓秀空虛的安慰，也祇不過報之以苦笑而已。

在毓秀的心中當然也明白這些空虛的安慰，是失意人最感到無聊的。但自己受了秋露的叮囑，却不得不這樣地儘管無聊着。他心頭也是感覺悲哀，士杰家庭的前途，是已沈入於黑暗中的了。同情激起在他的心頭，毓秀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深長的鬱氣。

秋露原意是請毓秀來勸慰哥哥的，不料連勸慰的人也嘆起氣來，使室內的空氣，依然蘊藏了死一樣的淒涼。她感到有些兒發窘，慌忙說道：「哥哥！鄭先生的話是不錯的，一個人要從艱苦中得到幸福，那才有意思。失業是沒有什麼希奇的，說不定明天又得了一個更好的職業。至於眼前的生活，我這個月也做了四五十元，下個月手法熟了，說不定也有七八十元一月可以做，苦吃苦用，也總可以過去的了。」

士杰聽妹妹這樣勸慰，心裏很是感動，低低的說道：「我也並不怎樣憂愁？況且憂愁也沒有什麼用的。」口裏雖然這樣說，心中却是感到極度的悲痛。這晚毓秀坐到九點半鼓過，

方才回到樓上去安寢了。

過了幾天，鳴申的病好了。但士杰終於鬱鬱的病倒在床上，而且病得很利害，這使桑老太，小雲，秋露都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樣。

這幾天裏秋露的臉上是沒有笑容，而且還浮現了憂愁的神色。美珍心裏很奇怪，問她有什麼心事？秋露搖了搖頭，總不願意告訴出來。晚上放工的時候，美珍悄悄的向秋露道：「妹妹！章少爺也知道你這幾天裏很不快樂，他代你十分憂愁，所以今天無論如何要伴你到外面去散散心。就是你不愛他，交個朋友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你不要太固執，和一個有錢的少爺交個朋友，至少對你是有益處的。妹妹！別那麼傻吧！」

秋露聽美珍這樣說，凝眸含顰的沈思了一回。忽然烏圓眼珠一轉，有了一個主意。微笑道：「其實我是怕媽媽責罵，既然章先生這樣好意關心着我，我今天就跟他去玩一回兒罷！」美珍見她今天忽然又柔順起來，樂得什麼似的，遂笑盈盈的拉了她的手，一同走出廠門口來。見那一輛簇新的汽車停在門口，美珍上前開了車廂，把秋露身子推了一推。秋露在這情形之下，不得不跳了上去。誰知砰的一聲，美珍自己並不上車，却把車廂關上了。接着呼的一聲，那汽車已疾馳的開去了。

秋露想不到美珍會不是一塊兒去的，一顆芳心，不免起了一陣恐怖。但仔細一想，怕什

麼？難道他會吞吃了我不成？

「楊小姐！我聽說你這幾天裏很不快樂，我實在為你憂慮，不知你心裏有什麼心事，能夠告訴我一些兒知道嗎？」如海見她既跳上車廂，却一言不發的呆坐着。遂把身子挨近了她一些，微側了臉兒，很溫柔地問着。

「我沒有什麼心事？章先生！我常常叫我一塊去玩，我總沒有答應你，這並不是我搭什麼豆腐架子，實在我覺得大不好意思化費你的錢，請你不要見氣吧！」秋露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斜乜了他一眼，又逗給他一個甜蜜的嬌笑。

如海對於她這幾句柔軟的話，覺得從認識到現在，實在還祇有破題兒第一遭，這就樂得眉飛色舞，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玉手。笑道：「楊小姐！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決沒有和你生氣。不過你太會避嫌疑了，化幾個錢要什麼緊？也值得說不好意思的話嗎？……楊小姐！我忠實的告訴你，我從來也沒有愛上一個姑娘，但自從見到了你，我心裏不知怎的？總會想到你的可愛。我明白的說，我對你完全是真摯的，癡心的，專一的……楊小姐！你應該……」

汽車夫對於少爺這幾句話兒是聽得滾瓜爛熟的了，他計算着少爺在每個姑娘面前至少已說了二三十次之多的了。此刻聽到又是真摯的，癡心的，專一的，他幾乎忍不住撲哧的一聲笑出來。但笑到底不敢，因此他又改成咳嗽起來了。

秋露聽了如海赤裸裸的表示，已經是感到萬分的羞澀。如今被汽車夫這麼一笑一咳嗽，這就愈加不好意思。緋紅了兩頰，明眸望着自己的脚尖，却祇管呆呆的出神。

如海見她雖然沒有什麼表示，但她柔若無骨的玉手給自己握着，却並不掙脫，從這一點看起來，顯然她完全是爲了羞澀的緣故，一時心裏不住地蕩漾。把身子更偎緊了她一些，望着她的粉頰，真是白裏透紅，彷彿吹彈得破。雪白的脖子，更是玉雪可愛。因此使如海心裏，更想到她的酥胸，乳峯……以及一切的肉體，當然是更加的白皙可愛了。同時鼻中還聞到一陣處女的細香，真使他有些兒心神欲醉的了。

「楊小姐！你爲什麼不回答我？別怕難爲情，愛是世界上最神聖的，尤其在我們青年男女之間，更純潔得燦爛的。你說，是不是？」如海附着她的耳朵，又低低的說着。

「章先生！其實我不懂什麼愛的，假使你不嫌我窮苦的話，我是很願意跟你做一個朋友的。」秋露竭力鎮靜了羞澀的態度，回眸又瞟他一眼。掀着酒渦兒，又嫣然的笑了。

如海聽她這幾句話，知道她已有愛我的意思。她所以不肯直截的說我願意愛你的話，這當然是害着難爲情。心裏這就暗想，姑娘太會假惺惺作態，不過這也是一個姑娘對付一個情人應有的手段，倒也怪不了她的。望着她紅蔷薇似的嬌容，忍不住憨憨的笑了。

汽車在一個挺大的舞廳門口停下來，如海拉了她的手，一同跳下車廂。在走進舞廳門口

的時候，秋露忽然停住了步。說道：「章先生！我這樣子的衣服，不配進裏面去吧！況且我從來不曾到過舞廳，我想還是到別處去好。」

「這樣子衣服並不壞，那要什麼緊？就是因為你沒有到過舞廳，不妨進去見識一下，我也不常到這種地方來的，原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。」如海向她身上打量了一下，拉了她的手，含了滿面的笑容，是帶了央求的口吻。

秋露終究抵不住外界的引誘，默默地到底跟着他踏進了燈紅酒綠的舞廳。的確，秋露今天上舞廳是還祇有第一次。當她一脚跨進舞廳，全身頓時感到一陣涼意。很顯明的裏面是開放着冷氣，在炎熱的暑天中，有這樣新秋天氣似的場所裏可以玩，可以聽，可以瞧，……無怪社會上一般年青的男女要留戀忘返了。秋露腦海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後，她心裏有些羨慕。但不到二分鐘之後，她又感喟地嘆了一口氣。

如海和秋露在一個座桌上坐下，泡了兩盃檸檬茶。秋露這時的目光，祇管在四周滴溜烏圓的打轉。她見舞廳裏四周上下都佈置得光怪陸離，五顏六色，真彷彿是水晶宮一樣富麗堂皇。

音樂台上的黑人大樂隊，面孔像墨炭，眼睛像明星，亮晶晶的，嘴兒闊得像血盆，但那牙齒真白得玉潔，他們這種吹奏音樂神情，真像瘋狂一般的興奮，令每個青年男女的一顆心

兒會自然蕩漾起來的。

秋露的視線，由音樂台上掠到舞池裏來。祇見對對舞侶，胸貼胸兒，有的還甚至於臉貼臉兒，就是這樣地擠來擠去。「這就是所謂跳舞嗎？」在秋露腦海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她的全身會感到怪熱臊起來。暗想，唉！這也許是女子生產的唯一出路吧！她很傷心，她為整個婦女界而感到悲哀，婦女界的前途是永遠見不到一線光明的。然而她感到奇怪，因為她見到許多袒胸裸足的女子，很驕傲地走來走去，滿臉含了嬌笑。秋露心想，她們都很光榮吧？……她為婦女界的前途而感到暗淡，她慢慢地終於垂下粉臉來。

「楊小姐！你瞧這裏的佈置偉大嗎？耳所聞，目所睹，真彷彿是神仙境界一樣呢！我們在這兒坐着談談，還會感到酷暑的炎熱嗎？」如海見她垂首默然，似乎有些羞澀之意，遂笑着向她輕柔地搭訕。

「真的，這兒真是個好地方，彷彿天上人間，然而我覺得良心上的不安，還是在太陽光下流些汗比較爽快。」秋露抬起頭來，秋波逗給他一個神秘的目光。

「我知道楊小姐是個時代的新女性，當然不喜歡那些燈紅酒綠的場所遊玩着，不過做了一個人，似乎應該有一次參觀，下次我們決定再不上舞場玩，好不好？」如海心裏有些慚愧，兩頰也會微微地紅起來。

「我希望你少涉足於歌榭舞台，因為我在美珍口裏知道章先生是個前進的少年，你若爲了叫我見識見識而帶我到這裏來的話，我心裏就會更感到不安的。」秋露凝眸含淚的望着他臉兒，語氣是那樣的真摯。

如海有些感動，他猛可又握住了秋露白嫩的玉手。說道：「楊小姐的金玉良言，實在是我們年青人的指南。我很慚愧！從今以後，我將聽從你的話，預備努力一下前途。因爲我已得了楊小姐那麼一個新女性作知音，我覺得我生命中的一切，都會有希望起來了。」如海說着，明眸裏是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脈脈地回視着秋露，彷彿萬分感謝的神氣。

秋露的嬌靨是紅暈得那麼的可愛，她感到爲難極了，覺得如海這樣赤裸裸地向自己表示，叫我在事實上竟沒有勇氣拒絕他了。但是她爲了哥哥的前途，暫時且不去考慮其他的一切。很嫵媚的一笑，露着雪白的牙齒。說道：「章先生！你這話說得過分了，我是個知識淺陋的女子，一切都不知道什麼的，你這麼說，不是叫我感到難爲情嗎？」說着，抿了嘴兒又啾啾的笑。

如海見她這笑的意態是美到了極點，沒有什麼可以再來和她比較。假使欲比她爲桃李，則桃李嫌其輕薄。欲比她爲梅花，梅花輸其清瘦，欲比她爲海棠，海棠無其香。欲比她爲水仙，水仙無其豔。真個是芙蓉其面，楊柳其腰。如海越瞧越美，越瞧越愛。一時目不轉睛，

對於秋露的回答，也就一句都沒有聽進去。秋露被他瞧得兩頰更加嬌紅了，眸珠轉了轉，一擦眼皮。趁此又低低笑道：「章先生！我有一件事情向你懇求，不知你能答應我嗎？」

「什麼事情？慢說一件，就是一百件，一千件，我都能夠答應你的。」如海這才醒來似的笑起來，把兩肩聳了聳，覺得美人兒向自己有些事情懇求，這是多麼得意光榮的事情呀！

秋露吱唔了一回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般的，最後笑了一笑。方才說道：「章先生！廠裏不是有個賬房先生叫桑士杰嗎？不知他犯了什麼廠規？竟把他解職了呢？我想你是有權力的人，不知能否向廠中挽回轉來嗎？假使能夠的話，這真叫我感激不盡的了。」

如海聽她這樣說，愈加疑心秋露和士杰一定是發生愛情的人了。一時也不知打那兒來一股子酸味，祇覺得有些難受。遂沈吟了一回，問道：「楊小姐這個要求，我當然可以給你盡力想法。不過我得問明白一聲，桑士杰和你究竟是什麼關係？你不能騙我的。」

秋露見他不但笑容收起，而且眉頭緊蹙。她這麼一個聰敏的姑娘，豈有不明白的道理。心裏想想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遂正色告訴道：「章先生！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瞞你……」

「你說，……你說，……是什麼關係？……」如海不等她說完，急得漲紅了臉兒，一顆心的跳躍，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了。

秋露見他這個神情，倒又嘖味的一聲笑起來。說道：「桑士杰他是我嫡親的哥哥，我楊

春霞的名兒是假造的，我實在叫桑秋露呀！你以為我和士杰是什麼關係啦？……啐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撅了撅嘴，秋波又逗給他一個傾人的嬌嗔。接着她抿着小嘴兒，又吃吃地笑起來。

「什麼？是親兄妹？你這話可當真的？那麼你幹嗎要改姓名？」如海聽了這話，奇怪得目定口呆，瞅住了秋露的嬌容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

「唉！所以改姓名也不是爲了面子關係嗎？我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做工可說是從來也沒有做過，況且哥哥又在廠裏做賬房，賬房先生妹子在作工，那給人家知道了，不是很不不好意思嗎？所以哥哥叫我改姓名的，祇說是鄰居關係，其實……唉！……」秋露絮絮地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長嘆了一聲，似乎欲盈盈淚下的神氣。

如海覺得秋露這話當然不會說謊，這才恍然大悟，一時真懊悔不該把士杰解職的。但仔細一想，我這事情還得叫美珍去探聽一個確實了再說。不過表面上立刻又哦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你的真姓名叫做桑秋露！唉！那真多餘的事，做工做廠長不是一樣爲了吃飯嗎？那又有什麼不好意思呢？既如此，我一定給你想想辦法，桑小姐！你祇管放心是了。……怎麼啦？別傷心吧！怎的哭了？叫我瞧着不心酸嗎？」如海一面說，一面側着臉兒，又去望着她的嬌靨，表示非常的多情。

秋露把手背捺擦了一下眼皮，秋波滴溜地一轉，撇着酒渦，哧的一聲。笑道：「章先生怎麼說我哭啦？我何曾哭過啦？」

「你沒有哭，那我就高興，假使你不快樂，我心裏也會難受的。秋露！我大胆地喊你一聲名兒，因為你我的心兒已是合在一塊了呀！」如海瞧了她這可人的意態，足夠令人魂銷的，不免樂而忘形，語氣帶有些涎臉的模樣。秋露對於「心兒已合在一塊的話，」她是並不肯承認的，不過口裏不好意思反對，却送給了他一個白眼罷了。

這晚秋露是隨如海在外面吃了飯，並且還喝了一些酒，如海知道秋露的性情高傲，所以不敢輕薄，處處顯出十分小心多情的樣子。因此在秋露一顆未經世故的處女芳心中，對於如海的印象，也並不怎樣的惡劣。

如海送秋露回到家中，時候已九點三刻。桑老太皺了眉尖，問她在什麼地方？如何這樣晚才回家？秋露一面謊說是美珍請她吃飯，一面又問哥哥怎麼了？桑老太含淚說道：「有些昏沈的樣子，唉！此刻才睡熟回兒，別驚醒他，早些睡了罷！」秋露本欲告訴哥哥的生意也許有挽回的地步，但一時又覺得礙口，因此也祇好沈沈的睡去了。

第二天秋露從廠中回家，美珍一定要跟着她來望望老太太。秋露因為哥哥病臥在家，所以心裏很焦急，意欲不叫她去，這到底說不出口。在無可奈何中祇好把改名的事情，又向美

珍悄悄地說穿了。美珍其實是早從如海那裏知道，今天所以跟秋露回家去，也還不是爲了要調查明白起見嗎？今聽秋露這樣說，可見事情是真實的。遂故意裝做毫不曉得的神氣，還埋怨她不該把姓名改去，否則，不是可以向章少爺求懇一下嗎？秋露也不作答，祇管和她匆匆的走進天同坊裏來。

兩人到家，桑老太和小雲自然殷殷招待。美珍也絕對並不談及改名的事，她見士杰真的睡在床上，似乎有些昏沈的神氣。遂蹙了眉尖，很關心的道：「桑先生的病很不輕，你們如何不給他請個大夫瞧瞧呢？」

「我們原想請……無奈哥哥不願意喝藥……我想明兒準給他請個大夫瞧瞧了。……」美珍這句話是叫桑老太等都感到受窘的，大家紅了臉兒，未免有些咬唇着不知所對？結果，還是秋露很勉強的回答？這兩句話，可是她的心頭是頗覺隱隱的作痛。

美珍是慣會觀氣色的人，她心裏也明白秋露家裏確實是窮得一貧如洗了。大概請大夫的能力還沒有吧！唉！這真也可憐了。於是她又向桑老太說道：「老太太！桑先生失業，其實不用憂愁的。我告訴你一件事吧！廠裏董事長的兒子叫章如海，他時常來廠考察實業，今年二十三歲，原在大學讀書，他對於桑小姐很有愛心，前次和妹妹也同去遊玩過一次的。我想章少爺既然如此愛妹妹，妹妹若叫他給哥哥謀一個職位，那不是極容易的事情嗎？」

秋露想不到她會和母親赤裸裸地告訴出來，一時直羞得連耳根子也紅了，垂下粉頰兒，再也不敢抬頭。那時桑老太和小雲都很奇怪，望了秋露一眼。又向美珍笑道：「這事情真嗎？但我們這樣窮，如何高攀得上？」

美珍聽老太頗有歡喜的樣子，覺得事情有成功的希望。遂笑道：「老太太的思想究竟落伍了，現在文明世界，對於貧富階級觀念，是早已打倒了。祇要由小口子恩愛，什麼事情都沒有。想妹妹長了這麼一副好模樣兒，章少爺又是個翩翩美少年，真是一對哩！」

秋露對於美珍這樣大嚷，生恐給樓上毓秀聽見了，一顆芳心的焦急，真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遂厚了臉皮。抬頭笑道：「姊姊專門喜歡取笑我的，我可不依你啦！」說着，把手揚了揚，似乎還作個要打的意。美珍笑了，桑老太和小雲也笑起來。美珍這天沒有吃飯，就匆匆的告別了。

桑老太待美珍走後，就和顏悅色的向秋露問詳細情形。秋露遂也把經過情形，老實向母親低低訴說一遍。並且嘆道：「唉！我祇怕他未必真正愛我的人，這種公子哥兒也無非貪圖美色罷了。……」說着，非常的感喟。

小雲爲了丈夫的前途計，便勸慰她道：「秋姑！我想他既然真心愛你，大概不會負心的吧！何況人家是個大學生，總有些人格的吧！……」秋露聽了，默不作答。她又想起了毓

秀，俊美的臉蛋，偉大的人格，超人的思想，不平凡的抱負，……她的眼淚忍不住一點一點的滴下來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見毓秀從後面門口進來，臉上含了笑容，他順便跨到客堂來。見秋露低首垂淚的神氣，心中倒吃一驚。低聲的問道：「大哥怎麼了？」

秋露一見毓秀進來，立刻拭去淚痕，裝出毫不介意的神氣。微笑道：「哥哥稍許好些兒，鄭先生回來啦？」

「但願好起來，就叫人喜歡。」毓秀說着，頓了一頓。方才又告訴道：「利美書店的主人，今天和我談起，說他們編輯辭職了，願意叫我去補這個缺。我想吃人家的飯，那當然吃自己的飯比較不勞心，所以我已答應了他。現在我和老太太商量，就是把那張寫字檯暫時在你們那兒寄放一下，你們有用處再好沒有，假使沒有什麼用，就託你們代爲賣給收舊貨的，一切費神，不知老太太肯嗎？」

桑老太忙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你瞧我們靠西還有些地位呢！你祇管來寄放吧！鄭先生有了固定的職業了，那真叫人喜歡。」秋露脈脈地睜他一眼，忍不住也問道：「你明天就到書局辦事去了嗎？」毓秀點點頭，却報之以淺笑。一回，他忽然在袋內取了五十元鈔票出來，放在桌上。向桑老太太說道：「老太太！我想大哥的病，醫生無論如何該瞧的，這裏五十元

錢，我多看沒有用，暫時就給大哥作爲醫藥費吧！將來你們有了，祇管可以歸還我的。人兒好了，要個職業也不難，我在外面一定會給大哥留心的。……」毓秀說到這裏，覺得自己這個幫忙的舉動未免超出鄰居的交誼之外了，他自己先難爲情起來，話還沒有說完，竟不等人家的回答，就很快的跑到樓上去了。

毓秀到了自己房內，把衣服脫了，祇覺胸口的一顆心兒，兀是別別的亂跳，同時兩頰也會熱辣辣的發燒，彷彿自己幹了一件什麼羞慚的事情一樣。不料正在這個當兒，秋露拿了鈔票，又匆匆的走上來。她揪着笑渦兒，秋波逗給了他一個媚眼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算什麼意思？母親說，我們如何好意思接受呢？」

「……算問我借的……你們有了錢的時候，不是可以還我的嗎？……秋露！你怎麼也向我說這些話呢？那你似乎……」毓秀聽秋露這樣說，眼睛祇管呆望着她的粉臉，兩頰更紅起來。

「你說下去，似乎什麼？……什麼？……」秋露見他這個神情，同時聽了他的話，心裏是太感動了。眼皮兒一紅，淚水竟撲簌簌的滾下來。

「秋露！你……爲什麼傷心？我……沒有什麼……」毓秀想不到她竟哭了，情不自禁的走上來，急得說話却帶有些兒口吃的成分。

「不！不！我太感激你……毓秀！……」秋露淚水盈盈的說，最後也喊了一聲他的名字，紅暈了嬌靨，伸開白嫩的臂膀，猛可撲上去，竟投在毓秀懷裏嗚咽着哭起來。

「那麼你幹麼哭？秋露！別傷心……」毓秀覺得秋露今天舉動奇怪，忽然會抱住自己的脖子，那更是夢想不到的事，心裏也不免既喜歡又傷悲，但究竟爲什麼要傷悲，却是說不出一個理由來。他撫摸着秋露的背脊，是那樣的溫柔。但是他口裏雖然勸慰着秋露，他自己的眼淚也雨一般的落下來。

「毓秀！我覺得……我覺得我們的環境太惡劣了。……」秋露的臉兒，索性假到毓秀的頰邊去，話聲有些兒顫抖。

「但是，……我們應該奮鬥！我們應該掙扎，我們要生存，我們要活在地球上享受人類的平等自由，我們非埋頭苦幹不可！秋露！別傷心，別哭吧！哭！是懦弱的表示。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用十二分的勇氣，來振作她，來鼓勵她。秋露聽了，仰開了粉臉，淚眼模糊地望着毓秀俊美的臉，她笑了，她揪着酒渦掛着淚水笑起來。

兩人臉兒的距離是不到五寸遠的光景，毓秀感到秋露的臉，在沾上品瑩瑩的淚水之後，實在是太媚人了。尤其是那張紅潤潤的小嘴，更令人有些想入非非。毓秀幾次想低下頭去吻她的嘴，但是却始終沒有實行。

在秋露的心裏，也未始不希望他低下頭來吻自己的嘴。然而毓秀的人格太清高了，太忠實了，反而使她芳心中感到有些失望。媚笑着道：「毓秀！我們明天要分手了，你應該給予我一些安慰呀！……」

毓秀被她這麼一說，他明白了，他知道了，他覺得秋露一顆血淋淋的芳心，確實是完全交給我。他大胆地把手勾住秋露的頸項，慢慢地湊下嘴去，在她鮮紅的唇兒上，這就甜甜的接了一個親吻。因了兩人這麼的一吻，不料在下面又引出曲折離奇可歌可泣的故事來。

一三 四面楚歌吞聲忍辱

美珍那天從秋露家裏走出後，她便匆匆坐車到滬江旅館來。祇見如海在房中接着一個嚮導女子，正在作肉麻的舉動。他一見美珍來了，急得漲紅了臉兒，慌忙放下那女子，摸出五元錢來，打發她匆匆的走了。

「你這人真是個色鬼……」美珍待嚮導女子走後，恨恨的白了他一眼。如海彎着腰兒，連連賠笑。說道：「我因為一個人實在太寂寞，假使你早些來的話……好啦！好啦！我錯了，我的親娘！你別生氣，快告訴我，事情是真實的嗎？」說着，又走上來，把美珍拉入懷裏來，要去吻她的香。

「小鬼！別涎臉吧！事情確實真的，現在她哥哥生着病哩！我想……你祇要……」美珍又逗給他一個嬌嗔，罵了他一聲小鬼。然後附着他的耳朵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說了一陣。

如海連連點頭，聽完了後，猛可抱住她的身子，對準了她的嘴兒，吻了一個夠。美珍嗔道：「我給你這樣出力，你拿什麼謝我？」如海連忙把指上一隻鑽戒脫下，套到美珍的無名指上去。笑道：「這個你戴着，此刻我和你到外面吃夜飯去，晚上你就睡在這兒，我給你吃香蕉。……」美珍聽了，樂得心花怒放，表面上却恨恨的啐他一口，但到底忍不住又吃吃地笑起來了。

第二天美珍見秋露來廠特別遲一些，照廠規牌子早已收去了，但秋露當然是例外，她拉了秋露的手。悄悄的問道：「妹妹！你怎麼這樣遲來？……咳！你哭過嗎？眼睛紅紅的，你哥哥到底怎麼樣了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哥哥倒好些了，多謝你記罷。秋露淡淡的一笑，便毫沒事兒般的自去工作了。

秋露今天所以這樣遲的來廠，是因為幫着毓秀把寫字檯東西搬到樓下來。眼皮紅的厲害，她和毓秀分手的時候，是曾經淌過一回淚的。她心裏想着毓秀待我這樣好，真可說是恩

深如海，誼薄如雲。但我的境遇太惡劣了，哥哥是失業了，而且病得這樣的利害，假使要求如海回復哥哥的職業，他當然也有相當的條件，假使我答應了，我如何對得住毓秀？倘若不允許吧！哥哥回復職業的希望當然沒有了，就是我工作的地位恐怕也要動搖了吧！我和哥哥若都沒有事做，那麼一家六口，豈不是要活活的餓死了嗎？秋露在這樣左右為難的情形下，可憐也無怪她要傷心得哭起來的了。

秋露現在是抱了一種新的希望，她希望哥哥瞧了幾次大夫以後，但願就好起。哥哥病好之後，又希望毓秀能夠立刻介紹哥哥一個職位，那麼我就是不在廠裏做工，也不妨害於生活問題的了。她這樣打定主意，覺得目前對付如海的手段，也祇有表示若即若離的了。所以晚上放工的時候，如海又叫她一塊兒出去遊玩，她也並沒有拒絕。

在汽車裏如海把秋露的身子是偎得緊緊的，一手搭着她的肩胛，一手又握着她的纖手。柔聲的說道：「秋露！你前天求我把你哥哥的職位回復了，我心裏仔細想，那又何必去求廠長，我不是可以介紹他到別處去的嗎？月薪總碼三四百元，那麼纔可以維持寬裕的生活呢？你說是不是？」

秋露把他搭在肩胛上的手兒拿下了，臉上有些嗔意似的。說道：「章先生肯如此幫助，那當然令人感激不盡。不過我哥哥現在還病着，且待他病好了，再說罷！……」

如海突然聽秋露這樣回答了，一時倒又不禁爲之愕然。暗想，前天你自己向我懇求，今天我給你這麼一個答覆，不料你却一些沒有喜歡的樣子，而且還說這樣漂亮的話，那不是令人感到奇怪嗎？這姑娘的脾氣古怪，真有些兒不可捉摸的了。遂又微笑道：「那麼你哥哥瞧大夫的錢可有有着嗎？我們既然成了知音，你可不用客氣，這兒三百元鈔票，你先拿回去用好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如海在袋內便摸出一疊鈔票來，塞到秋露的手裏。

秋露的理智告訴她道：「這三百元錢無論如何拿不得。」因此她便把手縮回來，搖了搖頭。也很柔和的說道：「哥哥請大夫的錢家裏原有着，章先生這分美意，我們心領謝謝就是了。」

如海想不到昨晚美珍給自己想的兩個妙計，竟會都失其效力，一時心裏頗覺悶悶。遂和秋露兩人在外面吃了飯，送她回家去。秋露瞧他神情，也知道如海心裏十分的不快樂。臨別的時候，卻又顯出非常親熱的樣子，和如海含笑道聲晚安，匆匆的下車去了。害得如海心中，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真是難熬極了。

天下的事情，理想與事實往往相反。秋露見哥哥的病，雖然延醫診治，服藥調理，但總未見起色。看看毓秀放出的五十元錢已經用完，但病體仍舊如此。秋露愁眉不展，桑老太和小雲更是背燈搵淚。

這天士杰對秋露說道：「妹妹！鄭先生可說是救過我的性命了，但是我的壽也許已經了。所以雖有盧扁之醫，恐怕也難收回春之效。唉！這個社會，這個時代，做人本來沒有什麼意味，倒還不如死了乾淨嗎？社會上死了一個窮人，等於死了一隻狗一樣，根本沒有什麼希奇的。但是我死之後，更苦了母親妹妹妻子兒女……唉！我怎能合得上眼？我怎能忍心拋得下？我……唉！所以我想活，我想活下去……我還得在社會上努力地奮鬥一下不可！然而，事實上也許是不可能的了吧！……」士杰說到這裏，不免有些上氣不接下氣，他的眼角旁已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了。

桑老太和小雲聽了這話，已經失聲而泣。鳴中的小臉上，也是含滿了無數的淚水。秋露這時心頭疼痛如割，她的淚像泉湧，她祇覺一顆心兒已被一枚針刺過了，血水一點一點的滴下來。她忍淚泣道：「哥哥！你不要說這些頹喪的話，你的病是會好起來呢！你不要傷心，妹妹有一分能力，總要設法醫治哥哥的病，唉！窮人難道就不是人了嗎？……唉！……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喉間已經哽住，眼淚彷彿雨點一般的拋下來了。

含了滿眶子悲酸的熱淚，移着沈重的脚步，上廠裏去作工。美珍見秋露今天的神色更加不好，知道她的哥哥病是沒有減輕。遂向她低低勸道：「妹妹！你這人真想不明白，章少爺前星期要給你三百元錢，你爲什麼不要呢？你難道不曉得世界上錢能夠打倒一切嗎？沒有錢

就不能請好的醫生，不請醫生給你哥哥診治，他的病怎麼能夠好起來呢？唉！你難道眼瞧着哥哥病死嗎？那你也太忍心了。……」美珍利用這一點，又向秋露絮絮的打動着。秋露想着哥哥憤怒的話，想着母親嫂嫂悲泣的淒慘，她心碎了，她幾乎掩住臉兒又要哭起來。

美珍見她聽了自己的話，祇有悲泣的分兒，並沒有一些兒反感的表示。可見環境把她壓迫得沒有掙扎的餘地了。她心裏暗暗的歡喜，覺得今晚至少可以完成一部分預定的計劃了。

晚上放工的時候，美珍向秋露又道：「妹妹既然這樣不快樂，我和你跟章少爺一塊兒去玩吧！可憐章少爺見你悲哀的神情，他的心頭也常常難受得利害呢！他今天若再給你錢用，你是千萬不要推却了，因為你哥哥的病，真需要錢來驅逐病魔哩！」秋露也覺得哥哥的病是已危險到千鈞一髮的了，我在可能忍受的範圍之下，我總不能再固執了吧！唉！金錢萬能！她這樣想着，深長的嘆了一口氣，眼淚幾乎又要滾下來了。

跟隨着美珍，默默地走出廠門，跨上汽車，不多一回兒，三個人已坐在燈紅酒綠的大陸舞廳裏來了。秋露耳聽着靡靡之音，眼瞧着肉麻之情，她的心頭是祇有感到無限的悲痛。

「秋露！你太悲觀的態度了，少年人不能無春夏之氣，我瞧你老是愁容滿面，這樣子恐怕有傷身體。唉！這個年頭兒，若不及時行樂，豈非要悶死了嗎？時也不早，我們在這裏就喊幾容西餐吃吧！」如海見秋露鬱鬱寡歡，遂含笑勸慰了她一番。一面又向侍者招手，問

道：「這兒西餐幾元一客？」侍者含笑答道：「分五元，十元，十五元，二十元四種。」

「二十元一客的今三客，再開一瓶香檳來。」如海向他點點頭，侍者便匆匆的下去了。秋露這時心裏也不知感覺的是什麼滋味？吃一餐晚飯，一個人得化二十元錢，這菜是珍珠做的嗎？於是她又想到家裏米缸裏的米是所剩無幾了，大概還能維持三日薄粥吧！炭蒲中的煤球也是將完的了，哥哥的病勢是這樣沈重，今天不知又怎麼的了。……想到這裏，覺得兩相比較，真是天堂地獄，雖然身子是坐在軟綿綿的沙發上，但沙發上好像已豎着千萬枚的針兒一樣，她祇感到極度的難受，假使人家不會笑她是在發神經病，她實在很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場。

美珍見她老是垂首默然，遂拉着她手，低聲兒道：「妹妹！你怎麼啦？你瞧這音樂是敲得多麼興奮，對對男女又舞得多麼美麗！這樣富麗的境地，你難道還一些不喜歡嗎？至於你哥哥病了，我想明天請章少爺設法請個西醫去診治一下，也就慢慢的全愈了，那要什麼緊呢？」

「秋露！你不用傷心，我明天準定請個醫師來給你哥哥診治吧！我有個朋友，是德國留學的博士，想一些小病有什麼關係呢？」如海聽美珍給自己這樣說，遂也很溫柔的說着。秋露抬起頭來，明眸向他們擡了一瞥，表示謝謝的意思。

沒有一回，侍者端上三盆童子鷄，並把香檳開上，倒了三五。如海把一盃放到秋露的面前，望着她嬌靨。說道：「你哥哥的病和往後的職業，都我會給他辦理舒齊的，你不用憂愁，我們喝酒吧！」

「這酒很利害，我怕不能喝罷！因為我是不會喝酒的，醉倒了不是笑話？」秋露聽如海這樣安慰，芳心稍會寬放了一些。但酒這樣東西自己是素來不喝的，就是前幾天和如海在外面吃飯，也祇喝了一些葡萄汁，這香檳酒怎能受得了？所以她含了嬌笑，不得不搖搖頭。

「那麼可以鑲一些汽水，這樣就淡味了。就是喝醉也沒關係，反正潘大嫂可以伴送你回家的。」如海說着，遂又喊侍者拿汽水。

秋露因為這次美珍也一同在座，胆子真的大了不少，遂也不便固執，握了孟子，微微的喝了。秋露舉盃在喝香檳，握刀又在吃童子雞的時候，她那一顆善感的芳心，不免又想起家裏母親喝粥湯的情形，她含了悲淚，實在有些不忍下咽。她胸中憂憤的情緒，像海裂的波濤那麼的汹涌着。她想哭，但是在這大衆交際場中，歌舞昇平的當兒，怎能哭得出？尤其在喝下三四口香檳以後，她心中更勾引起舊恨新愁，祇覺得難受得利害。

一個人在憂愁的時候，常常想找一些兒消極的刺激，喝酒也是找刺激的一種，秋露起初原不想喝酒，但既喝了幾口後，她便想索性喝一個痛快。所以三個人面前的玻璃孟子裏的

酒，還是秋露最先空了。如海美珍瞧秋露這失常的舉動，心裏在喜悅之中，不免也感到有些驚駭。望着秋露的粉臉，真的已紅得像一朵玫瑰了。她握着孟子，遞了過來。笑道：「章先生！你給我再倒一盃。」

如海聽她這樣說，倒反而愣住了。望着她說道：「秋露！你別喝酒了，還是喝些汽水好嗎？……」

「不！我想多喝些酒，反正妙妙可以送我回家的。」秋露的明眸真像微風吹動着秋天的水那樣蕩漾着，頰上的酒渦兒掀得很深，她忍不住失常似的嬌笑着。

如海還有些躊躇，望了美珍一眼。却見美珍向自己點點頭，同時逗過來一個眼色。如海有些明白她的意思，於是遂給秋露滿滿的又斟了一盃。

秋露可說是談不到酒量兩個字，怎能夠這樣的大喝？結果，當然是一個醉。秋露醉了，她的神智完全迷糊着，她祇知道自己是可憐的，於是她又嗚咽哭起來。美珍抱着她身子，雖然百般的安慰她，但是她的哭總不會停止。這時舞廳裏，大家都向他們注視，如海未免感到有些受窘。美珍眸珠一轉，她向如海低說了一陣，微笑道：「你瞧怎樣？」

如海聽了，喜形於色的點點頭，遂付去賬單，扶着秋露一同出了大門舞廳。晚風撲面吹來，秋露哇的一聲，把吃下的所有什物，竟吐了一地。秋露在吐過之後，她頭暈目眩，哭也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年，正是毓秀。這就搶步上去，毓秀也是含笑站起，兩人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。士杰皺了眉尖，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怎麼會病了半個月了嗎！唉！這那裏想得到？你躺着罷！」

「不！這幾天我已起來在室內走走。大哥！你完全復原了，真叫人喜歡。」說着，便欲向桌上拿熱水瓶倒茶。士杰阻止他，叫他依然在床邊坐下，自己也坐了下來。望着他瘦削的兩頰，嘆道：「大夫瞧了沒有？」

「瞧過了，我已好了許多。本來我早想來望大哥的病，因為在一個月中給書局趕寫了一部稿紙，大概身體孱弱，所以脫稿後就病倒了，我心裏常記着你呢！現在大哥找到了職業了吧！」毓秀握着他手兒緊緊不放，靦然得彷彿見到了家裏人一樣。

士杰兩頰有些紅暈，他心裏是祇覺無限的沈痛，但他不得不竭力鎮靜了態度。說道：「託你的福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方又低聲道：「我已在華洋銀行任職了，纔做了一個多月些日子。……」

毓秀對於士杰這種神情，心裏未免有些疑惑。微笑道：「那很不錯呀！老太太，大嫂，桑小姐都好？……」士杰點了點頭，他心裏的難受，幾乎要淌下淚水來。

「大哥有什麼心事嗎？……」毓秀微蹙了眉峯，再也忍不住的開口問了。

「沒有什麼，……前次的五十元錢，……我還了你，……你病了這許多日子，自己也要

用吧！」士杰方才又微微的笑了，他在袋內取出鈔票來，交到他的手裏去。

「我倒不需安這筆錢用，因為這兒經理對我另眼相看，一切醫藥費，他願意完全負擔。所以大哥要用的話，你不必還我。……」毓秀把他手兒推了回去，低低的說着。

「我有着……鄭先生！你收下吧！我們已經是很感激的了。」士杰非常感動，話聲竟帶有些兒顫抖的成分。

毓秀很奇怪士杰的情形，他想仔細的問一問，但始終問不出口。兩人默然坐了一回，士杰忽然站起來告別匆匆的走了。毓秀拉住他道：「大哥何必這樣性急？我在病中實在很寂寞，今天見大哥居然來望我，我心裏真高興，那麼你就吃些兒點心再走吧！」士杰其實也很願意和毓秀多敘一回兒，然而他心頭很難受，今聽毓秀這樣說，祇好又坐下了。毓秀喊茶役倒茶，並去叫盆炒麵。士杰那裏吃得下，也無非應個景兒，又閒談一回，遂告別辭去了。士杰走後，倒叫毓秀心中又猜疑了許多時候。他覺得士杰心裏彷彿有說不出的隱情似的，這是爲了什麼呢？不是令人感到奇怪嗎？毓秀想了一回，忽然感到自己的熱度又升起來。一時很驚慌，躺倒床上，靜靜的又養了一回神。

是黃昏的時候了，毓秀覺得額角有些燙手，他心裏很焦急。不料這時候，店裏伙計又來報告道：「鄭先生！有個姓桑的姑娘來望你哩！」

這消息使毓秀感到意外的興奮，也不管頭腦脹痛，猛可從床上坐起。笑道：「你請她進來吧！她是我的表妹。」毓秀這樣說一句，就是避免外界的見疑。一面他把室中的燈光已扭亮了。

伙計走出室外的時候，就聽一陣咕各的革履聲。毓秀的視線是完全集中在門框子外，果然不到一分鐘後，就見一個十分摩登的少女走進來。祇見她的頭髮是燙成最新式的樣子，做成一卷一卷的。身穿一件薄花呢的旗袍，那雙粉紅色的絲襪，絕薄得好像裸了足一樣，黑漆鑲銀的高跟皮鞋，亭亭玉立。一時還以為是章毓珠來了，但仔想一瞧，那明明是秋露呀！想不到兩個月不見，秋露也摩登起來了。

秋露是毫不避嫌疑的直坐到床沿邊來，她見毓秀向自己目不轉睛的呆望。便慘然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認得了我嗎？……」

毓秀握住她的纖手，眉兒一揚。笑道：「你變了樣子了，我差不多真要不認識了。秋露！你白胖得許多。……」

「是的！我變了，我完全變了，……我為什麼竟變得這樣快？……」秋露聽了毓秀這幾句話，她一顆芳心碎了，彷彿有人在摘一樣的痛。她的嬌態已變成慘白的顏色，淚似泉湧，猛可投入毓秀的懷抱，她竟已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秋露這舉動是出乎毓秀意料之外的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但毓秀原是個聰明的人，他凝眸含睇的沈思了一回。忽然若有所悟，他把秋露的身子從懷內扶起來。捧着秋露的粉臉，定住了眼睛，額上的汗像雨一般落下來。說道：「秋露！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毓秀連說了三個你字，結果，還不曾把以下的話兒問出來。

「毓秀！是……是……的。……我負了你……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你原諒我吧！……」秋露突然瞧了毓秀臉色劇變的樣子，她悲痛到了極點，撲了上去，抱住了毓秀的脖子，假着他的臉兒，哭得十二分的慘傷。

毓秀也緊緊地抱住了她的身子，他在想士杰淒涼的意態，他又想秋露摩登的裝束。是的，秋露已給富家娶去做太太的了。他心裏是空洞洞的，彷彿是失去了一件東西。他的淚已流到秋露的臉上，秋露的淚已滴到他的頰上，兩人默默地悲泣了一回。

「秋露啊！唉！我想不到你，……」毓秀覺得額角上的熱度更盛了，他有些兒不能自支的了。秋露聽毓秀良久說出這麼半句話來，她的心已片片碎了，腸已寸寸的斷了。哭道：「毓秀！你應該可憐我，……你不應該責怪我，假使你不原諒我的話，我立刻就想死去。……」
「是的，你是可憐的，我原諒你，但你告訴我，這兩個月中的慘變，是怎麼樣造成成功的呢？……」毓秀竭力壓制心頭的慘痛，他輕輕推開秋露的嬌軀，望着她海棠着雨般的臉兒，

又低聲的問。

一毓秀！金錢的魔力太偉大了。但是我並非崇拜金錢的女子，何以也會被金錢所陷害呢？毓秀！你聽着吧！我是多麼的傷心可憐啊！你借給我五十元錢，給哥哥請醫診治，不料瞧了三四次，一些也沒有效驗，而五十元錢却已化完了。那天哥哥向我說了許多訣別的話，我瞧着母親嫂嫂的痛哭，我心中是多麼的慘痛。那時候廠裏小主人章如海，他是利用美珍作說客，向我百般追求，我在未到絕望之前，我怎肯投入他的圈套？是哥哥病體最重的一天吧！我內心是多麼的憂鬱，美珍約我同如海一塊兒去遊玩，那日我的神智完全昏迷着，哥哥病危，家中米完柴盡，……毓秀！在這個貧病相煎之下，金錢竟把我陷害了。我知道良心是對不住你，所以我不敢來見你，若不是哥哥回家說你病着的話，我今天還是沒有臉兒來見你的。毓秀！我告訴你，如海是有妻子的人，現在我是人家的小老婆了。我燙髮，我穿高跟鞋，我並沒感到快樂，我每天在痛苦中過活。唉！我秋露是可憐的，是懦弱的！毓秀！你同情我嗎？你謾罵我嗎？……我無恥嗎？我下賤嗎？……」秋露的臉色是更慘白了，她又失聲悲泣起來。

毓秀聽她絮絮地說了這許多的話，同時又瞧了她這樣慘痛的意態。他明白了，他知道秋露的確是可憐的。他點頭淌淚說道：「秋露！我決不怨你負心，我明白你的苦楚，況且我們

原沒有訂什麼嫁娶的婚約，說你負心吧！這也無從說起，不過我心裏是憤恨是這個社會，這個時代，這個世界，我們窮人的遭遇太以悲慘一些了。」

秋露心裏更加悲傷，情不自禁的又抱住毓秀的脖子。說道：「毓秀！你說這樣多情的話，我更傷心，我確實是負了你的，因為我的終身當時已心許你的，但造物太捉弄我們了，唉！難道今生我們是沒有緣分嗎？」說着，又抽抽噎噎的哭個不停。

毓秀知道她完全是出於萬不得已之下的，所以也不願叫一個自己心愛的姑娘，過分的傷心。遂拍着她的背脊，柔聲的安慰道：「秋露！你也別哭了，總之，這是環境造成我們的命運。……」

秋露把纖手揉擦了一下眼皮，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默默地凝望了良久。說道：「毓秀！你千萬別爲我一個苦命的女子而傷心，你是個有希望的青年，將來不難娶一個賢德的夫人。秋露今生完了，沒有福氣作你的妻子。我默默地祈禱着，但願來生給我們有個圓滿的結局吧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聲淚俱墜。

兩人相對泣了一回，毓秀拿帕兒給她拭了淚。低低的問道：「你今天倒也在家裏嗎？大哥的職業也是那如海介紹的吧！現在你住在什麼路呢？」

秋露聽了這話，終感到辛酸，那淚却無論如何忍不住的要落下來。說道：「住在霞飛

路大德公寓裏，……唉！」說着，又長嘆了一聲。

毓秀見時已八點鐘了，遂又說道：「想不到時候過得這樣快，秋露！你就在這兒叫一客蛋炒飯來吃怎樣？我的粥每餐要八點半好拿上來呢！」

「不！我倒沒有餓，毓秀！哥哥說你已病了半月多了，唉！好好兒怎麼會病的？……呀！你手仍燙着呢！……」秋露搖了搖頭，很親熱的又去摸他的手，柳眉一蹙，臉上又顯出驚慌的樣子。

「沒有關係，你摸我的額角也很熱哩！」毓秀望着她玫瑰花兒似的兩頰，想着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，我會沒福消受，回首前塵，自然不勝感慨系之。秋露聽他這樣說，却並不用手去摸，將自己的頰兒，偎到毓秀額角上去試熱。兩人默默地貼了一回，各人心中彷彿都得到了無上的安慰，不過在安慰之中又感到無限的悲酸。秋露柔聲的道：「毓秀！我今夜不回去了，你真的發燒得利害呢！」

「不回去？那怎麼可以？……」毓秀立刻捧着她的粉臉，凝望着她奇怪地問。秋露嘆了一聲，含了晶瑩瑩的淚水。說道：「你是怕如海說話嗎？他每星期一三五日四天到我這兒來的，今天星期六，他不回家來睡，所以你祇管放心。……」

「但是，……我覺得不便，……你尚青義，我是很感激的。……」毓秀搖了搖頭，把捧

着她臉兒的手，又懶懶的放下來。

「有什麼不便？請你不要說起情義兩字，我覺得心痛。……」秋露很哀怨的望他一眼，眼淚又像雨一般的掉落在兩頰。

「那倒並不是這樣說的，情義兩字不一定要用在夫婦的身上。是春的季节吧！你給我洗衣服，縫衣，什麼全幹，這情義就深重，……雖然我們沒成夫婦，然而我們情義是超過夫婦的。……」毓秀兩眼望着天花板出神，他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，似乎他在回憶過去甜蜜的滋味。

但秋露不等他說完，身子倒入他的懷內又哭起來。說道：「過去的，你別提吧！我心碎了，我痛……我……唉！不瞞你說，我此刻最好能死去，覺得是最爽快！……」

「那又何苦？秋露！你起來，往事是值得回憶的，人生本來是一個夢啊！」毓秀把她又抱起來，兩人的頰上都已沾滿了辛酸的熱淚。

這晚秋露是真的宿在毓秀那裏，她是存心服侍毓秀的要茶要水。但毓秀却睡得很安靜，秋露一顆芳心，自然也頗為欣慰。

次日醒來，毓秀的熱度竟完全退去了，秋露十分的歡喜。毓秀見她雲髮蓬鬆，睡眼惺忪的意態。很抱歉的說道：「秋露！昨夜我睡得很好，你一定累得整夜沒睡吧！這兒一切都不

舒齊，我想你還是早些回家去再睡一忽，假使如海下午到你那兒來找不着人，不是很討厭嗎？」

秋露聽了，想起如海每星期日下午總要叫我一塊兒上舞場去，自己精神倒真的不能太萎頓了。遂點頭答應，祇好和毓秀含淚握手分別了。

這是夢想不到的事情，秋露回到家裏，却見如海已坐在房中的沙發上，滿臉怒容，口裏還在猛吸煙捲，地板上的煙蒂頭也不知有多少？他一見秋露衣服都是皺痕，頭髮蓬鬆，臉也不曾洗過，這樣病西施一般的走進來，那還不是在作無恥的勾當嗎？想到這裏，妬和怒充滿心頭，猛可站起，大罵一聲不要臉的東西，竟不問情由的奔上去，拉住秋露的頭髮，惡狠狠的打起來。

一四 受壓迫一對可憐蟲

秋露萬萬也想不到如海有這樣的蠻不講理，因為是冷不防之間，所以竟不及躲避，被他狠狠的暈了兩個耳刮子。秋露可說是自落娘胎以來，從沒有給人這樣的辱打過，心裏這一氣憤和悲痛，早已混身發抖，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。

如海見秋露大哭，這彷彿是火上添油，不但沒有一些憐惜之意，而且更加大怒，意欲把

秋露撒到沙發上去打個痛快，却被僕婦汪媽拖開了。秋露得脫，便逃到床邊，翻身躺倒，嗚咽咽的悲泣不止。

「哼！哼！你真是一個賤貨！我一星期中來四天，你難道還不滿是嗎？却到外面去尋野食吃，你對得住我的良心嗎？我自己家的妻子，也沒有像你佔着我的日子多哩！你這下賤的女人，到底是個做工的坯子。你說，你說，你昨夜在什麼地方？」如海把腳一頓，怒氣沖沖的又這樣的大罵着。

秋露聽了這話，一顆芳心由悲哀而變成痛憤，猛可從床上坐起，站起身子，倒豎了柳眉，圓睜了鳳目。嬌聲叱道：「放你的臭屁！秋露是向來人格清高的，決不會像人家那樣見一個愛一個的下作。哼！自己不想想從前是怎樣的追求我？你今天有如此手段對待我，你自己的良心說得過去嗎？你不要欺侮我是一個弱女子，你……竟不問清楚的動手就打，我秋露雖窮，可是從來也沒給人打過一記，誰知倒叫你來打我嗎？……」秋露本欲還更利害的痛罵他一頓，後來仔細一想，我總還想跟他吃飯哩！說來說去，總是自己的命苦，因此她的眼淚，又像雨點一般的滾下來了。

如海聽她嘴兒強硬，而且還罵自己下作，便氣得跳脚不已，伸手把桌上的茶盃拿來，狠命向地上一擲。指着秋露，冷笑一聲。罵道：「虧你不要臉兒的說得出？我追求你，……」

我……瞧你活西施嗎？你假使不答應跟我作小老婆，難道我能夠強迫嗎？哈哈！這才是笑話。我和你同居還是一天兩天嗎？三天四天嗎？已經是兩個多月啦！你當初念頭可曾轉清楚了嗎？……」

秋露想不到他會說出這樣沒良心的話兒來，她氣得臉兒由紅變青，由青變白，兩手冰冷，幾乎跌倒地下去了。如海却並不放鬆，滔滔不絕的又冷笑道：「昨天我興匆匆的來叫你跳茶舞去，不料汪媽說回母家去了，我一聽之後，慌忙趕到你媽那兒，却又說剛纔走出回去了，我於是又追着回家來，可是你的人兒却没有到，我一直等到你晚上一點鐘敲過，你仍不回來。哼！你總不能說戒嚴戒到捕房裏去坐一夜吧！我問你，你看中了誰？和誰在開房間？你昨夜快活嗎？……呸！不要臉的東西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，這才知道他昨夜是在家裏，暗想，那也太不湊巧了。逆竭力鎮靜了態度，眸珠一轉，拭了眼淚。說道：「昨天我從母親那兒回家，在路上遇到一個女朋友，她從前和我是同學，因為久未見面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她請我到她家裏去吃晚飯，吃好飯後，齊巧又來了兩個親戚，他們就提議打牌，我因情面難却，又想你反正今天不回來睡的，所以答應了。誰知一個親戚獨輸，他要再打下去，這樣一來，已到戒嚴時間了，因此不得不打全夜的了。自己做賊做慣了，就疑心人家也做賊，你放心吧！我秋露人窮志不窮，決不會喜歡下賤的。……」

：唉！你不問一個仔細，就打人了，你良心對得住我嗎？……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傷心已極，忍不住又嗚咽而泣了。

如海聽秋露這樣說，一時倒也懊悔起來。因為她說的理由，頗為充足，那明明是自己誤會她了。不過既然在人家那兒打了全夜雀牌，怎的連臉兒也不洗一個回來呢？這話恐怕靠不住，看起來秋露外面必定另有愛人，雖然還沒有到開房間的地步，但昨夜兩人一定在跳通宵，所以衣服這樣皺，臉也沒有洗，對的，對的，她既另有愛人，我何必還要養她？反正我也把她玩厭了，誰希罕她，從此不是破裂了好嗎？如海打定了主意，便又冷笑一聲。說道：「不用哭，不用哭，沒有誰會可憐你的。你做得好事情，巧語花言不必瞞騙我，你有女朋友，你從前怎的沒有向我提起過？我老實跟你說，你既另外有人了，我也不和你計較，你只管跟着人走好了，我是決不希罕你當作活寶看待的。」如海說完了這兩句話，身子便憤憤的向房外直奔了。

秋露在這情形之下，可憐她是不得不走上前去，把他拉住了。如海想不到她會來拉自己，這就愣住了一回子。秋露流淚滿頰的說道：「如海！你不能含血噴人的來冤枉我，一個人良心要放在當中的。我知道你疑心我有情人的原因，是爲了愛我的緣故，但你不能爲了愛我而變成害了我呀！你叫我跟人走，我跟什麼人走呢？跟來跟去，還不跟着你嗎？如海！從

今以後，我不再在外面打牌了，那你總可以別生氣了吧！……唉！你也應該想想那夜我酒醉的一幕，我是怎麼樣才會給你作小星的？你……你……」秋露究竟是個弱者，她覺得自己的處女是已交在如海手裏了，這彷彿自己的生命完全靠在如海身上一樣，假使如海拋棄她的話，她會感到失了途的小鳥一樣底害怕，所以她的話是多麼的柔弱，那麼的可憐啊！

其實秋露的思想絕對是錯誤的，她沒有奮發的決心，她祇求如海的垂憐，希望永久這樣的過她小星生活的一生。像秋露那樣可憐的少女，在社會上不知有多多少少，她們都是暴風雨下的蟲沙，任這般魔鬼似的少年摧殘着蹂躪着。他們是絕對不會用哀憐的目光，向她們望的，當然，如海也是不能例外。

如海聽秋露這樣軟化的話，那是更暴露她的弱點。暗想，你也有今天這麼一日了嗎？哼！你也記得那夜我被你痛打的情形嗎？於是把心一橫，將她狠狠的推倒在地，把腳一頓。說道：「你跟人去吧！拉我作什麼？一個女人家在外面全夜不歸，還不是在偷漢子嗎？……」說着，便很快的奔出去了。

秋露跌倒在地上，心裏的痛苦，真彷彿是刀割的一樣。她覺得人心是太險惡了，他把她們女人完全當作玩物一樣，喜歡了來親熱親熱，不喜歡就糞土似的拋了。秋露是委曲到了極點，她感到自己一生已完了。忽然一陣咳嗽，竟吐出一口血來。一時哭也不哭了，竟昏倒

在地上了。

汪媽見少奶倒在地上，竟不哭不動，遂急忙前來扶起了她。一見地上有口鮮血，心中大吃一驚，說聲這還了得。遂急把秋露抱到沙發上躺下，一面倒茶給她喝，一面連喊少奶。秋露經過良久的氣閉，方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汪媽見秋露哭出聲音來，這才放心。遂擰手巾給她拭了口邊的鮮紅血絲，又給她漱了口。安慰她道：「少奶！你身子要緊，千萬不要太以傷心，假使爲了這種沒良心的少年而氣死，這不是太不值得了嗎？」

秋露這時神經是受了極度的刺激，她忽然又哭出聲音來。叫道：「天哪！你太殘酷了，爲什麼把秋露竟遭遇到如此惡劣的環境呢！我生成的苦命嗎？我祇配給人家作玩物嗎？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不禁號啕哭起來。

「少奶！你不要痛哭，你應該好好的自覺，你應該奮鬥起來重新做一個人。我告訴你，少奶！我在這兒做了兩年傭人了，也不知見了有多少姑娘，曾經在這屋子裏做過少奶。唉！少奶！你是決不會得到他真心愛的，他愛你的是色呀！」汪媽聽了秋露的話，她很傷心，眼皮兒也有些潤濕了，她把自己兩年中瞧見的情形向秋露情不自禁的告訴出來。

秋露聽了汪媽的話，她完全明白了，她知道如海是專門蹂躪女界同胞的魔鬼。於是她不

再哭，她預備脫離這害人的魔窟，將重新做一個人。

黃昏的時候，如海忽然又匆匆的來了，他涎皮嬉臉的挨近秋露坐下。笑道：「你昨夜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到底是在和人家開房間，你預備怎麼樣？」秋露猛可從沙發上站起身子，鐵青了臉孔，冷笑了一聲。這舉動出乎如海的意料之外的，望着她臉兒，怔了一怔。也冷笑道：「開房間？你有臉兒再住在這屋子裏嗎？給我滾，快滾，快滾！……」

「滾？那有這樣容易？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？……你這毫無心肝的畜牲！青年中的敗類！社會上的寄生蟲！廢物！你把我们女界同胞瞧得太低賤了呀！哈哈！哈哈！你這沒有靈魂的蠢材，你給我滾！滾！滾！……」秋露的明眸裏冒出了碧綠的目光，她鼓着小腮子，咬牙切齒，恨聲不絕的大罵着。她覺得罵得痛快，她却忍不住哈哈地狂笑起來。

如海突然瞧着秋露那種失常的舉動，他心裏倒也害怕起來，祇見秋露定住了眼睛，向自己又一步一步逼過來，似乎恨不得要咬人的樣子。他心裏疑惑秋露已發了瘋，他覺得沒有再和她多纏繞下去，於是他笑起來。也說道：「好！我就滾！從此我就讓你！看你永遠地住下去！……」如海一面說，一面身子向房門外退，在退到房門口的時候，還把拳頭握得緊緊的，向她揚了揚。猶笑道：「你……全家……的性命，……都在我掌握中。……」

秋露發狂似的追上去，如海已逃到樓下去了。秋露彷彿出了一口怨氣，心裏非常的痛快，扶着門框子，哈哈地又狂笑了一陣，身子歪歪斜斜的倒向床上，忽然她又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了。

次日起來，秋露覺得留此無益，送理了一隻小皮箱，匆匆的回到家裏來。桑老太和小雲見秋露眼皮紅腫，神色大異，心裏都嚇了一跳，急問怎麼了？秋露這時見了母親，真是心痛如割，悲傷已極，忍不住投在桑老太的懷裏，嗚咽不止。桑老太知道事情不妙，不禁也垂淚泣道：「秋露！到底爲了什麼事？你快告訴母親知道吧！」

「唉！母親！不用說什麼，總而言之，女兒太命苦了，環境太惡劣了，我們窮人太可憐了。……」秋露良久方才抬起粉臉兒，望了桑老太一眼，淚又像泉水一般的湧上來。

不料就在這個當兒，忽然又見士杰發狂般的奔進來，口裏大喊奇怪！奇怪！待他一眼瞥見妹妹倒在母親懷中痛哭的情形，猛可的理會過來了。不禁大聲叫道：「哦！哦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妹妹！你失寵了嗎？哈哈！那就無怪我又失業了。……這慘無人道的王八，害得我們太苦了。……妹妹！唉！我害了你，……我害了你。……」士杰也許痛憤到了極點，不禁失常似的笑起來。

「什麼？哥哥！你又被停職了嗎？」秋露驟然聽了哥哥這樣說，她身子便從母親懷中跳

起來。她想着如海最後說的「你全家性命都在我掌握中」的一句話，她心碎了，她腸斷了。她又發狂似的大叫道：「啊！我們窮人的性命，真的是在富人的掌握中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咬牙切齒，握緊了拳兒，在空中連連猛擊。但憤怒到底抵不住無限的傷心，她倒在床上忍不住又嗚嗚咽咽的大哭不止。

士杰聽妹妹這樣說，頹然的倒在椅上坐下了。向秋露問道：「妹妹！你……且別傷心，你得告訴我一個詳細，他和你怎麼吵起來的？」

秋露從床上坐起，纖手理着雲髮。收來了淚痕，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哥哥！有錢人把我們窮人太不當作人看待了，如海這忘八，我早已知道他是個玩弄女子的魔鬼，我並不是甘心情願給他作小星的，實在在這個環境之下，我是沒有辦法的。既已給他做了小，我總想跟他一輩子，不料他這狠心的狗才，把我們女子完全當作玩具，玩過拋了，他用種種手段侮辱我，逼迫我和他脫離，我不能在這種淫威的勢力下過活，我情願回家來餓死的，總怪我秋露前生作了孽，所以今生才有這樣悲慘的結果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禁又聲淚俱墜。

士杰聽了妹妹這篇話，他心痛如割，她覺得妹妹所以答應給如海做小星，完全是爲了醫治我的病。她的終身，是我給她丟送的了。他淌下淚來說道：「妹妹！我害你的，我害你的，我良心怎麼能安？……」

瞧着母親可憐的神情，他心更碎了，狂可回過身子，奔到桑老太的面前。哭出聲音來道：「母親！你養了這麼一個沒中用的兒子，……你……老人家……大苦了。……」秋露小雲桑老太三人聽了，也都又撲簌簌的啜泣起來。

從此以後，士杰和秋露兄妹倆便又困在愁城裏一樣了，在幾度的猜測中，秋露覺得哥哥第一次的失業，也是如海做的圈套。她覺得自己的一家，真的被如海將捉弄到滅亡的地步，她是痛恨得常常在睡夢中哭醒。士杰呢？他却在突然之間，會痛罵資本家的殘酷，怒目切齒，以拳擊桌，彷彿立刻欲和如海拚命的樣子。

是士杰失業後的第五天下午，毓秀到士杰家裏來探望了。他見士杰秋露都在家裏，心中倒很喜歡。暗想，倒碰得很巧，總算不虛此一行了。不料秋露一見毓秀，却倒在床上，先嗚咽地悲泣起來。

毓秀忽然見秋露這個情形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再瞧桑老太，小雲，士杰等的臉兒，都是籠罩了一層無限抑鬱的愁雲。一時很是奇怪，遂怔住了臉色。悄悄的問道：「桑老太！怎的你們都不快樂嗎？……」

桑老太沒有開口，先嘆了一聲。誰知士杰這時猛可走到毓秀的面前，握了他的手。用兇銳的目光向他望着，大聲地叫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們窮人太不是人了，妹妹是被如海拋棄了，

我同時也失業了。如海這忘八仗着幾個臭錢，他玩弄我們兄妹倆在他的掌上跌交。鄭先生！你想想，我們是應該被侮辱的嗎？我們……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把牙齒咬得格格格的作响。

這消息彷彿是個晴天中的霹靂，隔送到毓秀的耳朵，當然是大為震驚。不禁也怒形於色的罵道：「什麼？他竟敢如此大胆玩弄女性，這還成什麼世界？這還成什麼世界？……」

「是呀！這還成什麼世界？簡直有錢人拿了手鎗可以殺人了。鄭先生！你同情我們嗎？你可憐我們嗎？來！我們一同報仇去！……」士杰聽毓秀這樣說，他臉上浮了一絲苦笑，便拉了他的手，向外欲奔。

毓秀見他這態度未免有些失常，這就把他手兒拉了回來。說道：「大哥！你且息怒，我們慢慢的商量吧！我們要報仇，我們祇有請律師向法院告他這棄的罪。」

秋露聽了毓秀的話，她方才從床上坐起來。滿淚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不！我們沒有能力請律師，而且我也不願拋頭露臉的去出醜。……這是窮人的命，這是我的命……唉！那還有什麼可說？……鄭先生！假使你可憐我們的話，請你介紹我哥哥一個職業，那我就感恩不盡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淚像泉湧般的落了下來。

毓秀聽了，遂把明眸脈脈含情的回望着她。點頭道：「你放心，我總盡我的能力。但是你身子保重，切勿過分的悲傷。如海既然是個這樣無賴的少年，我以為你還是早些和他脫

離，那麼你將來也許仍有光明的前途哩！」

秋露聽毓秀這樣多情的安慰，一顆芳心，真有說不出的悲痛，兩頰堆上羞慚的紅暈，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毓秀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嘆道：「那裏還說得到前途兩字？唉！……」說着，又垂下頭兒來。

毓秀意欲好好兒的安慰秋露一番，但是礙着衆人在前，不好意思過分的親熱。所以談了一回，也就告別回去。毓秀走在歸店的途上，新秋的微風吹在臉上，也會感到一陣無限的涼意。

過了幾天，毓秀很歡喜的到秋露家裏來，說書局裏一個賬房，因病辭職，尚乏其人。士杰若任斯職，倒頗爲相宜。秋露小雲等聽了，感激萬分，遂給士杰整理行李，預備給他上新店裏去。桑老太是感激得什麼似的，向毓秀含淚道謝。毓秀說人類應有互助的義務，尤其是窮人和窮人間的友誼。一面他便伴着士杰到書局裏和經理接談，認爲很好，從此以後，士杰便在利美書局裏做司賬的職務了。

這天下午，毓秀坐在編輯室內寫稿。忽見經理王先生走進來，他皺了眉毛。向毓秀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介紹的這位桑先生，怎麼有些兒神經病的呀？」

毓秀好生奇怪，放下了筆桿，愣住了。說道：「什麼？有些兒神經病？他不是好

好的嗎？」

王經理的眉尖更感得緊了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我見他賬簿裏的賬目，全都寫錯了。而且見發票上的上海的海字，他都拿筆塗去了。同事們告訴我，說他言語也有癡癩，你不信，倒去瞧瞧他。……」

毓秀聽了這話，真是不勝駭異。遂點了點頭，匆匆的走到賬房間來。祇見士杰伏在賬桌前，拿了筆在紙上畫一個人，旁寫如海兩字，接着寫下去的是殺不可赦四個字。毓秀瞧此情景，不禁恍然大悟。遂低低的喊道：「大哥！你寫什麼呀！」

士杰忽然聽了這喊聲，似乎一驚的神氣，猛可抬起頭來，他的目光是很兇惡的。但見了毓秀，又露出笑容來。把那畫的人兒交給毓秀瞧道：「鄭先生！你瞧，這小子總有一天被我殺死的，你想痛快嗎？……不過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又放輕了聲音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這消息，你千萬別給我傳出去。因為如海小子各處都佈滿着偵探小蔣三，他們都盯着我，我有時候在馬路上走，見許多人都向我注意，我心裏真害怕哩！……」

毓秀聽他說的話，果然顛顛倒倒，語無倫次，一時深為吃驚。暗想，可憐士杰受不住環境種種的壓迫和刺激，想不到竟會真的瘋癲了嗎？這就感了眉尖，說道：「大哥！你這是什麼話呢？馬路上的人怎麼會全都注意你？」

「真的，真的，鄭先生！你不相信嗎？我的一舉一動，他們也都曉得的。有時候我吐一口痰，這裏學生子阿林也吐一口痰，我想阿林也許是如海的奸細，他是監視我的行動呢！鄭先生！我覺得天下唯有你是好人，此外一個都不是人，我恨……我恨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向門外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外面有人在竊聽了。鄭先生！你得當心，你得當心呀！我們店裏全佈滿了小癩三哩！……」說着，臉上又顯出無限恐怖的樣子。

毓秀聽他愈說愈不像話了，知道他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，使他脆弱得產生出種種恐怖的幻想來。唉！桑先生真的成瘋子啦！在毓秀腦海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他心裏是激動了無限的悲痛。含了滿眶子辛酸的熱淚，拉着他的手。柔和地說道：「大哥！這完全是你心理作用呀！外面是並沒有什麼偵探，小癩三的，這全是你的幻想。你應該靜靜思慮，切不要胡思亂想呀！」

「鄭先生！你是好人，我當然聽從你的話。但是這並非是我的幻想，完全是事實。唉！鄭先生！你不曉得有錢人的心毒呢！他們害苦了我的妹妹，害苦了我，但他們還不足，還要派了大隊的偵探和痞三，跟着我，預備殺害我，幸虧我的身上有正義之氣掩護着，所以他們近不得我呢！……唉！隔壁有聲音，不對，不對，……鄭先生！我們快別再說話。……」說着，把手直接到毓秀的口裏去。

毓秀瞧此情景。知道他神經錯亂得很利害，當然這個職位是不能做下去了。遂走到經理室來，和王經理說道：「桑先生大概受了一些刺激，所以精神很不好，我想今天送他回家去罷！」王經理點了點頭，吸了一口雪茄烟。說道：「那麼送他一個月的薪水罷！唉！真可惜！好好的人怎麼會發瘋了呢？鄭先生！半個月前他進來的時候，我就見他人兒很木然的樣子。因為你說他很忠實，所以我當然很信用，……不過，唉！假使不忠實的話，他也不會患這種的毛病了。……唉！……」王經理說到後來，又連連的嘆了兩口氣，表示很感喟的神氣。

毓秀覺得王經理肯送他一個月的薪水，這真是大大的面子。遂很感謝的點了點頭，便退出了經理室。

桑老太和秋露，小雲突然見毓秀伴着士杰回來，因為連被舖也帶回的，這當然是非常的驚異。秋露先急急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怎麼啦？……」

毓秀還沒有回答，士杰就連連的搖手，向秋露很低聲的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別聲張！你別大嚷！如海派大隊小癩三在我後面釘梢呢！」

士杰這話聽進秋露和桑老太小雲的耳裏，都不禁為之愕然，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了。毓秀因為不好意思當面告訴，遂向秋露招了招手，自己身子先走到天井裏去了。

「秋露！唉！你哥哥的刺激受得太利害了，他在店裏做了半個月，起初尚沒顯出來，最近他的說話，顛顛倒倒，而且語無倫次，看來有些瘋癲的樣子了。」毓秀見秋露跟着走出，遂拉了她的手，向她蹙了眉尖，低聲兒告訴。

「什麼？哥哥瘋了嗎？……」秋露突然聽了這話，彷彿有一枚利箭，直穿過她的芳心了。她立刻回身奔進了屋子，士杰這時正向母親和小雲說那莫名其妙的瘋話。忽然見秋露奔進來，他便猛可把秋露抱住了。說道：「妹妹！別怕，別怕！是不是如海欺侮你了？有哥哥在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給妹妹報仇。……」他說了這幾句話，立刻又放了秋露的身子，便欲向外直奔。齊巧毓秀走進屋子來，遂把他拉住了，走到床邊，叫他靜靜的躺下。說道：「大哥！你不是說我是好人嗎？那麼你應該聽從我的話，快快給我休息一回吧！我知道你的情緒是過分興奮一些了。……」

「是的！鄭先生是天下唯一的好人，我聽從你的話，我一定要靜躺一回。……」士杰聽毓秀這樣說，便真的靜靜地躺在床上。

毓秀回身望到秋露等三個人的臉上，彷彿已變成淚人兒一樣了。一時萬分悲酸，眼皮一紅，也不禁淌下淚來。意欲說幾句安慰的話，但却是無從說起。四個人相對地呆了一回，毓秀拉了秋露的手，便匆匆走到大門外來了。秋露悲慘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哥哥這瘋病用什

麼藥才能醫治得好呢？」

「這藥恐怕是很少的，那完全是受了過度的刺激所致。但是，假使能夠靜養，我想也許會清醒過來的。秋露！大哥既然已得了這種病症，我勸你千萬要想明白一些，環境雖然惡劣，我們要活，我們要生存在這個黑暗的社會，我們唯有埋頭苦幹，努力奮鬥！秋露！……你別灰心，你別氣餒！我們是可憐的，但是我們不能可憐，我們必須要給予打擊者以打擊！秋露！這兒……五十元……你拿着，暫時先用一用，我毓秀有一分力量，總得幫助一分的。秋露！過去的種種！譬如昨日死，未來的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你相信我，我毓秀仍是過去那樣的忠實，……你千萬要保重身子。我此刻走了，過幾天我再來望你吧！……」毓秀一面說，一面已把鈔票塞到秋露的手裏去。

秋露對於毓秀這一分深情密意，她是感激到無可形容。因為從他這幾句話中，顯然毓秀並不因我失身於人而輕視，他仍舊像春天裏那樣愛我的。接着這五十元的鈔票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眼淚彷彿像江湖般的湧上來。

「秋露！你別傷心，我這樣給你解釋着，你難道還不明白嗎？」毓秀見她傷心得這個模樣，遂拍了拍她的肩膀，也垂下淚來。

「毓秀！我很心痛！我覺得沒有臉兒接受你這樣純潔的愛，……」秋露良久方才說出這

樣兩句話來，但沒有說完，她撲上去，抱住毓秀的脖子哭起來。毓秀微着她的臉兒，親熱了一回。說道：「秋露！我能原諒你，我能可憐你，你別說這些話吧！……」

在萬分依戀辛酸之下，毓秀含了一眶子的熱淚，終於默默地走了。秋露淚人兒似的木然了一回子，內心是充滿了無限的創痛，她想着哥哥的瘋癲，毓秀的恩情，如海的心毒，她真有說不出的滋味了。

士杰瘋癲的狀態，是跟着日子一天一天的在增加，桑老太小雲秋露三人是束手無策，除了時地滴淚外。毓秀幾次來探望士杰，也是想不出一個辦法。這樣的又過去了半個月，這天下午，士杰忽然失蹤了。秋露和小雲四處找尋，不見他的影子。一時大家又焦急又傷悲，鳴申和小玉都哭哭啼啼，桑老太更是老淚縱橫。秋露再三沈思，生恐哥哥在外面闖禍，遂和小雲商量說道：「嫂嫂！哥哥是神經錯亂的人，萬一外面出了亂子，那可怎麼好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拿了一張照片，先到捕房裏去報告一聲，不知你的意思，以為怎樣？」

小雲聽了，也覺得不錯，遂和桑老太說知了，兩人便到捕房裏去報告。回來的時候，已經四點多了。見士杰仍沒有回來，一家五個人都哭得淚人兒似的。看看時已五點多了，天空中籠罩了一層暮色，哥哥還是沒有回家。大家正在猜疑究竟到那裏去了？忽然門外有人一陣敲聲，非常的急促。秋露以為哥哥回來了，遂急把門兒去開了。不料進來一個探員，向秋露

說道：「桑士杰可是你們家裏的人嗎？」秋露吃驚地道：「是的呀！他從下午一時走出後，直到此刻沒有回來。因為他有神經病，所以我們已到捕房裏去報告過了。現在我哥哥可是已經你們找到了嗎？」

那探員皺起了眉頭，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士杰是你哥哥嗎？……他……他……已殺了人啦！……」這消息突然送入秋露的耳朵，不禁花容失色，啊啾的一聲大叫起來了。

一五 醒癡夢尚有不了情

章如海自從和秋露存心破裂了後，他便先搖個電話到人事科主任的家裏，說自己介紹進去的那個桑士杰科員，明天給他停職辭職，這是行長主意。人事科主任聽行長少爺吩咐，當然是連連的答應。

如海回到公館，時已入夜。見爸爸一間書房裏，鐵門開處，走出三個大腹碩碩的男子，兩個啣了雪茄煙，臉上含了笑容。如海認得是爸爸的好朋友，遂很恭敬的點頭，喊了幾聲伯伯叔叔，便經過鐵門，走進書房裏去。

「唉！他們這般人真胡鬧，這個年頭兒，還要做什麼壽呢？若太熱鬧了，豈不是招搖外界注目嗎？」如海一脚跨進書房，就聽父親和大姨太二姨太並妹妹毓珠在說話。因為聽不懂

是什麼事情？遂向乃千問道：「爸爸！你說的什麼話呀？」

乃千望了如海一眼，蹙了眉尖。說道：「你這兒子真不及我幾個朋友關心哩！下個月十八日是你爸爸五十歲生日，他們都要給我發辦做壽，你怎麼却還來問我嗎？……唉！你真枉爲我的兒子。……」

「他們都要爸爸提拔幫忙，自然是狗顛屁股般的大拍其馬屁了。」如海聽乃千這樣埋怨自己，便披了披嘴，很不高興的回答。

「人家是熱心，你怎的說拍馬屁？就是奉承着我吧！那麼人家也知道好歹呢！你穿的爸爸，吃的爸爸，讀的爸爸，難道不應該拍我馬屁嗎？」乃千聽如海這樣說，吸了一口雪茄烟，似乎也有些生氣的模樣。

如海却嗤哧的一笑，說道：「爸爸又沒有三個四個的兒子，我拍什麼馬屁呢？再說父子之間也沒有拍馬屁的道理？爸爸這話不是太滑稽了嗎？」如海這幾句話中，至少還含有一些神祕的意思。

乃千瞪他一眼，喝聲胡說。如海不再說什麼，就回身到沙發上去坐下了。一回，又笑着問道：「爸爸！那麼你答應他們發辦嗎？……」

「我雖然表示婉言謝絕，但他們如何肯聽呢？這也叫做沒有辦法，也祇好由他們去了。」

……唉！其實真可以省却，現在有錢人做人真不容易，在窮人眼中看起來，彷彿一塊肉似的，你瞧今天綁去了誰，明天又暗殺了誰，那富翁不是犯了罪一樣的嗎？這真豈有此理！我的財產說起來也不多，連大光堆棧裏五萬包米在內，統共也祇不過一百幾十萬元錢罷了。唉！」乃千說完了這幾句話，還嘆了一口氣，表示很感喟的神氣。

「我想那是爸爸的胆子太小，上海地方要什麼緊，一千萬二千萬的儘多着呢！誰像你這樣的關在鐵門裏？外面還把守着這三四個保鏢，人家不知底細的，還道是間外國監獄呢！」如海覺得爸爸平日鄙吝的行爲，真令人有些兒氣憤，所以趁此機會，向他說諷了幾句。

「畜牲！你又胡說。……」乃千大聲地喝着，大姨太，二姨太等都吃吃地笑起來。毓珠坐在旁邊瞧着報紙，她對於爸爸和哥哥的說話，覺得再也聽不下去。於是她站起身子，匆匆的自管回到房中去了。

毓珠是可憐的，在這幾個月裏，她完全是沈在苦悶中。這時她回到房裏，小丫頭瓶兒給她倒上一杯檸檬茶。她把寫字檯上的一疊高高的書捧來，一本一本的翻着，這是萬里長風，這是大地的女兒，這是最新出版的金屋淚痕，原是毓秀的近作。書中描寫一個姑娘遭遇的不幸，真是悲慘到了極點。毓珠本身是個情場的失意人，當然對於這書中的主角，是引起無限的同情。說也可憐，她爲了瞧這部金屋淚痕的小說，她真的淌了許多次數的眼淚。她在瞧這

小說的時候，她的腦海裏是常常映出毓秀俊美的臉，挺健強的身子。同時她更想起春的季節裏，在公園裏相遇的一幕。在當初毓秀的心裏，實在也未始不愛我。因為他對我的情形，確實非常的親熱。但他自從知道我爸爸是個團米商之後。他和我的感情，頓時一落千丈，這彷彿寒者表在最高度降落到零度以下一樣。唉！這不是毓秀的無情，他實在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啊！不過，他對我的心理也太不瞭解了。我爸爸縱然是個毫無心肝的好商，但他的女兒到底沒有什麼罪惡呀！毓珠這樣想，少不得又暗暗地滿了一口氣。所以毓珠在這幾個月裏的日子中，可說是天天在淚珠兒中過生活。在她猜想中，以為毓秀一定另外有了女朋友，生活是非常的快樂，然而他怎知道在毓秀這幾個月中的生活，真比毓珠更痛苦着十分哩！唉！這樣說來，社會上真正快樂的人，實在是找不出一個的了。

壁上的日曆，隨着光陰一張一張的撕去。不知不覺間，早已到了九月十八日了。乃千避免自己要到外面去起見，所以就在家裏做壽。好在公館房子可也不小，大廳前搭了戲臺，堂會的節目，也早已排好，都是海上名伶名票，參加客串，非常精彩。

這天章公館裏佈置得氣象煥然一新，大廳裏點着亮紅燈的大壽字，桌上燃燒着九對壽燭，供着壽桃壽糕。四周還陳列着外界贈送的禮品，都是十分名貴。

車馬絡繹不絕，賀客盈門，高朋滿座。華洋銀行的職員招待本行的各科科長，大陸紗廠

的職員招待本廠的廠長等高級人物，各自分開。因為乃千創辦事業頗多，這樣分開招待，大家熟悉，秩序比較好了許多。

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戲臺上已經開鑼，但大廳上的酒席還不曾吃畢，所以吃酒瞧戲，真是其樂無窮。不多一回，一般老太太們都在台下坐着瞧戲了。一般年輕的少爺小姐們，却都到水雲小築的船廳裏去，因為那邊佈置了一個小小舞廳，這是如海出的主意，爲了迎合一般二十世紀嶄新的青年男女心理起見，他覺得在這個盛大的宴會中，必須要佈置一個家庭舞廳，那麼這般年輕的男女來賓，才會感到興趣哩！果然，那天好日子中大家是瘋狂着，歡樂着。尤其是如海，他一回兒跟張小姐跳舞，一回兒跟李少奶跳舞。在這脂粉隊裏嘻嘻哈哈的笑着鬧着，耳中聽的是特地用重金聘請的爵士樂隊，眼裏見的是醉人的娘兒們，口中喝的是汽水，香檳，白蘭地，喝多少開多少，那是沒有一些兒關係的。如海覺得今天是他最快樂的日子，他剛和陳少奶舞罷一支舞，因為陳少奶是胖得十分，如海心頭兀是在體會陳少奶胸部的肉感，怪有趣的。不料這時有個招待匆匆來喊道：「章少爺！外面有人找你！」

如海今天的職司是總務，不論飲食股，戲劇股，招待股，……有什麼事情都要向總務來請過示。如今聽有人找我，那當然又是商量什麼事情了。所以如海也不問有什麼事？就急急的走到大廳來。

如海到了大廳外，做夢也想不到找自己的人竟是秋露的哥哥桑士杰。心裏這就非常的不高興，暗想，這窮鬼來找我還有好事嗎？不是求職業，就是懇我把秋露再收了。其實秋露我倒又記起來，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，有一個多月不見了，自然也很想再和她玩玩。無奈這姑娘的嘴太利害，假使她肯向我悔過，我可憐她就再收納了倒也不要緊。……

在如海的腦子裏還是一味的祇管癡心夢想，那裏曉得就在這個當兒，桑士杰很快的走到如海跟前，懷內摸出一柄亮閃閃的小洋刀，舉手即猛撲過去。如海認為今天是最快樂的日子中，如何料得到會吃小洋刀的滋味？這就卒不及防，竟在喉間中了一刀。在這兒倒用着武俠小說中的兩句話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如海中刀，不禁大喊一聲，痛極倒地。士杰也許是過分興奮的緣故，他並沒有有一些兒感到害怕，而且同時把身子也壓了下去，一手拔出喉間的小刀，再在如海的腦部，就是這麼的連戳了兩刀。話雖這樣的說了出來，可是如海在這兩刀中就送去一條命。那作書的未免有些傷陰騭。不過仔細想起來，像章如海那麼行爲的少年，整日價花天酒地，醉生夢死，死固然是死得冤枉，就是活着，也是有些冤枉做人。想閱者諸君都是有血性的人，當瞧到這裏的時候，也許會拍案叫絕，大喊痛快吧！

如海這一聲大喊不打緊，臺上的戲是正在演捉放曹，曹操揮着馬鞭子，先瞥見如海被一個人用小刀刺倒下去。這就忍不住大喊起來道：「啊！不好了，暗殺！暗殺！」

臺下瞧戲的人是多麼熱鬧，想不到曹操會喊出這兩句話來，一時大家還捧腹大笑起來。不料曹操把馬鞭子也丟了，在台上跳腳叫道：「是真的啦！是真的啦！你們快逃呀！……」說着話，身子已向後台奔進去了。

這時也有賀客發覺了，便也大喊暗殺暗殺，經此一喊，聽戲的太太老爺們，個個嚇得魂飛魄散，各自離座逃命。這般小少爺小姐們見此情形，還道天空中擲炸彈了，嚇得哭的哭，號的號，秩序大亂，真彷彿戰區裏逃難一樣的了。

外面在出了這樣的大亂子，裏面還是一些不知道。章乃千在一間小會客室裏招待着一個有名的閒人，那閒人向乃千正恭維着道：「老兄真可說是九如三多，多福多壽多男子，……」乃千不等說完，就一陣哈哈大笑。誰知笑聲未完，喪子的消息已來。阿三急急奔入喊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，兇手竟直上公館，少爺已經被殺……殺……殺……死了啦！……」

這迅雷不及掩耳的消息，聽到乃千的耳裏，頓時急得臉無人色，猛可撲地而倒，在他意思很想有個地洞可以鑽下去，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地洞，他這時真悔不該堅決地拒絕他們發起做這個斷命的壽，因為是急得六神無主的緣故，他在地上竟像狗一樣的爬了一個圈子。

就在這失魂落魄的當兒，突然一陣急促的皮靴聲，遠遠地响進來。乃千一聽，彷彿自己性命就在頃刻之間一樣的了。這就大哭起來道：「啊哟！我的媽呀！你們別進來殺我，饒饒

「我呸！」那個聞人，雖然胆子比他大得多，但怎禁得他這樣的嚇人？一時也爬在地上，跟着他裝起狗兒來。

「回稟老爺！兇手已經捉住，少爺却已被殺了。」三四個保鏢，握着手鎗，神氣活現的走進來。突然見老爺身子矮了半截，還在嗚咽地哭泣，一時嚇得倒退兩步，慌忙垂手彎腰的報告着。還是那個聞人清楚些，見進來的是保鏢，他媽的，這怕什麼？於是立刻站起身子，把乃千也扶起來。說道：「老兄不要怕呀！兇手已經捉住了呢！」

乃千這時也瞧清楚進來的三四個大漢，確實是自己的保鏢，一時又慚愧又害怕，猛可走上去，緊緊拉住了兩個羅宋保鏢。說道：「你們別離開我……不得……了……了……兇手竟到公館來暗殺，……阿保！阿銀！快快出去再四處搜查，看還有兇手留在公館裏沒有？」

其餘兩個保鏢答應一聲是，便匆匆的走出去了。這時乃千驚魂雖然稍定，但心的跳躍還是非常快速，而且全身猶在發抖，把兩個羅宋保鏢幾乎當作了自己的姨太太一樣，最好讓他緊緊地摟住了，那麼他的生命才有保障似的。那兩個羅宋保鏢被老爺這麼一來，真未免也有些羞人答答起來了。

不多一回，大姨太，二姨太，三姨太，四姨太，毓珠並如海的妻子月琴都匆匆的走進來，乃千瞧衆人無恙，總算又放心了大半。不料這時月琴却放聲大哭起來，乃千一時糊裏糊

塗，還問月琴作什麼哭？今天是爺爺的大好日，怎麼你哭了？月琴聽了，更哭得傷心道：「你的兒子，我的丈夫被人殺死了，還管得了什麼好日子壞日子嗎？啊喲！那以後叫我怎麼樣做人呢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竟是放聲號哭。乃千這才猛可想到剛才阿三報告的少爺已經被殺的話，因為自己祇有一個獨生子，現在一旦死於非命，怎不痛心？因此大喊一聲天喪余也，便昏厥跌倒。

四個姨太見此情形，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拉的拉，抱的抱，正在鬧得不得開交。外面阿銀來說，捕房要求你們家屬一同去幾個人。毓珠聽了，遂拉了月琴的手，說道：「嫂嫂！和你一塊兒去吧！」月琴答應，也就管不得爸爸昏厥，遂和月琴匆匆走到外面去了。

毓珠和月琴，阿銀和阿保，連同探捕兩人，帶了兇手桑士杰，一同到了捕房。警務處高級辦事員喬斯脫，因為事關人命案子，遂親自審問。祇見士杰面不改色，笑容可掬，神情頗為洒脱，心裏好不奇怪，遂命翻譯問他姓名，為何暗殺如海？士杰聽了，便高聲說道：「我叫桑士杰，因為章如海害得我太苦了，所以我要報仇，他派了許許多多的小痞三流氓，都釘我的梢哩！你們不要相信，他沒有死呀，他完全是裝死。而且我殺的也不是他，竟殺了一隻狗，我殺錯了，我殺錯了，啊喲！我不是白費心血了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又號啕大哭起來。哭着，一回，又格格地狂笑起來。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是他，是他，我記得了，他真的

被我報仇了呀！」說完，又狂笑了一陣。

衆人見士杰說話顛三倒四，不知所云，同時那狀態更有瘋狂之態，大家都深爲驚異。那翻譯猛可記得剛纔有兩個女子來報告，說有桑士杰一名，因瘋走失，而且還有照相在此，莫非就是他嗎？想到這裏，便把照相拿來，和他一對照，正是一個人。於是使用英語向喬斯脫報告。喬斯脫拿了照相望望，又向桑士杰望望，遂命人去傳士杰家屬到來。

這時外面把這件新聞早已傳到記者耳裏，各報記者都紛紛前來旁聽。不多一回兒，探捕把秋露帶上。秋露一見哥哥，便抱住哭道：「哥哥你殺了誰啦？你你你怎麼可以殺人呀？」

「妹妹！你別傻呀！我給你報了仇，我殺的是如海小子，我們應該高興，我們要笑，我們笑呀！」士杰聽妹妹這樣說，便很得意的告訴着，說完了又哈哈的大笑。秋露本來是很害怕的哭着，今聽哥哥殺的是章如海，心裏一痛快，便也掛着眼淚大笑起來。

秋露兄妹倆這失了常的態度，瞧到記者等的人兒眼裏，無不暗暗稱奇。翻譯這時便向秋露問道：「他是你的哥哥嗎？他殺了章如海，你怎麼也笑起來？難道說章如海和你們有什麼冤仇嗎？」

秋露聽問，方才停止了笑。正着臉色說道：「殺人本來是犯法的事，然而我哥哥的殺人，我却非常贊同。你們大家仔細聽着，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詳細的因果，方才曉得如海的

死，實在死有餘辜哩！」秋露說着，咽了一口唾沫，方才又滔滔的說道：「我哥哥是大陸紗廠的賬房，所得薪水，不夠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。不得已的環境下，祇好把我介紹到廠裏去做工。章如海是大陸紗廠的小主人，他也許爲了多有幾個造孽的錢，所以把我們女子簡直視做玩物一樣的看法。他見了我後，便百般誘惑，癡心追求。我秋露雖然貧寒出身，然而志氣自高。假使我愛好虛榮的話，在這個女子犧牲色相可賺大錢的時代，我何必來做苦工？我不會做明星去嗎？我不會做舞女嗎？所以我對於他的追求，祇常視若無睹，聽若不聞。誰知如海見我金錢不能打動，便把哥哥職位辭歇，一面使我家中更加困苦，一面又甜言蜜語的安慰。哥哥失業鬱鬱成病，家中釜斷炊，灶斷薪，如此貧病相煎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以秋露一弱女子，際此環境，安得不墜入其彀中嗎？……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又羞又憤，不禁失聲而泣。

衆人聽了，無不爲之動容。尤其毓珠站在旁邊，想起秋露之身世與遭遇，竟和毓秀作的金屋淚痕之情節酷肖，一時眼皮裏也幾乎爲之淚下來。

這時秋露又揮淚一變憤激之情，接着說道：「給人家作小星，固非我所情願，然而既已失身於他，也祇好忍辱吞聲，自嘆命苦而已。不料如海所愛我者色也，既已到手玩過，便即拋棄忘却。我也明白大少爺的脾氣是這樣子，總算我是做了兩個月的少奶奶，不過我今後很

想重新做一個人。但如海的手段太利害了，他既把我拋棄，而且把我在作少奶時期中給哥哥介紹的職業又解除了。天哪！如海這手段真太毒辣了，他完全欲置吾全家至死地，這樣承受侮辱之下，我哥哥因此瘋了，是瘋得那樣利害，可憐我年老母親哭，年輕嫂子哭，年幼姪子哭，哭！哭！哭！如海賜給我們全家都是哭。唉！如海是我們的仇敵，我很不得生啖其肉，今哥哥把他殺了，實在令我痛快。但是你們要明白，如海今日的結果，就是往日種下的原因。殺人本來是犯法的，然而哥哥是瘋的人，他絕對沒有罪，假使你們認為有抵命的理由，那麼我作妹妹的可以代替嗎？……」秋露說到這裏，淚如泉湧，向翻譯的發問。

這時圍在四周旁聽的，沒有一個不激起同情之心，皆曰可殺。翻譯的也把如海死的因果，向喬斯脫告訴。喬斯脫見士杰真的發瘋，並且如海也有污辱女性之罪，今日之死，孽由自作，遂向翻譯者低低說了一陣。翻譯點頭，遂向月琴和毓珠說道：「你們可曾聽到了沒有？如海的死，完全自己作孽，可憐人家兄妹倆人，被他已捉弄到如此地步，真的比他死了還要痛苦哩。這件案子，因為士杰確係瘋子，我們不能辦他。你們若心有未甘，儘管可以請律師向法院去告發。不過在我們為你們設想，他們瘋的已瘋，被污辱的已污辱，就是告他吃官司，也是枉然的了。」說着，又向秋露說道：「現在放你們回去，不過以後你得嚴緊管束，不能再給他出外有同樣事件發生，否則，你們家屬要負完全的責任。」

秋露點頭道：「哥哥雖已發瘋，但瘋的原因是爲如海之壓迫，對如海固有切齒之恨，餘者決不會有打人之舉動的。」

這時毓珠亦覺哥哥自作其孽，遂問月琴意思怎樣？月琴和如海夫婦感情本來不睦，且自己外面也有愛人，遂不願多事，說既然有這樣因果，何苦再去陷害貧民，我們也給如海積些德，可以減輕他玩弄女性的罪惡。毓珠點頭，遂帶阿銀等坐車回家。

秋露和士杰亦從捕房回家，桑老太和小雲急問什麼事？秋露詳細告訴，大家聽了，又傷心又痛快，忍不住又淌淚不已。這夜秋露沒有睡着，想了一夜，她想和毓秀結識的一幕，洗衣的一幕，送魚肝油的一幕，又想酒醉失身的那夜，如海毆打的一日，她覺得這是一個夢，她脆弱的神經，已受不住種種的刺激，第二天她的態度也失常了。一回兒哭，一回兒笑，鬧個不停。這把桑老太和小雲真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的了。

毓秀那天在報上發現如海被士杰殺死之新聞，大吃一驚，遂急起來探望。祇見士杰在哈哈大笑，秋露却在嗚咽啜泣。她們見了毓秀，士杰很興奮的拉着毓秀，先顛顛倒倒的告訴，毓秀聽不明白他說什麼，遂問秋露。在毓秀心中當然不曉得秋露也是神經錯亂的了，所以他要秋露明白的告訴。不料秋露走上來，癡癡地呆望着毓秀，一回兒嘻嘻的笑，一回兒撲簌簌的淌淚。她自管自的問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恨我嗎？你怨我嗎？……我對不住你，……唉！你

記得嗎？過去的……唉！還在眼前哩！但是，……啊！我在作夢，……我在作夢，……」
毓秀見她這個神情，同時聽她這樣癡癡顛顛的說，一時心痛若割，望着她玫瑰花兒似的兩頰，也不禁淒然淚下。

誰知秋露見他不答，反而淌淚。忽然慘然道：「鄭先生！你生氣嗎？你哭了，你一定恨我，你一定怨我，我怎有臉兒見你？我怎有臉兒見你？……」她說完了這兩句話，便猛然轉身，倒向床上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。

「唉！想不到她也會瘋了。……」毓秀自語了這一句，不禁淚如泉湧。遂也管不得衆人在前，走到床邊，拉了她手。說道：「秋露！我沒有生氣，我也沒有恨你怨你，……我不是曾經叫你把過去事都忘記了嗎？唉！秋露！你應該想明白，……」毓秀說到這裏，幾乎哭出聲音來。

秋露被他拉着，她便從床上坐起來。眉毛一揚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，掀着笑渦兒。說道：「你說的話真嗎？你真不恨不怨嗎？……你……那麼你幹嗎哭啦？……我知道了，你一定騙我，你一定誑我，我怎對得住你？我……」秋露明眸忽又瞥見毓秀臉上的淚痕，她倒向床上又嗚咽不止。

毓秀見她癡癡的程度不輕，想來是久鬱在心，今天完全爆發出來了。一時心酸已極，搖

了兩搖頭，不禁淚下如雨。臨別，向桑老太小雲安慰，說盡我的力，總得去想個辦法。

毓秀這夜在房中對燈癡坐，忽聽窗外括起一陣秋風，接着雨聲漸瀝，打在窗上，嗒嗒作响。他的腦海裏浮上秋露過去的這幾句話：

「我想鄭先生今後開始可以寫一部寫實的作品，比方拿我們認識的經過而說，也是一個絕好的資料。……」

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寫得像大地的女兒那樣悲慘的結果，……」

一遍兩遍在毓秀的耳旁盤繞，他的淚又奪眶而出了。是的，她期望着不要有悲慘的結果，我當初也和她有同樣的期望。然而，今日的結果，太慘了，太慘了！毓秀連喊兩聲太慘了，不覺悲從中來。遂拿着筆桿，擊桌唱浮生若夢一曲。祇聽他低低的似哽咽似抽噎的念道：

小說象徵人生，人生何異小說？

癡嘆貪慾全假，富貴浮雲何覓？

不盡滾滾長江，無邊蕭蕭落葉，

春月春花過眼，秋雨秋風漸瀝，

幾多恩愛一夢，無限纏綿相憶，

千般恨難磨滅。萬重愁空凝結。

春蠶作繭自縛，五更空懸明月。

毓秀歌竟，癡癡然若有所憶。蓋毓秀雖不瘋，刺激亦受深極了。士杰秋露都瘋了，但是很奇怪，章乃千也會瘋起來。歡歡喜喜做壽的大好日子，不料兒子竟被人暗殺了，壽翁本來神經極其脆弱，今聽如海被殺是事實，因此他在一度昏厥之後，竟也糊塗起來。不過他當初是胆小害怕，聽到一些响聲，他也會疑惑是兇手來了，所以他真可說胆小如鼠，然而他却又心毒如蛇，因為他在大光堆棧內尚囤有五萬包白米哩！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夕旦禍福。章乃千那天會接到一個電話，是大光堆棧的管棧先生打來的。說棧內也堆有火油一千箱，不知怎的，昨夜竟轟然一聲，一千箱火油，完全燃燒，因此連帶五萬包白米，也盡化灰塵，付之一炬，看起來彷彿是天火燒一般的。

這消息真彷彿是一枚利箭，直刺穿了章乃千的頭腦，他大叫了一聲，完了，完了，身子便又跌倒地下去。從此以後，他的神經也錯亂了，一天到晚，哭哭啼啼，吵吵鬧鬧，說我的兒子死得好苦，我的白米燒得好痛。

毓珠見爸爸瘋得利害，心裏憂煎十分，那天翻報見上海神經療養院的廣告，遂驅車前往，索取章程。不料天下事有湊巧，毓秀爲秋露兄妹倆也來討取章程，半年不見的一對舊時

底情人，突然無意相逢，回首前塵，怎能不叫他們感慨系之呢？

作書的到此，把故事要回應到第一回去。毓秀既得到毓珠同情相助，心裏頗爲感激，遂各自分手回去。

毓秀坐車急急到士杰家裏，低低的向毒老太和小雲告訴，兩人自然感激零涕。不料士杰秋露聽母親叫他們住到醫院去醫病，他們便不答應，說我們並沒有病呀！爲什麼要到醫院去呢？毓秀聽了，遂柔和地道：「你們不是很相信我是好人嗎？那麼你們應該聽從我的話，住到醫院去，你們人兒會好起來呢！」

士杰聽了毓秀的話，憨憨的一笑，似乎有些願意了。不料秋露又掩面哭起來，向毓秀道：「是的，我現在人很壞，我真是個壞人，我忘了你，我負了你，我……怎麼樣才能再做一個好人呢？……鄭先生！你怨我……你恨我……」說着，亂撞亂哭，把頭髮都披散了。

毓秀見她這半月來，人兒完全換個樣子，而且臉孔也瘦削許多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傷心，因爲她撞得很利害，遂上前把她抱住了。叫道：「秋露！你別哭！你別哭！我沒有恨你，你爲什麼多心，……我愛你的，……」毓秀的聲音是完全成哭音了，他沒有壓制她撞哭的辦法，祇好說出末了的一句話來安慰她。

秋露聽了，果然回過頭來，掛了滿頰淚水的臉，向他凝望了許久。忽然把毓秀脖子緊抱

住了，揪着酒渦兒。破涕笑道：「你仍愛我，……你這話真嗎？……」說完，又立刻推開了他。哭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，我不能接受你純潔的愛，……我苦命，……我太苦了，……」說着，又嗚咽啜泣不止。

這時小雲已把被舖整理舒齊，同時毓秀在外面預先叫好的汽車也來了。毓秀於是一手拉了士杰，一手拉了秋露，匆匆的走到大門外去。小雲挾了被舖，也跟着走出。桑老太拉了鳴申和小玉，兩小一老，眼淚鼻涕的站在大門外，眼瞧着四個人跳上汽車，呼的開去，不禁掩面而泣矣！

車到上海神經療養院，見毓珠已站在石級前等候。她向毓秀說道：「我爸爸已送入特等病房，對於桑小姐兄妹倆亦已定好二等病房，一切費用，全已付清了。」毓秀聽了，自然感到心頭。

這時秋露見毓珠和毓秀兩人談話，她似乎非常的奇怪，眼睛滴溜烏圓的望着毓珠。說道：「你是誰啦？你怎麼和我認識的呀！」

毓珠見她癡癡的樣子，非常悲酸，遂祇好淡淡一笑。還沒有回答她說話，院中的看護已把他們帶領到二等病房中去了。

毓秀和毓珠在秋露病房中，臨別的時候，毓秀安慰她道：「秋露！你好好兒靜養着，別

胡思亂想，我常常會來望你的。」

秋露眼瞧着毓秀和毓珠一同走出，她的淚像雨點一般落下來。哭道：「你去了，你去了，……你被這位小姐帶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便倒向床上去哭了。

毓秀嘆了一聲，淚水也在眼角旁展現。兩人走到扶梯口，遇着小雲從士杰房中走出，見了毓秀，便含淚道：「回去了嗎？……」毓秀覺得她這句話至少還有捨不得的意思，遂悻悻了一回子，却回答不出。小雲泣道：「我再去望望秋姑，……」

毓秀這才點頭道：「好的，我們在下面等着你。……」說着，已是淚下如雨。毓珠也掩面覈泣，兩人匆匆下去。站在石級上，相對呆了一回。不多一回兒，小雲掛着眼淚也下來了。毓秀向小雲道：「這位章小姐，就是如海的妹妹，她是個有思想的女子，她絕對同情秋露和大哥的遭遇，今後你們的生活，她願意負完全的責任，所以你祇管放心回去安慰老太太是了。」小雲聽了這話，向毓珠連連鞠躬，感激零涕，遂先匆匆分別回家去了。

毓秀毓珠又回去特等病房望了一回乃千，方才慢慢踱出。兩人走在甬道的當兒，忽然尖銳的聲音，有人叫一聲「鄭先生！」毓秀急忙抬頭望去，原來二等病房的窗戶，正靠着醫院大門的正面，臨着院子的。毓秀在萬綠叢中見一扇窗戶，秋露兩手攀住鐵柵子，臉兒嵌在鐵柵縫中望出來，她是發現了兩人並肩走出院門外去。毓秀睹此情景，抬了頭兒，又呆呆地站

住了。但一回兒，秋露的身子縮進去，却聽到一陣淒切的哭聲。毓秀這才回轉頭來，淚是沾着他整個的面目，移着步子，和毓珠依然一步挨一步的走着。

「唉！這真是一個夢，……」

「人生本來是夢呢！……」

毓珠聽他這樣嘆着，遂也附和了一句，同時還把秋波向他瞟了一眼。毓秀沒有作答，也回望她一眼，兩人都垂下頭來。斜陽是偏西了，兩旁綠葉叢中的那條甬道上，慢慢地終於吞沒了兩個瘦長的影子。

